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作我今生的搭档



序

1998.4。

当晓静身着睡衣，戴着眼镜，二十小时没进食没阖眼的坐在电脑前面苦嚼文字时，陪伴我的白色波斯小猫姿态优美地横躺在窗边午睡外带欣赏北美秋景。天冷吗？不会，身后熊熊炉火温暖她纤细柔软的身躯。孤独吗？不会，窗外纷纷细雨和飘飘红枫伴随她进入好梦。

浪漫吗？绝对。室内灯光是半昏黄，耳边音乐是小提琴协奏曲。

她正好回过头，打个闲散的大哈欠瞧我。好像在说：睡得好舒服啊！

一瞬间，很恨她。她知不知道是谁在付她的猫食钱？是谁在忙碌中还要抽空梳理她一身绒长的被毛，保持她的青春美丽呢？当猫小姐不识人间愁苦在享受浪漫午觉时，晓静在一遍接一遍放着的许如芸的日光机场和孟德尔颂的音乐中，细细捕捉心中想描写的那种爱情。结果，写这本书的日日夜夜里，都在与男主角恋爱，心不停为他和女主角发痛，一本书竟然写到不想写完，不舍得写完，不愿意写完。

狠下心寄出后，感觉他们俩渐渐从身体抽离，好虚空。真比失恋还惨。

开始，对写作却步。吓得赶快跳上飞机，逃避两星期。

等终于把自己塞进新书架构里，却收到刘主编的通知，“你利用了的两首别人现成的歌词，因为版权缘故而不能用了，得改。”挂下电话心不知该往哪里摆，用力转回去再丢进这份好不容易摆脱的爱情里，像和分手的情人重逢似地，又一次沦陷。

改歌词和写序之际，一面无法按耐地对全书作了不少细部修改。原来，在这两星期里，自以为已经挣脱其实心却不停想念着。“如果当时这么做或这么说，现在的结局是不是会比较好？”就是这种念头一直在潜意识里流动，而禁不住一再翻阅检视。

其实这已是第二份序了。

因为拿改好的档案和第一份序到邮局要寄时，才发现此处邮政工人原来在罢工中。

“已经一星期了！你不知道？”邮局小姐嘴张很大，以为我刚从外星来。

怪不得连着几天信箱都是空的，我方省悟。

于是井中蛙带着又一次分不了手的爱情回家，无法抗拒地再死一回，把序重新写过，把稿子重修N次。只要他们俩一天还在我手里，大概可以一辈子修改下去；还见得到旧情人一天，就没办法专心恋爱新情人。总觉得还能多为他作些什么。

但愿邮政工人快快上工。

除了要改歌词，刘主编还知会了另一项噩耗：三个月前交给公司的“讨厌你就是爱你”，因为书挤，得排到五六个月以后才会给出。

在最早写此系列第一本“青梅竹马小精灵”时，就在序里说要一改不够敬业的精神，努力写稿。当时准备将成串的三个故事一气呵成，但没想到紧接着就发生一辈子难得一次的可怕情海变动，故修身养息了四个月，才开始写第二本“讨厌你就是爱你”。这下却要再多等半年才能出。

算到底，同系列的三本书竟然出了一年，很悲，不是吗？至于此串故

事背后的心情主题，在上一本的序中已经说过了。再写一次会被骂浪费地球资源和公司印刷成本，故罢。不知道又想知道的朋友请自己去找来看吧。

当时提过，这第三本写的是步上结婚礼堂前的最后一段恋情，要等到此时才会细细聊。

其实是打算和大家一起想想，相爱的最终是不是一定要结婚？结婚后没有爱情又会如何？如此以正反两个方向来闯闯恋爱和婚姻之间的那层关卡。但写完后发现，想说的话其实全被收拾进故事里了，自己去看去体会吧，好吗？（为什么我要把一本情节紧凑有趣的小书，说得好像很枯燥似的呢？）总之，很早就决定这样的主题，很早也决定这本书的男女主角该在怎样的情况下相逢相爱，困难的是在挣扎要处理到哪个层面？爱上有妇之夫？外遇？第三者？不，并不想将他俩的爱情以此种角度来处理。因此期待这类禁忌题材的朋友，该考虑换本故事消磨时间。

想捕捉的只是，两人之间分明相爱，却不能说出口的感受。于是很用力压抑自己心情，不敢太肆意奔放，好几次因为他们俩无法示意无法言传的爱，手指快要起狂去自动打字，让他们俩突破枷锁，拥抱相吻或不管什么都好，可最终还是拼着内出血，压得男主角连声痛也不能怨。

写完后不免担心会不会压得太过了？有没有人能感受得到故事里想描述的那种爱情？如果没有，那，这就不算是成功的爱情小说了。

上一本曾开玩笑，给你们猜这本的女主角会是什么人的未婚妻，还说猜到我是猪。

朋友看了稿子便来嘲笑：“我看你是当定猪了。”理由是：女主角当然是走私集团大头目的未婚妻嘛！朋友还说的很得意。那瞬间，一阵深切的悲哀击倒晓静，原来在朋友眼中我如此愚笨，作人彻底失败。

请问，如果是如此简单的答案，我让你们猜干什么？答案当然不是，所以晓静不是猪，会猜那种笨答案的人才是猪。

希望你们都不是猪。

现在，晓静要去拼三本新的故事了。这次应该可以一气呵成了吧？第一本书在台北完成，第二本书在多伦多，第三本书在温哥华。早先很担心这本书会不会得跑到北极写，幸好没有再搬家了，可以让晓静连续在同一屋檐底下写下一个故事。只要生活不变动，我就很勤劳。算算时间，说不定当你们看到这行字时，新的三本已经写完啦！

祈祷，也许，但愿，没问题，求求天……

第一章

“黎渊，回来啦？”丁兆安把自己摊放沙发里，懒洋洋地招呼刚跨进家门的男人。

沙发前面那张乾净光亮的玻璃长茶几上散放着几张报纸和烟灰缸。一架白色大钢琴放置在光滑洁净的木头地板上，墙边一排玻璃柜架里是音响和整齐的CD。明亮的落地窗边分立两株绿色植物，夕阳从玻璃外溢洒进来。

黎渊很诧异见到家中这份非比寻常的乾净整齐。出差一星期，他预期回家面对的该是满沙发脏衣服脏袜子和一片垃圾海才对。他放下旅行袋，再三打量一尘不染的客厅后，对丁兆安投以询问的一眼。

“如何？保持的不错吧？”丁兆安抖动翘高的腿，沾沾自喜。

“这么快就找到新用人了？”黎渊分明听见厨房里传来锅盘碰撞的声音。

“你就这么肯定我不可能有保持清洁的优良美德？”“不可能。”黎渊毫不犹豫。砍了他头也不信这种天方夜谭。

他出差第二天，就从电话中得知，仅仅上工两个月的用人又辞职不干了。这种不幸的循环每隔几个月就可以上演一遍。黎渊无法不怀疑是丁兆安吃腻了用人的料理，存心要逼他下厨作好菜，才用尽一切手段赶跑用人。

幸好这次新用人来得快，否则他很可能一进家门就得拿起扫把。黎渊揉揉疲倦的双眼，坐倒在沙发上。“廷君的骨灰安置好了？”他问。

“都处理好了。骨灰从法国送回来以后，是莹莹帮着刘秘书处理好的。”

“莹莹是谁？”黎渊蹙眉问。

“你先听我说。”丁兆安没有正面回答。“那天晚报一登出廷君的死讯，第二天早上我办公室外面就挤满了数十个哭得希哩哗啦的女人，几乎每个都穿着黑衣服，灰压压一片真吓人。什么叫做草木皆悲，就是那天的情形了。”

“个个女人都争着说自己是你的媳妇。秘书在电话里跟我提过了。”“女人的脑袋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的，当寡妇有什么好玩？有的甚至拿假造的结婚证书来，把我当成白痴，连自己儿子的笔迹都认不出吗？还有几个带着孩子，硬说是我孙子。

啧啧，那场面，除了女人和婴儿的哭声，还有泼妇骂孩子的咆哮。算菜市场也罢、游乐场也罢，甚至葬礼也罢，怎么看怎么没有办公室的样子。”黎渊淡淡答腔：“谁教全天下只有廷君知道他情人的长相，我们谁也不知道啊。”“都要怪那些爱爬八卦山的记者，你还没看报纸是怎么写的。喏，我把那两天的报纸都放在桌上了，就等着给你回来看。”虽然早已知道大致情形，但黎渊还是拿起报纸把内容扫瞄一遍。“很好，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丁氏集团的太子六年前和神秘情人私奔，结果死在巴黎，而且没有线索能证明那女人究竟是谁。自然会引来这么多想碰运气，希望能趁火捞上一笔的人。如果你像六年前一样压制媒体胡言乱语就没事了。”丁兆安连连叹气。“六年前是怕公司的名誉受损，又是官司又是私奔的，他认为自己潇洒，我老脸还要找地方搁呢。现在既然他人早就已经死了，我才懒得管无聊的记者如何胡扯。但没想到会给我引出这么多媳妇，匆忙间要秘书打电话向你讨锦囊，你居然见死不救。”“我在帮你谈判上亿美金的案子，哪里还有心神分去管家务事？你不能大小琐事全推给我处理啊。”说到这里，黎渊心里突然飘起一片乌云。

“兆安，你该不会已经约了那些女人，安排她们明天一一和我面谈，让我来判断……哪个才是货真价实的太子妃吧？”他瞪眼。“当然不会！这么新鲜的事当然我自己处理。”黎渊松了一口气。“那就好。全打发走了？”“怎么能这么简单就打发？一想到那群毛头小子里可能真的有个是我孙子，就怎么也没办法把她们全部轰走，可是廷君不是我亲生的，滴血认亲这招没用啊。

嘿，好在本人灵机一动，给了她们每人一张考卷。”听见他那得意邀功的口气，黎渊刚松懈下来的脊椎骨又僵硬起来。“什么考卷？”“我在考卷里列了几道关于廷君的问答题，若非真的是与廷君关系斐浅的人，绝对不可能全部答对。所以半个小时以后，那些女人只能死心关起脸上两只水龙头，拖着孩子快快走人了。只剩下一个。”“剩下一个？”黎渊眯起眼睛，感觉到话里有危险的味道。

“莹莹。”“莹莹？”现在他终于知道莹莹是谁了。

“她的考卷满分！”丁兆安兴奋地比手划脚，“除了廷君的喜好一清二楚，她还知道廷君其实是我收养的义子，又知道他十七岁时弃音乐改学商是奉我之命，还有六年前的那场官司，这些事情可不是随便能猜到的呀。”黎渊倒抽一大口气，额角隐隐作痛。“你凭一张考卷就肯定这个‘莹莹’就是当年跟廷君私奔的女人？”“我还能怎么肯定？不然……你说该怎么办？”除了叹气还能怎么办？“等过两天，我抽空见见她再说吧。”丁兆安摸摸鼻子，嘿嘿乾笑两声。“过两天吗……你觉得现在如何？”“什么？”“她人正在我们家里。”他指指关起来的厨房门。“在作晚餐。”黎渊恍然大悟，走到厨房打开门往里面探望。

一位身着粉绿连身裙的年轻女孩站在炉头前，听见开门声，她回转过头，表情微露讶异，随即绽放灿烂笑颜。“嗨，黎先生吗？你好。丁伯伯和我说过你今天会回来吃饭。今晚吃饺子好吗？我已经快准备好了，再十分钟就可以开饭了。我帮你先倒杯茶好不好？”“不用了，谢谢你。”他向女孩微微一笑。

爽朗的招呼，甜柔的笑容，声音很清很软，有种脱俗的韵味。身上系着件粉白围裙，细柔的发丝以绿色丝带收拢在颈后，娇俏的粉绿色身影在小小空间里四方旋转，两只小手八面忙碌，没有一秒钟停摆。带着某种轻快节奏的动作流畅得像精灵在跳舞，让黎渊很困难才收回视线。

他关上厨房门，回到客厅，点起根烟，沈思地抽着。“原来这几天是她在帮你打扫做饭？”“对呀。不然用人被你赶跑了，我日子可不好过。”“怎么用人是我赶跑的？”他失笑。

“起码是你害她失业的。你交代她每天准时叫我起床，第二天被好梦中的我不小心轻轻踢了一脚，她就哭哭啼啼说不干了。”丁兆安声音里没有一点点悔过之意。“我们家的风水真奇怪，总留不住人。还好有莹莹自告奋勇，这小丫头家事一把罩，真不错，现在很难找到这么乖巧的小女孩了，算廷君有眼光。”“她……莹莹？什么名字？几岁了？”“姓葛。葛雨莹，二十五岁。”说到这里，她甜润清脆的声音正好响起：“丁伯伯，黎先生，我们可以吃罗。”等见到那一桌彩色菜肴，黎渊不禁怀疑自己置身于童话故事里。

餐桌上铺着雪白蕾丝桌巾，左首摆着一个装满饺子水晶缸，里面百多个彩色饺子，白的皎洁，红的橙金，绿的翠玉，形状圆圆胖胖好不可爱，馅儿包的有猪肉、鸡肉、虾仁和纯素，水晶缸外五碟沾料如梅花花瓣排成一圈，有小火炖煮的辛香料酱、辣芝麻酱、甜醋的、姜味的和蒜泥的五味。

餐桌右首放的是哈密瓜盅，顶部雕成柔浪状，盅里漂浮着红白青三色小圆球，是用胡萝卜、白萝卜和黄瓜挖成的，色彩迷人，散发难以言喻的甘甜香气。黄色的瓜盅外围着一圈塞着虾仁的青椒，深绿里镶着嫩粉红。甜点则是法式水果馅饼，包着鲜奶油的乳黄色馅饼上淋着她加工过的巧克力酱，周围再衬上红的与绿的樱桃。

整桌的色彩说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那简直不是给嘴巴吃的，是给眼睛看的。“这就是你说的饺子？”黎渊难以置信。

“难道它们长得像包子吗？”葛雨莹两手里腰瞪他。“红色饺子皮是我加进胡萝卜汁榨成的，绿的是菠菜汁。三种水饺皮、四种馅、五种沾料，组合起来有六十种口味，而且保证营养均衡。祝你们每种味道都能尝到。”见两人迟迟不动筷，她率先动手，夹了饺子往两人盘里放。“喏，菜不吃进肚子里，尽拿眼睛看可是摄取不到养分的。”饺子放进嘴里，皮破刹那涌出鲜浓

汤汁，丁兆安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莹莹真是个好女孩。如果我年轻时遇见这么巧手艺的女人，我一定抛弃自由、放弃单身主义。”“现在遇见也不晚哪。丁伯伯喜欢的话，在你们家找到新用人以前，我天天帮你烧饭加做家务，好不好？”她眼儿弯弯，笑起来的样子像只小狐狸。

开什么玩笑，黎渊想，多吃几天这样的菜，丁兆安还会要别的用人才怪。

丁兆安果然眼睛发亮。“说好就不能甩赖哦？莹莹，你昨天作的什么果冻，入嘴即化，满口生香，我现在想到还直冒口水，明天再作一次吧？”她笑眯眯地说：“是水晶苹果冻，我的独门秘方，但不要明天作，连着吃多没意思。明天我给丁伯伯作奶油泡芙，好不好？”很好，她已经完全掌握丁兆安嗜吃甜点的恶习。黎渊看着眼前亲亲热热谈笑如父女的两人，很容易想像在他出差的短短几天中，丁兆安的胃和心是如何被女孩那双巧手变幻出来的美味料理给轻易笼络的。

丁兆安说：“好极了。黎渊什么菜都会烧，就是不会作甜点。”葛雨莹诧异兼怀疑，看了黎渊一眼。“好惊讶哦。我只听说黎先生以前是君君在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的指导教授，是位小提琴名家，可不知道你原来还是名厨呢。”“你叫他君君？”黎渊知道从来只有一个人是如此称呼丁廷君的。

她点点头。“小时候他姑姑就这么叫他。他说姑姑像他大姊姊，又像母亲，是他唯一的女性长辈。所以他喜欢听我这么叫他，但不能在外人面前叫，他会不好意思。”“说到仪安，黎渊，你通知她了没？”丁兆安问。

“还没有。管家说她去旅行写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留了话等她回电。”黎渊轻描淡言，提起妻子的口气像在说一位联络不到的客户似。

“她最疼廷君了。等她知道这件事……会立刻从澳洲飞奔回来吧？”想到丁廷君，三人沈默下来，葛雨莹眼睛里更泛起透明的水气。

黎渊仔细看她。素净着一张清纯白晰的瓜子脸蛋，五官秀气，束在丝带里的柔软细发服贴在背后，挺俏的鼻梁两旁铺着几点浅浅褐色小雀斑，更添几分稚嫩，分明像二十出头的女学生。这个像孩子似娇小纤细的女孩，就是丁廷君不计代价与之私奔的女人吗？黎渊忍不住又对葛雨莹深深望了一眼。

“黎先生，我脸上有哪里脏了吗？”“我请问，你怎么没穿丧服？”他问的直接。

“因为君君不喜欢黑色，所以我从不穿暗色衣服。”她没有犹豫就回答。

黎渊边回想边低声说：“廷君之所以没有选择钢琴作主修乐器，就是因为不喜欢那排黑色琴键。”葛雨莹继续道：“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为他服丧的资格。因为我们并没有结婚。”太突然了，丁兆安差点被饺子噎死。“原来你们没有结婚？”他惊叫连带咳嗽。

葛雨莹连忙轻拍他背脊，讶异地说：“我以为你知道啊。所以我一直只称你丁伯伯，没叫你爸爸嘛。”黎渊抱头呻吟。难道丁兆安被美食香味冲昏了脑袋？竟然连这点都没有弄清楚就随便认人当媳妇，还认的很快乐。

“我和他没有办理结婚手续。换言之，我并不能算他太太。”她的眼眶泛红。“他懒得办登记，说两人之间的爱情不需要用证书来昭告天下，如果有了证书却不再如往昔相爱，两个人只能守着一张废纸乾痛苦一辈子，不然就是离婚。总之，他就是认为证书毫无用处，不屑去办手续。”黎渊了解丁廷君确实很可能这么做。

丁廷君厌恶任何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当年他顺从丁兆安的命令，放弃音乐学院的课程而改念商科时，黎渊很为他叫可惜，但丁廷君只是潇洒的一笑，表示不需要毕业证书来证明他的能力。

难道用笔写得清楚一个人究竟有多少能力？写得清楚两个人之间有多少感情？人类就是喜欢作茧自缚。自己的事自己清楚就好，不需要写在纸上给别人看。

见丁兆安和黎渊都沈默不语，葛雨莹怯怯的问：“丁伯伯，你不说话是在生我的气吗？”“傻丫头，我气你作什么？我气的是廷君这孩子，他做什么事都是这么任性，说出走就出走，连交代也不交代一声。”黎渊提醒他：“廷君有打电话回来报备。”丁兆安不耐地挥挥手。“对。就一通电话而已，还是找你转告的。他说，说了什么来着？”“他说他找到一生最爱，决定要和她过一辈子隐居生活，从此不问世事，要我们以后别找他了。”黎渊慢条斯理回答。

“你听听，就这几句话，像样吗？连你叫什么名字也没提！我不明白廷君为什么不能好好和我沟通？我不过就是希望他能等事业有成以后，再谈婚事而已。你问黎渊就知道，我并不是不讲理的父亲啊。除非廷君他……始终不谅解我当初要他放弃音乐继承事业？”葛雨莹用力摇头否认。“君君确实不喜欢从商，但也不喜欢上台演奏的紧张拘束感，他爱拿音乐作娱乐消遣，只演奏给自己喜欢的人听。所以他并不排斥专心帮助丁伯伯。君君说他始终将丁伯伯当成自己的生父，所以他才会为了辜负你的栽培而难过，不敢亲口告诉你。”丁兆安喟然长叹。“外界很少人知道廷君不是我的亲生子，就是因为我始终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一心一意希望他能继承我的事业。罢了罢了，孩子养大不中留。早在六年前我就已经当这孩子死了，只是没想到他真的……”葛雨莹将小手覆盖在丁兆安手背上安慰地拍拍，眼眶也同时红热。

“丁伯伯，君君不会希望见到你难过的。”他反手也拍拍她，豪迈一笑。“对。我想得开，我很想得开。”坐在一旁的黎渊，深思的眼神注视这一幕，久久方淡淡道：“六年前，廷君和你一起失踪之后，我们再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照报纸上的新闻来看，三年前在巴黎巷道间发现了一名东方男性死者，因为受害者身上所有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所以警方始终没有查出被害人的身份。直到前两星期该案的强盗被逮，才从凶手家中搜出几名被害者的护照，其中包括了廷君的。警方将护照与三年前被害人记录照片对照之后，才证实廷君已经在三年前遇害了。”葛雨莹蹙起秀气的双眉，低声问：“黎先生说这些，是想问我什么吗？”“我不明白，警方怎么会将他以无名尸体处理？难道案发当时你没和廷君在一起吗？就算廷君是单身外出时遇害，于情于理，你也该报警寻人才对。”她还没说什么，眼泪却先落了下来，挣扎半晌才说：“因为他离开了我。我们吵架，没想到他却一去不返。我还以为自己被他抛弃了，等了足足半年才离开巴黎，直到几天前看了报纸才知道他原来三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推算起来，他离开我之后没几天，就遇上了那该死的强盗，如果君君还和我在一起，或许就不会死了……”伫立在落地窗前，黎渊静静抽着烟，把适才晚饭中的每句对话在脑中反覆咀嚼。

这女孩对丁廷君的喜好个性、不为外人知的小名、对养父的孝心等种种内心世界都了解得十分透彻。完整没有破绽。他找不到任何小地方来怀疑葛雨莹的身份。只除了……黎渊所了解的丁廷君，爱的是他心中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像。

或许她并不实际存在，但我很清楚她的样子，她的脸蛋、她的身型、她的声音……她整个人都已清晰在我心底成形浮现，我很难形容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但，只要让我见到她一眼，我会立刻知道，啊，这就是她！

你和你姑姑一样，是浪漫派。

不，她和我不同。小姑只是在盲目追求一种自以为是的感受，而且她会把对方形象化，有朝一日她将会发现她爱上的人根本和她心中的影像不符合，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把对方套进自己塑造出来的模子里。但我绝不会错认。若这辈子见不到我的她，休想教我随便娶一个充数。

黎渊无法接受丁廷君的爱情观，他相信这只是少年人不成熟的思想，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浪漫，等年纪渐长后势必会有所改变；即使后来丁廷君宣布他找到心中的幻影，找到了他毕生唯一的至爱，黎渊还是担心未来某日，他也会和丁仪安一样后悔，明白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宛如天与地。

丁廷君有没有后悔，黎渊永远无从得知了。从葛雨莹的话里推测，也可能是丁廷君后悔了，加上浪人脾气发作，这才扔下她一走了之。黎渊不怀疑这个可能，因为丁廷君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感情冲动。

但是，任他将葛雨莹从头看到脚，全身没有一分一寸能将她与丁廷君心中的那个影像联想在一起。黎渊知道丁廷君心中的那个女人，内外皆美丽单纯得像个洋娃娃。

黎渊疑惑了，心情像落地窗外那片没有月光的夜色，暗黑沉重。

窗外的漆黑渐渐转为灰暗，些许红光由其中透露进来，和灰色融成一片柔和的深红。又过了一会儿，那黯淡的红里慢慢透出明亮，忽然间，转为金黄，一道道曙光从百叶窗细缝里穿进房里，落在白色床单上。

苏嫣柔一头青丝铺洒在欧煦阳宽阔赤裸的胸膛上，光线照亮了她的发梢，头枕在他的臂弯，紧闭的两弯长睫毛整齐浓密的像两把小刷子，一身粉嫩雪白的身躯密实地贴合着他结实的身體曲线，一手横过他胸膛落在另一边肩膀，手腕上宝石手镯在金光中灿烂得耀眼，遮掩住她手腕内侧一道润红的疤痕。

欧煦阳已经醒来很久了。意识到怀中睡美人梦得正甜，他感到心满意足。手臂麻木失去知觉不算什么，嫣柔很少能不受恶梦侵扰，他真不忍心吵醒她。

忍耐，忍耐，再忍耐，让她多睡一下……他认真地鼓励自己的耐性，但不老实的嘴巴却背叛好意、细细吹出温温气息拂上苏嫣柔的脸，吹动那对长长的睫毛轻轻晃动。他侧侧头，又从左边吹，看她睫毛好像墙头草一样左右摇摆，随他玩弄，真好玩。

忍耐，忍耐，再忍耐，看他能玩到几时……苏嫣柔心里也在为自己打气，纵容淘气老公继续百无聊赖的游戏，但顽皮的手指头却开始缓缓伸曲，假装仍沈睡着，指甲在欧煦阳肩膀上前后滑动，给他稍稍撩拨一下、微微搔痒一下，感觉丈夫全身肌肉都绷紧起来，竟然还听见他在吞口水的声音。

她将一边眼帘翻起小缝偷窥，正好纳进他双目圆瞪加咬牙切齿的表情。赶快再闭起眼来，可是嘴角已经忍不住在颤抖了……“你这巫婆。”欧煦阳低吼，自由的一手伸进亲爱的妻子胳肢窝底下。

她扬起铃铛般的笑声，退缩求饶，娇躯款摆如迎风芙蓉。“是你先作弄我的，不要搔了啦，我认输，我道歉，我赔罪。”“来不及了……噢。”他欲张开臂膀扑向她，又败给自己麻得酸痛的手臂。

苏嫣柔坐起身体斜靠在丈夫怀里，拉过他发麻的手臂捏揉，又爱又怜。“喜欢逞强嘛，体贴的老公。把我推开没关系的。”欧煦阳把吻种进她发丛里。“你睡的这么好，我舍不得吵你。告诉我，一夜美梦里有没有我的影子？”“没有。”苏嫣柔毫不犹豫就回答。抬头看他一脸不悦，抿唇笑出声。“为什么只梦你的影子，梦见你整个人不好吗？”听得欧煦阳俊脸上绽开傻兮兮的笑容，伸展恢复活动力的手臂揽住妻子。“真的！整个人吗？全身上下吗？梦里的我好，还是……”他一个翻身压住她。苏嫣柔笑着，拥住丈夫滚烫沸腾的身躯。她好爱好爱他，爱他阳光般的热情，爱他蜜糖似的宠溺，爱他如棉絮的温柔，爱他从不探问也不计较她过去的恋情、她一度死去的曾经……打从一开始，她逃避欧煦阳的追求时，他就明白表示过：“你的过去我来不及疼惜，是我的损失，你的未来只有我能给你最完整的爱。”多肯定，多自信的男人啊！她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被煦阳密实的爱网层层包裹，在他怀中缀补起破碎的心，终于把自己的未来慎重交付到他稳定的大手中。

但愿到白首，她不要再与爱分离，不要再尝试死别的痛楚……“发什么呆？”他喘息着，在她身边倒下，手指轻轻扣打她的脑门。

两颗美丽的泪珠滚落面颊，苏嫣柔蜷缩起刚被丈夫爱过的身躯，紧贴着他。“我好幸福哦。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女人，因为有你。”“我让你这么快乐吗？原来我刚才的表现这么好。”他得意的口气招来苏嫣柔脸上盛开两朵红晕，将脸埋进他胸膛。“色鬼。我只是心情很激动，感觉和你结婚真好。从来没想过结婚典礼一道小小的程序，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让彼此互相拥有的感觉变得如此真实，如此……啊，美好。”欧煦阳抬起她下颚，那双荡漾幸福波浪的眼眸让他随之激动莫名，知道妻子正一步步跨出过去的阴影。他执起她手腕亲吻，心中许下承诺，不论她缺的是什么，安全感也好，幸福的婚姻也好，他都将高举双手奉上，且永无止尽，只愿她能敞心接纳，不再沉淀于过去。

他以动作和眼眸诉说的心声，让苏嫣柔情绪起伏剧烈，艰困地呢喃：“你放心，在你身边，我不会再想不开。当初是我自己情愿与家庭脱离关系，不计名份跟他私奔，后来艾伦死了……”那血淋淋的一幕在眼前晃动，她身子一颤。“我像失去整个世界，只是想随他而去……而你救了我。”是命定的缘份让欧煦阳正好在那天深夜经过河畔，救起了服下大量安眠药又跳河的嫣柔；然而在医院床边守了两天两夜之后，甫醒转恢复活动力的她，竟然再次割腕执意寻死，幸好也再次被他救下。就在那时，欧煦阳已经知道自己此生再放不下满心创伤的嫣柔。他对她许下追求的誓言，从未询问一句她的过去，因为他完全不在意。

不计较她从前有怎样的遭遇，不在乎她究竟是什么人，因为在爱上她以后，就圆满了人生所有的梦想。无论现实的世界未来会发生何种残忍的变化，也丝毫不会动摇他的信念与爱意。

“感谢老天爷让我救了你，给我珍惜你的机会，给我一辈子爱你的幸运。”

第二章

老师，我找到一生最爱了，我已经决定要和她过一辈子隐居生活，从此不过问你和爸爸之间的事，请你们以后别找我了。

廷君，你想清楚点再说，你不可能逃得了一辈子的！

我已经想通了，老师。和她在一起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啊。她虽然不懂得音乐，但却好喜欢听我演奏，她不只爱我，她崇拜我呵，老师，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演奏给自己心上人听，看着她眼里洋溢对你的崇拜与爱情，能更让男人快乐满足呢？等等，廷君，告诉我，你人到底在哪里？别想找我，老师。我已经决定了。除了她，我什么都不要了。再见，老师。

当时，谁会想到那通电话竟然成为他最后一次和丁廷君的交谈呢？黎渊手指重重坠落在琴键上，发出激昂的一声巨响，震得空气都在颤抖。“廷君……”他嘶哑的声音哽在喉间。

葛雨莹轻轻推门走进丁家客厅时，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她在大门外已经不自觉地呆站了十五分钟。

听见屋里传来激动的琴声，似狂风急舞、似海啸翻腾，淋漓尽致地宣泄出弹琴者无奈的痛楚的心情，令她转动钥匙到一半的手指僵死在当场，神思被琴音震撼而昏眩了，直觉得双脚踏的不是平地，竟在炙热异常的烈焰中，那火，从心底下烧到头顶，烘得全身皮肤烫得难受，逼得胸口容不下氧气……直到最后一记强烈的琴声将她的神智撞回现实，她才发现自己脸颊上竟然多了两道湿湿的痕迹。

葛雨莹悄悄走进。白灿灿的午后阳光穿过玻璃，斜斜投照在背对门口坐在白色琴凳上的黎渊。见他一手盖着眼，宽阔的肩膀轻微抽动，她更是为之神思恍惚。

住进了丁家一星期了，却从未听过黎渊演奏。他的脸似雕像俊挺成熟，却也似雕像坚毅不动摇，双眉经常紧锁，乌黑的眼眸总是弥漫着淡淡忧郁，说话时嗓音低沉内敛，线条性格的薄唇也很少咧开笑容。葛雨莹实在难以想像黎渊那似一泓深潭的外表底下隐藏着多么巨大的感情漩涡。“第一次听见你弹琴，好棒好棒！”她啪啪拍手，用力到掌心泛红。

黎渊应声抬首，挺直的鼻梁边那抹隐隐约约的泪影被他手一拭即消失无痕。“好久没弹了。”他淡然道。

“听你弹琴才发现原来你并不是这么冷淡的。”她不自觉说出口。“琴声能将人心最底层的情感表露无遗，而你的琴声与你外表给人的感觉不符合。你总让人以为你是不近人情的，而其实你并不是如此。”你该是个感情极其充沛的人呵！葛雨莹在心里补充。

黎渊向来冷静自持的脸孔闪过些微惊诧。“琴声能展现的不过是一小部份而已，况且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你这样的口气比较符合你以前的本行，音乐家艺术家一类的，实在不像生意人。你身上可闻不到半点铜臭。”“小女孩的看法。”黎渊一笑，从琴凳上站起身。

“我不小，下下星期一就满二十五了。”被说成小女孩，她突然感到莫名的烦躁，“丁伯伯不是说今天要陪葡萄酒商人打球？你怎么没一起去呢？”

“没空，等下还要回公司开会。”“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星期六下午耶！真凄惨，忙得连娱乐时间都没有。看你每天早出晚归的，不像丁伯伯晚出早归，放假不是去打高尔夫球，就是去玩游艇。”“兆安比我精明百倍，我做一天的事，他一小时就处理完了。”“黎先生你真是过谦，如果不是你背后帮着丁伯伯处理，我猜他肯定没办法逍遥至斯。

你不但外型英俊又性格，气质比模特儿还儒雅出众，甚至还会做菜，会弹琴、拉小提琴，听说你从演奏到作曲，无一不精通……”她漾着谄媚至

极的笑容，扳着手指一项项数。“哇！

你真是我见过最十项全能的超级男人耶！黎先生，你真不愧是君君最崇拜的老师。”马屁不是免费奉送的，恶心到让毛细孔发麻的马屁更是图谋不轨。

黎渊眯眼盯住她那双张得大大的、用来强调她很天真无辜的晶亮眼眸，缓缓掏出烟点燃，挺拔的身躯慵懒地靠往钢琴，徐徐吐出一口白烟后，淡淡问：“还有呢？”“呃？”她愣住。

“我好想知道自己还有哪些可以扬名后世的优点？”她搔头苦思，那逗趣的表情牵引他的嘴角不自觉上扬。“你真难对付耶……莫非，我昨天作的蔬菜浓汤……里面有头发？”“头发！没有呀，为什么问？”“今天早上煮的咖啡你不满意？地上有灰尘？你的床没有铺平？看见蟑螂？”葛雨莹连珠炮似的问题放射过来，他一一摇头否认。

“难道厕所没有洗干净？你怕吃多了甜点会胖？还是……”黎渊高举双手，打断她没完没了的问题。“停！你究竟有什么阴谋？”葛雨莹叹口气，很无奈地宣告认输。“我真弄不懂你耶，如果不是对我不满，为什么要拒绝我当你的助理？”“原来你把兆安两天前的玩笑话当真了？”黎渊失笑出声。

“玩笑话？”她声音扬高八度，“丁伯伯连上班时间和薪水都跟我说好了，怎么会是玩笑话呢？他说你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包办，连助理都不用，忙得一塌糊涂，我才自告奋勇，丁伯伯还很高兴呢，你全都听见啦，怎么会是玩笑话？”“就算兆安不是开玩笑，但不要助理还得我自己来决定吧？何况，要录用助理也得经过人事部考试，哪里是你这黄毛丫头能胜任得来呢？”他没有贬低葛雨莹的意思，只是怎么看她都像小孩子，哪里有半分女强人模样？“黄毛丫头？呜哇！太过份了，太过份了，竟然把我当成三岁小鬼头！昨天丁伯伯还夸人家是家事天才的说……”“是啊是啊，我又没说你不是家事天才，你别露出那副要哭的样子！唉，这许多家务事还不够你忙吗？一大早就起床帮我作早餐，我上班后又帮兆安作第二份早餐，此外还要洗衣、打扫、买晚餐的菜和作菜。自从你住进来，除了必要的应酬，兆安几乎不在外用餐了。

“你哪里还有时间上班？”“有的！我和丁伯伯商量好了，只要不加班，我绝对来得及兼顾家务。而且，我有把握能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完成你交代的所有事情。”“你之前不是在帮杂志社写食谱的稿子吗？难道不写啦？”“那很简单的，每天又用不到几分钟。”她死皮赖脸的样子让黎渊只能叹气。“你何苦让自己忙成这样？”“我只是喜欢把时间塞得满满的，不想让自己脑袋有停下来的空档嘛！”她的表情好可怜，快哭了。坦白说，就算黎渊不顾及心中那片隐约的阴影，总经理助理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否则不会接连几位能干的助理都以体力无法胜任的理由求去。到最后他干脆自己处理一切事务，只找了一位帮他接电话及打字的象征性秘书，这样还比三番两次带新人要方便许多。

黎渊目光停驻在她身上。“你为什么这么想进丁氏集团？”葛雨莹怔了怔，脸一愤红，背脊也挺直起来。“你何不直接问我是不是为了丁家的财产而来的？如果我告诉你不是，你信不信？我双亲早逝，和君君在一起，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离开我后的这三年来，我过的并不好受，那种被唯一亲人抛弃的滋味……你很难想像，这种感受让我后悔六年前没有劝阻君君离家出走，他不应该抛下丁伯伯的。当我知道君君原来已经死了的时候，我的第

一个念头就是，丁伯伯一定很悲伤。”“其实兆安神经的坚强程度会令你惊讶，你不用为他担心。”葛雨莹苦涩一笑，嘴角边弯起的那抹落寞，让黎渊胸口一紧。“可是我只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要和我在一起，他不会离开丁伯伯；如果不是和我吵架，他不会负气离家而遇害……”“你何不说——如果兆安没有要他从商，如果他小时候没有被兆安领养，如果他的亲生父母没有将婴儿的他抛弃，甚至如果他没有出生？莹莹，人不是活在一连串如果里的。”黎渊不轻易泄露感情的声音在这短短几句话里却蕴含温暖，让葛雨莹心里汤起一阵酥酥软软的感动。她垂下眼帘，不敢和那双柔和的黑色眼眸接触。“可是能为丁伯伯做点事，或多或少，都会让我好过许多，尤其又是在君君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除非，黎先生你明白告诉我，丁伯伯因为我的出现而不愉快，那我立刻收拾行李搬离这里！”“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恶意。你应该能感觉到兆安其实很喜欢你，不是吗？”黎渊熄掉烟。“星期一早上十点到公司考试——很严格的，没能力通过就不要说我不给你机会，也不准撒赖。”“好！我一定会通过的。”她乐得拍手，两颊闪现兴奋的红晕。

“你很乐观嘛。”他佩服她情绪转变之快。

“当然，不乐观的人活得一定很痛苦。我才不自寻烦恼呢！”见她笑了，黎渊脸上也浮起微笑，笑容似扬起春风，吹散包围他的层层冷漠。

他离开后，葛雨莹随意打扫家中，心与眼却不由自主地向钢琴摆汤而去，耳中仍充盈着进门前听见的澎湃琴声，久久不散。刻意要驱逐这份摇晃不定的心情，她走到钢琴前坐下，掀开琴盖，一首莫札特的回旋曲从她指下轻快流出。

悠扬的飞跃的曲调几分钟后就停摆了。少了朝阳在旁边跳舞助兴，挺无趣的。她真想念朝阳，没有他的合作总让她随时心跳不安。

不过，她相信自己应该能通过黎渊的考试，顺利进入丁氏集团。

结果，葛雨莹是通过考试了没错，可是却被误会成作弊的孩子，窝着一肚子委屈在黎渊办公桌前罚站，真怀疑自己面对的是中学时代的训导主任。

黎渊用力瞪着她的考试卷，深邃的眼里发出阵阵寒光。“你真的没有作弊？坦白招来，我保证不生气。”“没有。”她手心向天发誓。哪个作弊的学生会承认？尤其面对那张没有笑容的扑克脸。不过皇天在上，她这次真的没有搞鬼。“我本来就是念商的，所以我说过，助理工作我应该能胜任愉快。”“你的考试成绩从来都这么好吗？”他想起她之前“考媳妇”的卷子也是满分。

“这倒没有啦。事实上，我高一以前都是低空飞过，还差点留级，高二智力测验以后老师居然说我有一百七十二的智商，发现自己原来是天才，眼前骤然出现曙光，快乐得不得了，突然间功课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除了体育几乎每科都拿满分。结果你猜怎地？毕业以后，老师才说她是骗我的。不过我从此以后的考运都很好……怎样？我可以来上班了吗？”黎渊不怎么肯定地瞅着那双天真清纯又流露出无限诚恳的眼睛，实在看不出她是在编故事玩耍还是说真话，偏偏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他败了。“你爱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吧。”“那，就请黎总经理多多指教了。请问现在有什么能让我作的呢？”“听来你打算这一秒钟就上任？”他在无奈中摇摇头，“那就去找外面的刘秘书吧。先把她手里的资料弄熟悉了再说。”“好！”她大声回答，心情颇得意。

不过，乐极生悲四个字之所以会流传至今，确实有其存在的道理。几分钟后，葛雨莹目光呆滞，盯着刘秘书堆在桌上近乎半个人高的两大叠报表。

如果老早知道黎渊过去是如何荼毒他的助理们，她可能会考虑另想办法进丁氏集团。当便当小妹也可以探听情报啊，何必自找麻烦？这下子连摸鱼的时间都没有了。如果朝阳在就好了，最少能在白天溜进丁家帮她先完成扫除工作和切菜腌肉。总部向来坚持两人一组果然是英明的策略……她打住胡思乱想，两手以蛙式动作扒开报表堆，从空隙中对着刘秘书的脸问：“你是说，这些以前都是黎总一个人在作？”“是啊。但黎总说从现在起，这些都要交给你作了，你处理完以后，我再整理分档……葛小姐，你还好吗？眼泪拜托不要滴在文件上，我拿面纸给你……你要是作不来，还是早点告诉总经理，免得耽误事情。”“不是的，我想哭是因为……黎总他好可怜哦。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非但没有机会娱乐，三不五时还要回家系上围裙下厨房。”连哀悼丁廷君的时间都没有。她真的很想帮他流眼泪。

“可怜的是他以前的助理，被他操的个个面黄肌瘦，作最久的也撑不了半年。”“怎么跟丁家的用人很像。”看来天下最悲惨的两桩差事都被她揽上身了。

“对哦，你下班以后还要去总裁家当菲。”同情度陡然爬升三倍。“照我看，大概两天就可以送你去打点滴了。”“不要诅咒我，你去忙你的吧，我没时间陪你嗑瓜子了。”她卷起袖子开工。

黎渊原本就没有对她的工作能力抱多大希望，随时都在等待葛雨莹跑进来大嚷辞职不玩了，可是，两天过去，四天过去，他不由得开始相信这小女孩远比他所预估的还要明快干练许多倍。他交代过一遍的事，任凭多琐碎，她都没有疏忽过。开会时甚至他眼睛一转，她就会适时而善解人意地递过来他正需要的资料。

葛雨莹工作专心一意的神情，淡薄了她给人的女学生印象，清晰的脑筋，俐落的手脚，她果然每天都在下班以前处理完所有事务，然后等他和丁兆安回到家时，热腾腾的好菜好饭已经出炉。第二天早晨起床时，饭厅必定充满咖啡的浓郁香味和烤得恰到好处吐司甜香。

即使他加班到半夜才回家，桌上也定然为他准备着清淡爽口的宵夜。

“我早说过这丫头很不错，对吧？”丁兆安查询葛雨莹的工作状况后，难掩语气中的得意心情，呵呵笑得好快乐，只是这份得意却是针对他自己的识人之明而发。

“我不否认，可是你看”黎渊拉开办公桌抽屉，指着满抽屉琳琅满目的零食发楞，不知应该作何感想。

丁兆安捧肚子大笑起来。“因为你老是忙到忘记吃饭，所以她给你准备了这么多现成吃的，方便你随手抓来吃两口填肚子。我看看 饼乾、巧克力、豆乾、洋芋片、牛肉乾、鱿鱼丝 啧啧，应有尽有。她知道我绝不会忘记吃东西，就没给我准备啦。”“这可是办公室抽屉，不是远足用的背包。”他苦笑。

“能有人以如此婉转的手法提醒你注意健康，有何不好？以前廷君也没有她这么细心体贴。黎渊，你看我收她作义女怎么样？”黎渊头顶飘过一阵寒风，毫不犹豫就答：“我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你连她的底细都不清楚 就要认人家当女儿？我感觉她和廷君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疑点，你……还是想清楚点吧。”“你当我白痴啊，我当然找人调查过了。她母亲因为生她

而难产死亡，父亲又在她十六岁时病故，她高中毕业以后考了奖学金出国念书，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处，连最好的侦信社都查不出来，看来她和廷君这几年隐居得还真道地。这些和她自己告诉我们的身世背景完全一样呀！如果她是骗我们的，侦信社应该会查得出来她这几年究竟在哪里。”

“即使她真的是廷君未婚妻，我也不觉得你有必要收她当女儿。她现在不已经像你的半个女儿了？难道还不够吗？”黎渊说：“仪安后天就回来了，你不妨和她商量商量再说。”“和她商量作什么？是我要收义女，是我培养继承人，和仪安有什么关系。算了，我自己考虑吧，问你也没用，你只会和我唱反调。”葛雨莹在办公室外轻轻敲门。“总经理，我可以进来吗？”丁兆安抢先嚷道：“进来。莹莹，你今晚打算作什么好吃的喂丁伯伯呀？”“我想作个橙汁小排、罗汉斋、酿茄夹、芹菜炒虾球、玉米豆腐羹，再加一个……红枣马蹄糕，你觉得好吗？”她笑着答。

丁兆安光听就忍不住咽下口水。“你真伟大，至今没有一道菜重复过，不能怪我一见你就想到吃的。唉，真可惜，这些好菜今晚是吃不到了，你明天再作给我吃吧。”“明天？”“今晚你和黎渊代替我去赴赛门的宴会吧，我不打算去了。”黎渊和葛雨莹同时怔住。“欧洲葡萄酒商赛门先生？那条线一向不是你自己负责牵的吗？”“最近突如其来的事情一大堆，我头痛的很，不想去了。你去就说我今天有事，下次再找他打球。”黎渊沉吟后说：“好，我去。但莹莹不用去了。”“为什么？”葛雨莹问。

“是应酬，又不是正式会议，你跟去干嘛？”他不耐地摆手。

“我……”她真想去，但见黎渊一脸冷冰，又不敢多说。

丁兆安看了看两人，息事宁人地开口：“让她去见识一下，看看小丫头应对能力如何，说不定我还会升她当官呢。”他向葛雨莹挤挤眼睛。

“兆安，今晚少不了喝酒，你要我带她去，不是多个累赘？”“我能喝一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黎总。”她急忙表示。

“你……”“莹莹都说她不怕喝酒了，你担什么心呢？何况还有你在，我又不是派她一个人去。万一真有什么事，就叫她自己先回家就是了嘛。”丁兆安下结论。“就这样了，你和莹莹一起去，你们俩别再争执了。”“好吧。”黎渊面无表情地起身走开。

“黎总，这份文件要你签名。”葛雨莹抱着档案夹追上。

“放桌上，我回来再看。”他头也不回离开办公室。

她吐吐舌。“黎先生好像生气了。丁伯伯，我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吧？”“别管他，他那人一向阴阳怪气的，几分钟就没事了。你自己先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别等到时大家说了些什么，你都鸭子听雷，不知道怎么应对。”丁兆安停顿一下，又问：“你知道那是廷君最后负责的业务吗？”葛雨莹想了下，缓缓回答：“我知道君君处理过葡萄酒进口的业务，六年前那场走私案，就是和这有关。”“关于那桩案子，他有没有把起末告诉你？”“他说，虽然警方查不出任何他走私的证据，但是，同时间却有另一位商人的货被查出内藏玄机。偏偏那批货也是葡萄酒，偏偏也是在瓶塞里藏宝石，都符合线人给的情报。所以，有人说是线人告错了对象，可也有人在背后中伤君君，说他事先得到消息，暗中作了手脚，把两批货给调换了。”“嗯，你既然都知道，我就不用再跟你说明了。不过丁伯伯不喜欢公司和走私案牵扯在一起，所以万一遇见外人问起什么，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吧？”***“上次丁先生告诉我说他找到艾伦的未婚妻时，我就巴不得能见到你。虽然艾伦

和我合作时间不长，但他是个好潇洒的年轻人，我一直很欣赏他。真没想到他英年早逝，实在遗憾。”胖胖身材的葡萄酒商赛门包下了整个餐厅宴请宾客。知道葛雨莹会说法文，饭后就拉着她不停说话。

葛雨莹手持高脚杯，里面盛着颜色迷人的红色酒液，笑说：“我刚接触这生意，以后还要请赛门先生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做生意本来就是双方在合作中、一起学习、一起赚钱嘛！”“丁先生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他表示与赛门先生合作又轻松又愉快。”“是吗？我是很轻松愉快啦，但丁先生就不见得了，哈哈。”赛门说：“十年前我是个乡下果农，对生产买卖一翘不通。不过我对自己种出来的葡萄很有信心。总算丁先生慧眼，看上我的葡萄，还帮我作工厂的规画，等生产线上了轨道以后，艾伦再来安排所有外销事宜，我这才变成葡萄酒厂的大老板……”葛雨莹耳朵倾听赛门先生叙述他酒厂辉煌的创业历史，眼角分心搜寻黎渊的身影，见到他在与赛门先生请来的两位女性朋友说话，聊得很愉快。她忽然感觉胸腹间不太舒服，或许是义大利式的自助餐点里有过多的起司，让她感到胃闷；也或许是这家餐厅的通风不好，赛门先生的雪茄烟味老冲着她鼻子飞，惹得她胸口翻搅……但是，她就是说不确切究竟哪里不舒服。

葛雨莹将手里的半杯酒饮尽，把注意力重新转回赛门先生身上。

“葛小姐挺能喝的。来，我再开这瓶你……！”甜甜的葡萄酒容易入口，不知不觉中就接连滑入喉头，感觉着口中余留的淡淡苦味，薄薄酸意，让嘴忍不住想再进一口。

生平第一次在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喝这么多酒。葛雨莹想起当初她喝到胆汁也吐出来了，醒后依然头痛得站立不稳的情景。但朝阳只是狠着心，每夜拉着连闻到酒气也会反胃的她猛灌黄汤，说，“你不学会喝酒，不能控制住酒精，总有一天会被它控制而弄砸任务。”时间久了，她终于习惯只让酒精灼烧喉咙和胸腹，却能保持脑袋的清醒。

但，何苦呢？葛雨莹甩头摆脱这念头。一开始朝阳就曾提醒她，既然已经决定走这条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一分神间，手里的酒杯已经被人拿走。

“噢，我的酒！”她吓了一跳，原来是黎渊已静静走来她身后，自她手中取走酒杯。

“你已经品尝过赛门七种不同年份的美酒了，可以把下一个好机会让给我吗？”“可是……”奇怪，他不是一直在和人聊天吗？怎么知道她已经喝了七杯？“再喝下去，你要醉了。”黎渊淡淡道。

“我不会醉的，这只是葡萄酒而已。”她只是脸颊有点发热，心跳有点加快罢了。“我和赛门先生聊得正愉快，你过来干嘛？去陪女士说话去，别冷落了人家。”他拿奇怪的眼神望了她一眼，随即拉起她手，将她牵到一旁。“抱歉，赛门，失陪一下。”“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葛雨莹紧张追问。

黎渊不语，按着她在角落一张椅子上坐下。“你不要起来。等等。”他离开半分钟后，端了杯热茶和一条毛巾来。

“干嘛？”她莫名其妙，接过黎渊递来的茶杯和毛巾。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再给我二十分钟，我们就能离开了。万一你实在很不舒服就叫我，不要强撑，知道吗？”葛雨莹茫然中点点头，茶杯的热度从手心一路流传到身体里。

黎渊慎重看她一眼才转身走开，几步之后又转首叮咛：“不舒服记得叫

我。”原来他以为她醉了。葛雨莹喝下一口茶，将毛巾敷在酡红的脸颊上，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刚才哽在胸口的郁闷之气已一扫而空，胃部也舒展开了。或许真的有些醉了吧，不然怎么会感觉身体轻飘飘，又热呼呼的？离开了赛门先生的宴会，黎渊驾驶着方向盘，往丁家的方向驶去。

“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谢谢黎总。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
“你没事就好。”他止住她的道歉。“明天你去企画二部和李经理聊聊，那里最近有个新案子，需要人手，我想你应该满适合的。”她愣住。这是要将她调开的意思吗？“为什么？你对我的表现不满意？”“不，你作得很好，作助理太委屈你了，企画部门有更多让你发挥的地方。”“但是我喜欢现在的工作，不想换。”他转头看了她一眼，说：“你以后还会再遇见今天这种情形，如果你继续当我的助理。”“你的意思是喝酒吗？其实我今晚还好，并没有你想像得那么严重，真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我答应你以后身上会带着解酒液。”黎渊苦笑，摇了摇头。“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像赛门先生这种以前曾经和廷君有来往的客人，以后还会经常遇见，因为廷君以前做的就是我现在的工作。”他望向她的黑眸有温柔和心疼的情绪，“他们可能会提起廷君，而让你难过，不是吗？”葛雨莹抬起眼愕视他，没想到，他顾虑的竟然是她的心情！

黎渊调开深邃的视线，望向前方，继续说：“我远远听见赛门说到廷君，又看见你的眉头锁在一起，一杯接一杯的喝……莹莹，你是否该考虑离开丁家？继续留在这环境里，时时都会接触到今晚这种情形，如此只会越陷越深。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你还年轻，不要被回忆绑定。”她沈默良久，悠悠叹气道：“你说的对，我总得离开丁家的。可是，离开丁家以后，我该作什么呢？”大概逃不掉……被朝阳扔进冰库里冷静脑袋，然后再罚她写上三十大页反省报告和忏悔书的悲惨命运吧。

“你本来在做什么就继续做啊。”“你是说，到处流浪，靠着给杂志社一些旅行游记或食谱之类的文章过日子？”“听起来不错啊，很多人还很羡慕这种生活呢。”“我怕了这种居无定所的工作……一直希望能有个自己的家。”“也许你渴望的不是家，只是一份感情的寄托之处，那也许是家，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份事业。如果你真的渴望家，就更不应该留在丁家了，你该……去找新伴侣，共同建立自己的家。”意思是找个人结婚吗？这些年里她完全没有动过结婚念头，直到朝阳结婚，严重刺激让她一度很想把自己嫁掉。但是，“嫁”这个动词听了心动，其背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葛雨莹却很迷惑。她始终没有机会问朝阳，是什么动机让誓言单身的他，毅然决定走进礼堂？“结婚吗？”她在思索中说，“这两个字很浪漫迷人，但我不知道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合法生孩子吗？先撇开小孩子是不是一定要合法这点不谈，如果没有小孩，那……何必结婚呢？”“听起来很像……你也被廷君的论点给洗脑了。”黎渊说，“他总认为，用一张纸来强迫约束彼此必定要相爱到白首，期望以法律的力量来控制感情的不变质，以白纸黑字来维系一个家的存在，这些举动很可笑，很讽刺。”“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认同廷君的想法，可是你刚才说的没错，我要的是一份感情寄托的地方，那或许是一个人，是一个家，但肯定不是一张纸。”“我自己的婚姻失败，没有资格告诉你婚姻的意义，但我相信并不是像廷君的说法那般冷酷偏激。”第一次听见黎渊主动提及他的婚姻，葛雨莹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知道……黎总你当初结婚的动机是什么吗？”“如果我说是为了工作，你信不信？”黎渊轻

轻一笑。

“不信。”她肯定的摇头，又追加一句：“因为你不是这种人。”他的表情瞬间变的深沈。“是真的。我确实是为了能进丁氏集团才和仪安结婚。你认为我不是这种人，我听了很高兴，但可惜你错了。你把婚姻形容成一张纸，我说冷酷，可是用在我自己身上就再适合不过了。当初我向她求婚时，就说明我希望能进公司改行从商。这张纸，等于是我进丁氏的契约。”见葛雨莹仍是一脸怀疑，他笑起来。“我结婚的动机很可耻，并不足以作你参考，你听过就忘了吧。”她不死心，偏不信他这么无情。“可是，丁小姐一定是因为爱你，才会嫁给你吧？你能说你们之间没有爱情存在吗？不可能啊。”“爱情吗？确实，仪安爱我比我爱她多，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要的就是这飘渺无迹的玩意儿吧？男人嘛……至少对我来说，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存的目的不是恋爱，而是工作。”她接道。

“对，就是这样。”“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也是这么说，他要的只是彼此投契、合作愉快的伙伴，不要老婆，但后来还不是为爱而走上礼堂？”她坦白道出心中的疑惑。

“那八成是因为不结婚就抓不住那个女的。如果可以不用结婚，而那女的还肯无怨无悔的跟着他，你等着看他还会不会要结婚。”葛雨莹想想就懂了。“你是指，我和君君？”“我没有恶意。”他诚恳道。

“没关系，我不在意。如果把你的话颠倒男女立场来说，当初丁小姐就是因为太爱你了，希望能抓住你，才会和你结婚罗？就算你把这桩婚姻当成工作契约，她也心甘情愿。对吗？”“还说没关系，瞧你立刻就报仇了。”“对不起，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葛雨莹瞄他一眼，还好没有不悦的样子，而且还笑了哦。从侧面看他，浓密的黑发底下，额头到鼻梁到嘴唇到下颚连成一道优美性格的曲线，淡淡的笑纹从眼角扩散成很好看的弧度。

“没关系。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听似随口的一句话却让葛雨莹忽然心一跳。“你的意思是横竖没把我的话当人话，所以连气都懒得气了？”“你怎么会想成这样呢？好好一句话，非要在心里九弯十八拐。看来以后和你说话得留神点了，否则哪天冤死了都不知道原因。”为他反常的俏皮表现而吃吃笑起来，见到他展现轻松的一面，她很高兴。

“你笑什么？”黎渊瞄她一眼，奇怪的问。

“没什么……你不会乐意知道的。”因为她在想，黎渊明明该是个亲切体贴又好相处的人，平日却总是板了冷硬脸孔，很严肃似的想把人吓死。丁兆安还说他总是阴阳怪气的……葛雨莹越想越好笑，不小心就笑得更大声了。不知道她小脑袋里究竟想到什么这么好笑，但，她是这么开心，小小空间里每个空气分子都被感染了笑意，最后连黎渊也忍不住笑起来了。结果，看见他也笑了，她就笑得更猖狂，身子弯下把脸蛋埋进双掌里，连眼泪也笑出来啦。

“拜托你收敛点，我还要开车。”他笑着摇头。“本来还想不通廷君怎么会喜欢你，现在想来是有可能的。廷君心里很苦……我想，他是在遇见你之后，日子才快乐起来的吧。”想起丁廷君，黎渊的笑容显得悲伤。

“或苦或乐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他想开了，把以前的闷苦都扔了，自然就开朗起来了。

我看君君最后之所以会决定抛下一切，多少也是受到那桩走私案的影响。幸好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了，否则后半生就要在牢里过日子。换

了任何人如此逃过一劫都难免会有些遁世的念头吧。”黎渊没有作声，只顾专心停车。“到了。”他熄引擎，“还好今天有你当藉口，不然就没办法这么早脱身了。”“我还以为你舍不得走呢。”他好奇的打量她。“我为什么要舍不得走？”“我看你……和人家聊得很尽兴嘛。”“怪不得，你会催我继续去跟那两位女士聊天，你真有趣。”黎渊意外发现他今天居然笑了好几回。“不，和她们只是不得已的应酬，我倒宁愿……像这样和你随便说说话，轻松多了。”她觉得脸红心跳。他说话时似有意似无意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他真正的用心，随便一句话又让她的思潮起伏。他说喜欢和她说话？只是无心的客气话吧？“说我有趣？意思是我是很三八吗？”她很小声的喃喃自语。

“还在发什么呆？下车啊！”黎渊唤她。

第三章

初见丁仪安，那感觉完全同照片中得来的印象一模一样，只更鲜明。简单乾淨的马尾扎起她一束浓密的长发，额前刘海凌乱地显示她不拘小节的个性。没有添加一分人工色素的肌肤，呈现经常受到阳光洗礼的淡褐色。她身着白衬衫和牛仔裤，脚踏粗跟凉鞋，率性又帅气的打扮，给人第一眼感觉就是舒服。

葛雨莹能轻易想像她背着大画架在绿色草原漫步的景象。

丁仪安笑起来像秋日阳光。“嗨，你是莹莹吗？我是君君的姑姑。你就和君君一样，叫我小姑吧。”“小姑，你不是晚上的飞机到吗？黎总他应该还在公司等着要去机场接你呀。”“我在飞机上给过他电话了，他已经知道我会直接回家因为临时一班飞机有位子，我就提早上机了。他说要赶去接我，我叫他不用了。”她拎着小提箱走进门里，“哇！我已经闻到菜香了。”葛雨莹帮她接过箱子。

“黎总说你喜欢上海菜，我就准备了葱烤鲫鱼和油爆虾，你试试喜不喜欢。”丁仪安张大了眼睛，惊喜交集。“老天，你真像兆安电话里说的一样能干！你放心，我肯定连鱼刺都舔得像洗过一样乾淨。在澳洲每天被管家具意大利面和马铃薯沙拉，吃到想吐。”她做出一脸苦相。“自己不会作，只好什么都将就的吃了。”“小姑要不要先洗个澡休息一下？黎总和丁伯伯要八点以后才会回家。我不知道你这么早回来，饭菜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饿了的话，我可以先弄……”“我不饿，你别忙。”丁仪安靠过来，拉起她的手。“让小姑好好看看你——你和我，是全世界最爱君君的两个女人哦！我还没见到你就已经好喜欢你了，你就像兆安说的一样可爱。你们这两个坏孩子，这些年连我也不联络，太差劲了啦！”说到最后，丁仪安的声音已经哽咽，搂着葛雨莹啜泣起来。

葛雨莹伸手拥抱她，被她的真情流露感动而眼眶泛潮。“别这样哪，小姑。”“你就让我哭个够吧，我一个人在那里天天想君君，憋也憋死了……”丁仪安止不住眼泪的趴在她肩上哭了好久，才抽抽噎噎的抬起头来。“本来决定不哭的，可是看见你就会想到你们俩个站在一起是怎样的画面，不知不觉就好难过。”丁仪安揉着红红的眼睛，跟葛雨莹走进厨房。

葛雨莹一面炒菜，一面和她聊天。丁仪安从盘中拈了只虾扔进嘴里。

“嗯，太好吃了。”

莹莹，我给你带了件礼物，等晚上把箱子整出来再拿给你。”“谢谢小姑！不过，如果太贵重的话我可不敢收。”“不要想跟小姑讨价还价，因为我用那跟你交换一些东西。”“咦？跟我交换什么东西？”“我想要你和君君的照片。尤其是你们俩合照的，有多少就给我多少，如果没有底片，我可以拿去翻拍。在澳洲我就一直在想要把你们俩给画下来……怎么了？”葛雨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苦涩一笑。“全都没有了。丁伯伯早就问我要过，可是我和君君的所有照片都在他离开我的时候，被我全部烧光了，信笺也一样。君君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对不起。”丁仪安怔住半晌，叹了口气。“换做是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举动。好吧，烧了就算了，我们不提了！”看葛雨莹细心的将菜分装在碟子里，她好奇地问：“同样的菜你为什么分成两盘？”“一盘辣，一盘不辣。黎总喜欢辣的，可是丁伯伯不能吃辣。其实黎总不挑，给他什么都吃，只是我想反正也不麻烦，所以我很多菜都作两份。另外还有帮他准备这个。”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辣酱。“我自制的辣椒小鱼乾，小姑要不要？”丁仪安眼露讶异。“我和兆安一样不吃辣。可是黎渊喜欢吃辣吗？”她回想着。“没听他说喜欢辣，也没有见过他做辣的菜

大概是不吃的缘故吧。唉呀，想到黎渊作的菜，我就忽然好想喝他的洋葱汤。你有没有吃过他的料理？”看她茫然摇头，丁仪安竖起拇指。

“真棒！过两天叫他弄给我们吃。”葛雨莹想了想说：“请黎总把他的作法告诉我，我来试试好了。他这星期在忙建新工厂的事，已经常常加班了。我相信应该能做出他的味道。”丁仪安对她看了很久，笑着摇头说：“老天，我感觉得出你已经把这两个大男人给宠坏了。”葛雨莹还未回答，大门口响起钥匙转动的声音。丁仪安快步跑到门口迎接。“两个被宠坏的男人回来了！”看见黎渊优雅修长的身影出现在面前，丁仪安的眼神突然朦胧起来，仅仅站在她身边，葛雨莹已能感觉到她呼吸沉重起来。

“回来一路顺利吗？”黎渊柔声问。

“嗯。”丁仪安缓步靠上前，眼角嘴角尽现柔情。她的个子已经比葛雨莹高出半个头，却还要垫起脚尖才能在黎渊脸上亲吻一下。

“我呢？我呢？”丁兆安笑嘻嘻地指着自己脸颊起哄。

丁仪安微笑，也给了哥哥一个软软的搂抱和亲吻。

黎渊掏出烟，点燃一根，问她：“要吗？”丁仪安凑上去，启唇从他手上叼过烟。黎渊又为自己点了一根。“兆安胖了，黎渊好像瘦了。”丁仪安吐着白茫茫烟雾，端详丈夫和哥哥的脸。

“没有吧？他每天吃莹莹的菜还会瘦？不可能。”丁兆安说。

“说的也是。我刚吃了莹莹的油爆虾，一点也不比黎渊的差哦。天哪，我又想到你的菜了。”她对黎渊说。“奇怪，今天嘴里怎么老想着洋葱汤的味道？我刚才和莹莹说了，她说要把食谱教她，她来作给我喝。”黎渊笑了，对着站在一旁的葛雨莹眨眨眼。“要我传授独门秘方？你打算磕头拜师吗？”听他语气挑衅，她也高高扬起下巴。“磕头拜师？开玩笑！我看我们何不切磋一下，看看究竟谁比较高竿哦？”“那有什么问题，随时奉陪。”黎渊扬扬眉，简单干脆地接下战书。

丁兆安拍手，仰头大笑。“好极了。你们鹤蚌相争，总是我这位不用做事的渔夫得利。”***从几天前就开始期待今晚的鹤蚌之争，想不到他这自以为好命的渔翁最后竟然被迫放弃厨房里正在烹煮的好汤好菜，丁兆安

真是痛心疾首。

“莹莹，你确定我们要这么做吗？不能可怜丁伯伯，改天再实行你的计画？”“不行，不行，就是今天。如果你想吃我的佛跳墙，就不要再争了！”她斩钉截铁，狠心拒绝丁兆安的请求。“我会把今天的每道菜都重作一次给你吃，好不好？”“真的？”他的表情可怜兮兮。

“对，我保证。嘘，不要说了，小姑来了。”葛雨莹很快把脸从丁兆安耳边调开，继续摆饰餐桌的工作。

“哇，这么正式？雪白蕾丝桌巾、鲜花、葡萄酒、还有蜡烛呢！”丁仪安赞道。

“对呀，这样才有情调嘛！黎总的洋葱切好了吧？”“切好了。你帮他准备的潜水眼镜还真有用，不然他每次作这汤总是泪眼迷蒙。”“像他那种切法，不哭才怪。”葛雨莹吐吐舌头。“这么多洋葱、有白有黄有紫，还要切的像纸一样薄。还好我逃得快，不然也被熏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了。”黎渊在厨房里嚷：“喂，莹莹，洋葱味淡了，你可以进来了！”葛雨莹憋笑走进厨房。真难形容他以一身高大挺拔的男性身材系着小围裙模样有多可爱逗人。不用说，黎渊给人的那股神秘优雅印象，在这厨房里荡然无存。等看见他手上居然还捏着针线，她实在忍不住而放声大笑起来。

“笑什么？”黎渊问，其实心里有数。低头看看自己的模样，也微笑了。

“你用针线作什么？”她好奇地端详他面前的鸡腿。

“我在鸡腿里塞了用火腿作的填料，缝好再送去烤。你的菜呢？”“现在开工！我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她打开饭锅，舀出里面用鲜美鸡汤煮成的饭。

“真香。味道和你牛肉高汤作底的洋葱汤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你要作什么？”黎渊看她手指灵动，将起司球细心地滚上饭粒，再裹上一层杏仁片，醒悟道：“啊，是‘小电话’！”“你知道这菜？”“是道义大利菜嘛。咬起来可以拉出一道起司丝，像小时候用罐子和绳子作成的电话玩具，所以才被起这个名字。”葛雨莹张大眼睛。“拜托不要告诉我……你也做过那种玩具玩吧？”“几乎每个小孩都玩过吧，为什么用那种变态的眼神看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想像你当小孩的样子。”“世界上哪有人没当过小孩子！”他笑。

“我还以为你生下来就这副模样勒！”“是！我是外星人好不好？生下来长这样子，而且还越活越小，可以了吧？”她爆笑出来，一笑就无法停止。

“那就太妙了！你现在是三十七岁，我二十五，我一年长一岁，你一年小一岁，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小，然后，然后……哇哈！”“然后等你三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就一样大。”他也大笑。

“然后……再过一年你就要叫我姊姊！哈哈！”“再过二十年，我就叫你阿婆——阿婆，我要吃糖。”想到荒唐的画面，两个人笑到肠子打结，看见他笑得开怀，平日冷峻的脸部线条全部柔和了，眉宇间的心事全部舒展了，葛雨莹就觉得胸口好舒服。

这些日子里，她的视线总是不自觉追逐着黎渊优雅从容的背影，一见到他，那时间的钟摆便会陡然降速下来，他走路的姿态，他眉目的动静，他笑着说话……在她眼里全都缓慢了好几拍，好像只要将他的身影似一格格影片完整收入眼底，心底某个角落就会弥漫出一片色彩缤纷的暖雾，让身体整个温热起来。

“啊，我不行了，我的肚子好痛哦。”她用手背擦拭眼角的笑泪。

黎渊佩服的眼光落在她那双没有间断动作的手上。见她在说笑的同时，

仍能捏揉出一颗颗形状完美的小圆球，忍不住说：“我从没花过这许多功夫作这道菜。”“我也没花过这么多功夫去切洋葱。”她回道。

“这算是互褒，还是互贬？”他微笑。“除了小电话，你还要作什么？”“洋芋片啊！说好你负责汤和主菜，前菜和点心我来作嘛。”和他说说笑笑太快乐，葛雨莹差点忘了和丁兆安约定好的计画。说到洋芋片才想了起来，她张嘴叫道：“小姑！你现在有没有空？来帮我一下好吗？”丁仪安在外面应了一声，缓步走进来。“要我帮忙？不怕我越帮越忙？”她笑问。

“不怕不怕，很简单的，来，看我的示范。马铃薯片我已经切好了，小姑你看，这样把两面都涂上奶油，铺在铁盘上，然后拿一片义大利香菜铺上去，再加上第二片涂好奶油的马铃薯片，把香菜这样夹起来……”她很快就铺好一整个烤盘的洋芋片。“怎样？很简单吧！”“这么麻烦？”丁仪安看她还在铁盘上压了一片厚重的铁板，才送进烤箱里，怪叫道：“这样一盘还摆不满十片哪，要做到什么时候？”“所以才要请你帮忙一起铺嘛！”葛雨莹边将做好的小电话球放进炸锅里，边看着丁仪安手忙脚乱地按照她的指示作洋芋片。“对，这样没错……”她耐心十足，频频提醒丁仪安步骤。

等小球快炸好，丁仪安的手脚也顺畅了，葛雨莹便叫出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丁伯伯，你饿了吧？我们快好罗。”半分钟后丁兆安拖着沈重的脚步走进厨房，脸活像吃了黄连似地垮着。“我看我是没的吃了。赛门紧急召唤，我必须立刻过去。唉！”“什么事这么紧急？”黎渊诧异，怀疑丁兆安怎么舍得撒下丰富美食。

“我打电话约他明天星期日打球，谁知道他今天半夜要搭机离开，要我过去陪他喝一杯，顺便把几份文件给签了。我的命真苦，唉。”“什么文件？”黎渊问。

“就是上次他让你拿给我的那几份。还在你那里吧，我连看都还没看。”“对，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我看，乾脆我去见赛门好了，不然你还要找。”说着说着，黎渊已经开始洗手解围裙。

“不必，不必！赛门上次请客我没去，现在去给他送行也好。至于文件”丁兆安转头，拿恶毒的眼神狠狠瞪着葛雨莹。“我让莹莹陪我去，她应该知道你把文件放在哪里吧？”“噢？我？”她故作惊讶，赶忙关火。“对，我知道那份文件在哪里，我陪丁伯伯去。

正好小电话都炸完了，那……剩下的洋芋片就交给小姑罗。”黎渊一怔，对着她凝望半晌，嘴唇微微抽动一下好像想说什么。

葛雨莹抬起头，触到他若有所思的视线，立刻转过头，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急急拉着对厨房恋恋不舍的丁兆安，一溜烟似逃出厨房。她先将餐厅大灯关暗，把桌上的蜡烛点燃，又放起柔和的轻音乐之后，才推着丁兆安出门。

还未走出家门之前，葛雨莹听见丁仪安的声音从厨房传出。

“我约了画商星期一见面，你会陪我去吧？”“星期一？几点？”黎渊声音温和的问。

“下午四点。你不跟我去，我可看不懂那些合约什么的。”“不是都帮你处理好了吗？”“应该需要改吧？临时有位画家退出这次联展，所以多运了我的画过来，数量和一年前谈的不同。如果不是为了这原因而赶着多画几张，我也能早点回来。”“我三点半有客人。看看吧，我联络对方看能不能改时间，如果实在没办法，就让莹莹陪你去吧。”“莹莹？她懂吗？”“她可以应付的。

仪安，你可以看看烤箱了。”“ 老天！没见过这么美的洋芋片，居然是透明的耶，看得见漂亮的绿色香菜！黎渊，你快看哪……” 葛雨莹轻轻关上大门，把丁仪安愉悦的笑声隔绝在屋里。

星期一？那是……她的生日呵！突然间，强烈的寂寞情绪如潮水涌出，在她心底泛滥成灾。今年没有朝阳在身边陪她庆祝，终于得一个人过生日了。要不要给自己作个蛋糕呢？算了，她摇摇头否决，还是买现成的比较方便。这也同时提醒了她，等生日过后一星期，朝阳就要销假回来了，换言之，她的时间不多了。

葛雨莹拉扯着丁兆安上车，边走边想心事，嘴里还边怪他：“丁伯伯，你的谎编的实在差劲，什么赛门先生今晚要走，万一明后天他打电话来找黎总，不就穿帮了？”“我这人一向不爱说假话，你突然要我想办法好留他们俩独处，我一时之间哪里想得出来？明天我们就说赛门突然改变主意，又不走了，你看好不好？”“随便吧。我们现在去哪里？”“噢？计画是你出的，难道计画里没包括我们俩该去哪里消磨时间？”“没有想这个。嗯，我们找地方吃饭好了，你一定饿了。”“饿坏了！”他大叫。“你这计画根本就是存心虐待我的肚子！”“给黎总和小姑一点单独相处的时间嘛！他们分别这么久，你这总裁也不给人家放个假，黎总每天从早忙到晚，好不容易等到周末，我们还当电灯泡作什么？”“你冤枉我不给他放假？你去问问他，是黎渊这怪人自己不肯放啊！进公司四年竟然没有请过一天假，连年假也放弃，你说夸不夸张？”“那……你不会利用上司的职权加上大舅子的威力，强制他放假去陪陪小姑？”“我为什么要强迫他？不请假的员工天底下哪里去找？有他在公司我轻松多了。”丁兆安笑嘻嘻说。“如果不是这么懂得用人，哪能整天如此悠哉呀。”“你真自私，连妹妹的福祉也不顾？”她嗔道。

“是他们俩自己要分居的，我也没拿绳子绑着黎渊不准离开台北。结婚才半年，一个就说要搬去澳洲住，一个嘛就宁死也不肯离开这里。这种感情事，我一向懒得插手，由得他们自己去处理。”“真奇怪，我看小姑很爱黎总啊。”“丫头，你以为有爱情就能做夫妻吗？不过，我看他们俩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呀，牛郎织女，小别胜新婚。”“就算如此吧，有了地利，还要天时人和才行。所以……丁伯伯，你刚才听见小姑说下星期约了画商的事吧？”丁兆安点点头，随即省悟到她诡异的笑容背后在算计什么，怪声叫起来：“不要！你不要叫我去见那个客人！那家伙很难缠的！我不要！”“那有公司总裁这个样子的？”她露出嫌恶的眼光瞪他，随即又放软声音，笑得谄媚兮兮的。“好啦，就这么说定了你双手里腰摆出老板的威严，告诉黎总你会负责搞定那个难缠的客人，我呢，就帮你把所有资料准备妥当，当天还陪你一起去，你什么脑筋都不用花，服务不错吧？”丁兆安用古里古怪的眼光看了她好半晌。“你这么努力暗算他们干什么？他们俩个人这么大了，想独处不会自己安排吗？要你费什么心？对自己没好处的事还作得这么起劲？”葛雨莹一愣，她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想黎总和小姑都是君君敬爱的人，能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君君也会很快乐吧。偏偏黎总是个工作狂，又没什么情调，我才处心积虑安排……唉呀，反正，我就是希望见到大家都过得幸福，这理由不就够了吗？”“难道为了他们的幸福，就要牺牲我的幸福吗？”丁兆安仰天悲鸣。

“你要这样想：看见他们幸福，我就幸福，我一幸福，就会做好菜，那你才会有幸福。

所以说，如果想当幸福人，就好好跟我配合，如此还有异议吗？”她像绕口令似，很有逻辑地分析真理给他听。

丁兆安在威势胁迫下，终于痛苦万分地答应了。“我怎么觉得……自从你来了以后，我的命运开始转变得比较凄苦？”“别发牢骚了。为了奖励丁伯伯你的合作，让黎总俩口子享受美好时光，我们也吃顿好的去！决定了，往忠孝东路走吧，那里有几家首饰店，我们吃完正好去逛逛。”“逛首饰店作什么？你这样虐待我以后竟然还敢敲丁伯伯竹杠哪？”“你想……这竹杠敲成的机率有多少？”她满怀期待问。

“零。”“啧啧，小气。”葛雨莹撅起嘴唇。“算了。我是要去帮朋友找份结婚礼物。他连蜜月都要度完了，我还没给他准备礼物呢，所以想帮他老婆买条项链之类的。丁伯伯，你觉得送钻石的好呢？还是宝石的？”“丫头，那很贵的！送条金链子就够了吧？”“去看看再说嘛，我好喜欢看珠宝哦。以前我和君君逛街经过任何首饰店，一定会进去看两眼，就算不买，光看也很高兴。”“女人哪，不管哪个年纪，总要找尽各种藉口往首饰店里钻。”他叹道。

“你这话有欠公平，爱看珠宝的又不光是女人！君君就很喜欢哪。”“廷君？”丁兆安方向盘差点打歪。“廷君喜欢珠宝？”“是啊，他还有收藏呢！一颗好漂亮的红宝石哦，我记得他当宝贝似的藏着呢。好，决定了，就送红宝石吧，祝福他们的爱情能永远坚贞热烈，不错吧？”她越说越高兴，拍起手来了。

“等你看见价钱，我猜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他似乎不以为然。“朋友结婚而已，哪需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照我说包两千元就很好了。”“对哦，丁伯伯，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呢？都四十多岁了，不年轻了，别挑啦。”“单身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结婚？自找苦吃。”“你刚才说认识我以前，你始终抱单身主义？”苏嫣柔问。

“怎么？你不信哪？”有心抱单身主义是没错啦，有没有实现又是另一回事。但他总不能告诉新婚妻子，她是他的第八个老婆吧？苏嫣柔将欧煦阳从头看到脚，尽管太阳眼镜遮住了那双温柔多情的眼眸，却挡不住挺直好看的鼻梁和笑起来时脸颊上的两朵淘气的酒窝。她摇摇头说：“看你一副花花公子的坏样，要我相信你身边没有女人，不如杀了我算了。”“噢，我只说我从没有成家的打算，可没说我身边没有女人哪。”苏嫣柔伸手指划过那笑得邪邪的唇角。“我猜婚礼那天站在门口抓住我的女孩，就是你的旧情人，对不对？才会红着眼睛躲在门外不愿进来。”“唉呀，怎么被你识破了？”欧煦阳笑嘻嘻，故意逗她。

一股酸意涌上苏嫣柔喉头，正待发作，转念一想叹口气说：“算了，不跟你计较过去。

反正你从今以后只有我一个……”“什么？”他大惊失色，“你是说，我以后不能再去找老情人了？”“那当然！”她气呼呼的，“听你口气，似乎你还打算死灰复燃？”“死了的灰就算了，但如果是还没死绝的灰，能不能让我继续燃烧？”他嘻皮笑脸的样子让苏嫣柔忍不住笑出来，随即又硬撑起正经表情和他瞎扯。“不行不行，你向我求婚的那一秒，就代表和她说了再见。”“既然说了再见就要做到，如果你不让我再见她们，她们会心碎而死的。”“她们！你到底有几个旧情人哪？”虽然是打情骂俏的玩笑话，但她没办法控制声音里的浓浓醋意。世界上有哪个女人能忍受想像心上人和别的女

人在一起亲热嘻笑的画面呢？“让我算算。纽约有一个，雪梨一个，温哥华一个，大阪一个，维也纳一个，还有……布拉萨和哥本哈根各一个！”总共七个，不多不少。欧煦阳终于数完，正在高兴自己的记性没有老化，头顶上却吃了老婆好大一记爆栗。“痛！你怎么打我？”“你到底是说真的还是假的？”苏嫣柔愤然取下太阳眼镜，让他先看清楚眼镜后面的两簇火苗再决定怎么回答。

“当然是”欧煦阳吞咽一下，识相地决定修改答案。“假的。”“这还差不多。”她满意的重新戴上眼镜。

“不过，不过，话先说在前头，你老公我人长得这么帅，难免会有女人倒追上来，你以后看见女人来找我，可千万不能胡乱吃醋。”他努力在为未来必然掀起的风波打底。如果可能，欧煦阳当然希望嫣柔永远不要知道他的工作性质，但他有预感，这一天的来临是免不了的。

“是哈，我了解你这位空中少爷长年飞行世界各地，肯定每个城市都有艳遇，当你老婆得有度量才行。”苏嫣柔咬咬红唇忍笑，附在丈夫耳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左边那个穿比基尼的金发女郎已经对你看了十几分钟啦。”

“哪止十几分钟？我一走进餐厅，她那双媚眼就没离开过我身上。但你别尽说我，注意右边那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没？从我们离开旅馆就跟到现在啦，眼睛一直寄放在你身上忘了收回去。看来，我这位美若天仙的老婆，魅力显然比你那位长得普通英俊的老公大多了，该提心吊胆的人是我不是你啊。”苏嫣柔噗嗤一笑，脸上飞起红霞，拿餐巾往他嘴唇上用力擦拭。

“干嘛？沾上什么了？”“油啊，好多好多油，腻死人了。”欧煦阳捉住她手腕，在她指节上深情一吻。

“从今以后直到永远，这张嘴只对你油舌，这身乾柴只为你燃烧。”

第四章

又，又，又要被骂了。

她作善事从来不奢望会有好报，可是也不该……不该有恶报啊！葛雨莹想，拿一张冷脸来对待她这么善良的姑娘，说得过去吗？何况今天还是她生日耶，没祝贺没礼物已经很可怜了，竟然还要因为作了好事而被挨骂，太没有天理了。

葛雨莹立正站在黎渊办公桌前，趁着对岸炮还没有轰过来的时候稍微苦中作乐一下，细细观赏黎渊那张无论生气或忧郁都很迷人的男性面孔。真奇怪，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竟然也可以这么有魅力，深深吸住人的眼睛不想转移，实在没有道理，她想。

“我看丁氏集团总经理可以换人了。”黎渊冷冷对她说。

“哇，好惊讶哦，黎总准备跳槽吗？”她双手贴着脸颊，眼睛瞪得很大。

“我不跳槽，只是和你换位子坐坐看，你觉得如何？”“吓我一跳，原来是想换椅子坐。奇怪，我的椅子会比较舒服吗？只是多放了一个蜡笔小新的椅垫而已……哦，我懂了。”她神秘兮兮的点点头。“黎总，你放心，我知道‘这种时候’该为你准备什么食物，还有药，我立刻就去药房帮你买。”跟着深深一鞠躬。“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没有为你事先准备。”转身就要走。

“站住！”黎渊低吼，“给我回来。”葛雨莹不敢离开门口太远，怕必要时

会来不及逃，只在原地旋转一百八十度。

看她脸上诚惶诚恐的神情，黎渊声音软下来。“莹莹，我并不是在跟你发脾气。”“没关系，没关系，我能谅解。‘这种时候’，人的火气都会比较大。”“你一直在说什么‘这种时候’？”“就是像你现在‘这种时候’嘛！电视广告上常常有专治这种毛病的药膏，我明白你一定是很痛很痛了，才会想和我换椅子坐。说来都是我不好，实在应该多准备蔬菜水果喂你，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痛苦。请你放心，我绝对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对天发誓。”黎渊按着隐隐作痛的额角，恨不得一头撞死。“不要再给我混了，你过来看看！”“要我看？黎总，这……不太好吧？怎么说这里都是办公室，你应该去找医生看……这种毛病，好像应该看肛肠科，我立刻去帮你挂号。”又想脚底抹油了。

“来。”黎渊勾勾手指，再指指桌上的行事历。“看。”葛雨莹吞咽一下，慢慢拖着脚步，走到他办公桌前两步的距离就死也不肯再往前了，只伸长了脖子往前随便看两眼。其实不用看也知道他在气什么。“看好了啦。”她压低了声音，表情好委屈。

“很好。请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为什么我整个星期下午的时间表全是空白？”葛雨莹以壮士断腕的口气回答：“今天下午三点半的张董事长改由总裁亲自接见，明天下午两点的工程会议改由李经理主持，四点的业务简报改为各部门分别举行，后天星期三下午两点半是赛门先……啊哟！痛！”“怎么了？”黎渊紧张的看着她一脸痛苦的表情。

“呜，咬到嘴唇了。”她捂着唇，暗骂自己的嘴，但愿他刚才没有听清楚。

黎渊其实已经快笑出来了，只是还佯装很生气的样子，不然怎能叫她知错？“你刚才说赛门先生——他不是已经回去了吗？”“噢，我说了吗？没有人听见啊。”“你把舌头咬断也没有用，我听得很清楚，难道我不是人吗？”“好啦，我认了！你要杀头还是开除，随便你，反正命只有一条。”“我怎敢开除你？说不定丁总裁等下就要宣布总经理给你当了。”她连连摆手。

“千万不要这样，黎总。堂堂大男人和娇弱的小女生争风吃醋是很没有面子的，被人听见不光荣。”黎渊再忍不住嘴角开始抽泣，最后用力咳一声才控制住。“够了，你不用再逗我了，只要你坦白告诉我究竟又有什么阴谋？”看见他笑了，她的声音就大起来了，两手往腰际一插，嗔道：“阴谋？你这话说的有够难听，好像我是个奸诈小人似的。”“我是觉得你很好奸诈……”他摇摇头，“你是想让我空出时间陪仪安，对吗？那晚和兆安两人串通，也是故意要我和仪安单独在家，对吗？”“黎总英明！”她高呼万岁。“今天下午小姑要和画商见面，明后天等她的画全运到了又有许多事要忙了，我和丁伯伯商量过，反正公司这阵子还算空闲，你也难得和小姑相聚，所以就帮你把一些约会挪后或取消，让你也趁机休息一下。”眼见越说他的脸色越沈，低垂的视线聚在行事历上，表情也凝住不动了。葛雨莹暗叫不妙，开始蹑着脚偷偷往后退，一步，一步，又一步。

“没用的……不适合的两个人无论锁在一起多久还是不适合……”他喃喃自语。

她好不容易溜到门边，正要走出办公室，闻声又回过头来。“你说什么？”“没什么。”黎渊挥手要她出去。

“我听见了，黎总。”她抵抵嘴唇，感觉刚才咬破的地方痛的很。“适合或不适合，那是要两人真正努力过以后，才能大声说的话。而你们实际上并

没有‘锁在一起’啊！双方分开这么久，该如何温柔相待，如何相扶相持、经营努力呢？就算……就算真的不适合，你既然可以为了事业娶小姑，为什么不能负起责任好好爱惜她？”黎渊倏地抬头，表情在一分钟内变化了好几次。“你不觉得……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这些话吗？尤其你什么状况都不明白。”他平淡声音里的冰冷温度，让葛雨莹心寒。

“你说的对，我很抱歉。”她低着头，轻轻地说完，转身离开他办公室。

*** 五点。黎渊看表，面无表情地走出画廊。

“仪安，我是在丁氏集团上班，不是在钢琴酒吧里打工。”尽管他声音听起来是平静的，眉宇之间也没有纠结，但丁仪安很清楚，黎渊不是在说笑话，他是生气了。他从来没有大声和她说过话，不论她情绪多激动多愤怒，他始终用平平淡淡的口气和她对答，到最后，好像全是她一个人的不对。

“我只是请你在开幕典礼当天演奏一曲，有必要说成这样吗？”“你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不是像刚才在画商面前突然提出这事，而且还说的像我已经同意一样。”“如果我事先问你，你就会答应吗？”“不会。”“那我就先问你，又有什么用？”她冷笑两声。

“你这叫做赶鸭子上架。”黎渊耐着性子对她说：“我可以拿录音带让你播放，也可以帮你另外找合适的人演奏，好吗？”“我只要你亲自演奏如果你见过我那张画，就会了解我的要求是必要的！”“你刚才已经让我看过照片了，你画的是我奏琴的样子，很美，让我很感动，但我仍然不认为你的要求是必要的。”那压抑情绪的声音和事实求是的口气，让丁仪安完全听不出他话里所谓的感动。

“那是我这次展览唯一的人像画，是我最重视的一张！”“但你不能要求我……像猴子一样站在你的画旁边表演给人家观赏。”“你就这么……不愿意为我演奏？”丁仪安很想哭，但在他面前，她表现出来的却是气愤。

老师，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演奏给自己心上人听，看着她眼里洋溢对你的崇拜与爱情，能更让男人快乐满足呢？……丁廷君的话闪过他脑海。黎渊痛苦的闭了闭眼睛，他确实不愿为丁仪安演奏，因为他受不起那双燃烧热烈爱慕的眼眸。如果那双视线来自他深爱的人儿，或许如廷君所言，演奏将会是莫大的喜悦，虽然黎渊至今还没有机会验证，但他至少能确定，当爱恋的目光来自于一位他无法给她爱情，却又衷心不愿她受到伤害的女人身上时，这演奏，绝对不再是享受，却是痛苦的煎熬。

他不能再让仪安如此无止无尽的沈沦下去，她迟早要从梦境中醒来；最起码，他不能再度推她更陷入而更难以自拔。一次就已经太多了。

一次，已经害得她为他浪费几年的青春。女人最宝贵的青春。“仪安，我希望能更尊重我一点。”他咬牙拒绝。

“我没尊重你？为了画那张画，我好几天没有阖眼，满心满眼除了你再容不下任何东西，只想将我深爱的人最美好的一面刻画在画布上，完成之后只差没有虚脱昏死。我把整个灵魂全部投注进去了，现在不过是希望你拨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的时间，连曲目都由你自己决定，这样还不够尊重你？黎渊，你说话公平点！”丁仪安只差没有吼叫呐喊，但整颗心都在滴血。

“我现在不想谈了，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说。”他递给她一根烟，为她点火。

“我够冷静，黎渊，你不要每次都用这话堵我的嘴。”丁仪安大口吸着，把泪水逼回体内，拿冷眼看他。“脑袋不冷静的人是你，你甚至连考虑都没

有考虑。”“你根本没有给我考虑的时间。你让我很难堪，仪安。”“你的当面拒绝更让我难堪！”“你要这样吵下去，我们永远谈不出结果。”“你说的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似的！”“我没有这么说。”“但你话里分明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每次说到最后，都是在反覆同样争执？”黎渊口气里的无奈与疲惫感，只让丁仪安觉得更委屈。“你想知道原因吗？那是因为你连吵都懒得跟我吵。”她不顾此刻人在大街上，两行眼泪水进了出来。“不是我不尊重你，是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你的眼里永远只有你的工作和你的尊严，从来没有我，连吵都不屑和我吵，对不对？”“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难道要我喜欢和你吵架，才算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歪曲事实，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是——你——不——爱——我！”他攥住她颤抖的肩头。“仪安，我们先回家再说好不好？这里是街上。”丁仪安甩开他安抚的手，激动地用力吸两口烟，眼望着地上好一会儿，说：“黎渊，画那张画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很久，最后画的是你闭着眼睛的神情，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画不出来你眼底的爱意——我从未见过你用情爱的眼神看我。我，我画不出来啊！”她一手蒙着脸啜泣起来。黎渊张臂抱她入怀，让她趴在自己胸口哭了好久好久。他找不到任何安慰她的言语，除非……骗她说爱她？丁仪安喘过气来，缓缓推开他。“你先回去，不要管我，我想一个人走走。”“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这样离开，你跟我回去。”“不要。”丁仪安抬头，给他一个苦涩的笑。“我只想静一静。”“你要去哪里？我送你。”他轻轻托着她手肘，想带她上车。

“我不要你送。”丁仪安离开他身边。“我可能会……看场电影或找个地方坐坐，总之不会做傻事，你可以放心。”“你还在赌气。”黎渊叹道。

“没有赌气，真的。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没什么好气的了。”她丢下烟，用脚跟踩熄，伸手将头发拢了拢，对他说：“你走吧，我不会太晚回家的。”

***黎渊开着车，沿着街边，跟着走在行人道上的丁仪安身后缓缓前进。

毕竟是不能放心的。仪安刚才指责他的话里，有正确也有错误。黎渊扪心自问，他不爱仪安，但她却始终在他心上。这些年里，虽然分隔两地，但他起码做到了对她忠实，从没有找过别的女人。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削减一分一毫黎渊心中对丁仪安的内疚。看着她走进一家咖啡店里，黎渊停下车，坐在车中燃起烟静静等待。如果早知道仪安会陷的如此之深，如果廷君没有离家出走，如果能再次选择……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对葛雨莹说的话。人不是活在一连串如果里的。

不知怎地，葛雨莹的笑容最近总是盘旋在他面前，心中像多了个影子，怎么也摆脱不掉。不管怎样抗拒，怎样躲避，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眼、他的心。要自己不再去想，她还是从心底鲜明活蹦出来，自自然然就生了根。

这样扰乱的心情他从未经历过，也形容不出来，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只是个小女孩，不知道天高地厚，黎渊想。

要他努力经营这桩婚姻？他苦笑起来，深深吸着烟。他应该努力修改自己去符合仪安心中的形象吗？一个浪漫至极，能终日对她说绵绵情话的男人？一个只为演奏小提琴而活的男人？当她画画写生时，他便奏琴作曲，夫妻两人一起携手让艺术和现实生活完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从来不是这种人。从一开始，仪安的这份期望就注定要落空的。

黎渊看看手表，她已经进去了二十分钟了。丁仪安和他唯一共同的嗜好就是喝咖啡，心情郁闷时喝得尤其多。看情形她短时间内是不会离开的。他拨行动电话给丁兆安。“我和仪安的事情办完了，你和张董事长的商谈结

果如何？”“搞定啦！莹莹那张嘴像抹了蜜似的，哄得张老头子乐得差点不想回家。”黎渊微笑。“那她现在呢？”“当然回家啦，黄脸婆在家里等他吃饭，怎能不回家？”“不，我是问莹莹。”“哦，应该回家去了吧。我跟她说了今晚全家各自行动，不用她作菜了。你和仪安准备上哪儿去吃？”“我们……”他瞄了咖啡店门一眼。“还没有决定。”“好吧，晚上回家见，我约了人，要走了。”关上电话后，黎渊下车，才发现天空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雨，像极了那份因思及葛雨莹而晃动的莫名情感，薄薄的凉凉的雨丝，飘渺地围绕在他周围，坠落在他心头，分明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却看得迷蒙，伸手捉也只是空虚一片。

黎渊顶着雨走进咖啡店里，目光找到坐在角落里，正在抽烟沉思的妻子。缓步走到小桌边，他温和地开口问：“回家了好吗？”丁仪安抬头对他望了一眼，倒是没有讶异他会一路跟着来。“我还想再续杯。”“那我陪你喝。”黎渊想坐下，却被她制止。

“你自己走吧，我会叫车回去。”她摆摆手手中的烟，白色烟雾冉冉晃动。

“今天是……莹莹生日，她似乎一个人在家里。我们回家陪她好吗？”丁仪安笑了，深情凝望着他，柔声说：“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一直是这么细心体贴的。别的男人很容易会遗忘的事，你从来没有忘记或疏忽过，有你在身边，我应该什么都不用烦心，什么都不或缺了才对。君君曾经夸你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丈夫，至今我也深信不疑，但是，为什么我们之间始终像隔着山……问题出在哪里呢？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吗？我又要求了你什么呢？我真的不懂……”她最后几句话，小声的像在问自己。

黎渊胸口起伏几下，将行动电话放在她桌上，说：“外面下雨了。电话你拿着，有事打给我，我在家等你电话。如果没有接到你的电话，我两个小时后来接你，好吗？”丁仪安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又陷入自己的迷惘中。

回到家，黎渊转动钥匙，推开门走进一片黑暗里。

葛雨莹纤小的身影正坐在餐桌前，面对着一块小蛋糕，十指在胸前虔诚相缠，专注的视线凝聚在那方蛋糕上，柔软的嘴唇轻轻颤动着，好像在默念着什么。

他开门的声音惊动她抬起头来。“咦？黎总？你怎么回来了？”黎渊但笑不语，走到她身边，掏出打火机，在她面前点燃。“许愿是需要蜡烛的，让这个姑且权充一下吧。祝你生日快乐。”他含笑举着打火机。黑暗中两朵火光在她的眼眸中闪动，灿灿如星。

葛雨莹呆呆的看着他半晌，才鼓起腮帮子吹熄火苗。“谢谢你。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她的声音塞住了似的。

“你两星期前说过这星期一是你二十五岁生日。”“你……有很可怕的记忆力。”她拿看怪物的眼光望他。

他笑笑，问：“好小的蛋糕，自己作的？”“当然是买的。自己作多麻烦，其实我很懒得进厨房的，才没你想像得那么勤快呢。”葛雨莹向他摊开手心，“拿来吧。”“拿什么？”“礼物啊。你会记得我的生日，总该有所准备吧？”“本来是想过要买的，今天早晨一混乱就给忘了，改天补好吗？”他诚恳地说。

她颓然垂下手，一脸掩不住的失望。“算了，我早有心理准备了，料到今年什么礼物也不会收到。本来还想给自己买颗红宝石，奖励自己今年过得很勇敢，那天和丁伯伯逛街时看到一颗好漂亮的，有点像君君生前珍藏的那

颗，没想到价钱贵得吓死人，只得作罢。”“什么红宝石？”黎渊一怔。

“不告诉你。”她扮个鬼脸，“要是我说出来是在哪家店看的，你又要怀疑我是在故意敲你竹杆，骂我奸诈。不过你还能记得我生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人是不能太贪心的，对吧？”她强颜说笑的神情让黎渊心生强烈的不忍，想到如果丁廷君还在，肯定会……“你等等。”他说。

葛雨莹讶异地看黎渊走进他卧房，几分钟后竟然拎着琴盒出来。

“你要奏琴给我听？”她惊喘，这份礼让她眉也开了，眼也弯了。

“想听什么曲子？”黎渊微笑从盒中拿出提琴。至少这是他能帮廷君作的。

她还没有从过度的惊喜中平复过来，呐呐地说不出话。

“没有意见？那……我奏首孟德尔颂的，好吗？”黎渊开始演奏了。弓和弦相触，第一个音符破空迸跳出来的刹那，她的心就开始颤抖，整副思想顿时被瞬息万变的琴音占领了。琴音不只会从黎渊的弓弦上涌现，他的手指、手臂、肩膀，和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份和姿势都在释放着感情，那琴声从她耳膜窜入灵魂深处，从周围空气渗入她浑身肌肤，唤引着心脏跟随每个音符爬升再降落，复陡然升起而后又滑落，领导着所有情感膨胀，再膨胀。

时空异变了，她身躯被抛进了汪洋大海中，琴声窜高时身躯便随着浪头飘高，琴声颤动时像千百个浪头同时袭击而来，琴声低垂时仿佛被卷入无底漩涡，胸腔被压迫的感觉让她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四肢百骸失去所有力气，只能无助而脆弱地，被他的弓弦牵扯出来的巨大浪潮淹没，淹没……终于，完全的静默，涨满的情绪空寂了，海浪也平息了。

黎渊停下动作，怔怔与她相望，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给震撼而难以言语。演奏时那无以名状的饱满感涨满胸口，让他心跳澎湃，想永远这样奏下去。

那两道漾满温柔的深邃目光融合了一股奇异的摄人的光彩，穿透了一室寂静将她笼罩，纠缠得她一颗心激荡不已，灵魂被他吸去，喉咙乾涩的简直发不出声音来，不知过了多久之后，葛雨莹才勉强发出蚊鸣细声：“就一首啊？”“我奏不下去了。”他声音哑了。

“啊，平常太懒了，没有练习，对吗？”她硬掰过来。

“对。”他笑了，那笑容，虚假的让她想哭。

黎渊收起提琴，燃起了烟，在黑暗中静静抽着，回复平日那副闲适淡漠的神态，让葛雨莹几乎怀疑刚才的一切只是梦境，刚才奏琴的人是个陌生人。

沈默的空气静滞好久，她缓缓开了口：“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对你说了那种过分的话。”“没关系。我说过，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何况你又没有说错什么。”见她嘴唇边上红肿一块，是早上在办公室咬的，他想起了就好笑。“嘴唇……还痛吗？”黎渊不经意抬起手，食指轻轻抚上她软软的唇。

轻如蝶栖的一触，温柔得叫她震颤，强猛得叫他心悸，一瞬间，流动的时光停滞了，停滞在他手指和她唇瓣相贴之际，停滞在他迷失的视线和她心醉的眼波中，静谧的眷恋在相缠的目光中如梦一般缓缓升起，他既不想移开手指，她也不愿转开脸……久久，久久，黎渊勉力让手指离开她的唇。

“我要去接仪安了。”他柔声道。

“嗯。”葛雨莹轻应了一声。

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过身子，走出她逐渐发热朦胧的视线之外。

短短几小时之内，雨势便增大了，哗啦啦地从云端往下直泻。

整段路上只听见雨打车顶的声音，眼见快到家了，丁仪安终于打破沉寂，问：“你怎么了？好像走了魂似的？你说两个小时，可是我等了将近三个小时。”“对不起。”黎渊扶着方向盘，心不在焉地说。

“我不是要你道歉，只是很担心你是不是出事了。和你约好时间你从来不迟到，而且还晚这么久。”她轻轻说。

“我在想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开着车兜起圈子来，没有注意到时间。”

“没事就好。想什么会让你想到连时间都忘了？我可以知道吗？”“当然。”黎渊停一下，说：“仪安，你画展的事，我决定……”“等等。”她制止他，“你先听我对这件事的决定。我想过了，我不能勉强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所以这件事就到此结束，好吗？”黎渊转头讶异地看她一眼，她神情诚恳温柔。

“谢谢你。”他微笑道。

“不，是我太任性了。”丁仪安笑叹一声，“刚才，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后来竟然是莹莹的一句话让我省悟的。”“莹莹说了什么？”黎渊喉咙一紧。

天际骤然劈过一道电光，轰隆隆响起的雷声让他突感心惊肉跳，潜伏在心底的不安感，一阵急似一阵地催促他加快车速。

“她把你形容成一棵大树，你会开漂亮的花让人赏心悦目，你会生出柔软的枝芽抚慰人心，你有满树的绿叶为人挡雨遮阳，你有强壮的树干给人安全感。可是，因为你是树，所以你不会向人靠近，必须由人向树走去，向你贴近，才可能与你交心。”黎渊越听心越乱，脑袋里好像有只小虫不断嗡嗡作响。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有天晚上你和兆安加班，没回来吃晚饭，我们俩在房间里整理君君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聊起的。她是个非常细心贴心的女孩，难怪君君会爱上她。”丁仪安望着车窗外淅哩哗啦狂落的雨水，放低了声音说：“今天想起她提醒我的话，我终于决定，既然你不会向我走来，我只能向你靠近。如果你愿意和我重新开始的话。黎渊？”她转过头看他，“你有没有在听哪？”“当然有。我也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他衷心地说。

“黎渊，我真希望我们能回复十年前刚认识时的感觉……每天每天，君君练习拉琴，你弹琴为他伴奏，而我在你们的琴声中绘画。我简直想不出这辈子还有比那时更无忧无虑的时光。后来君君不修音乐了，可是我们还是偶尔相聚，一直到君君离家出走……当时，我真以为我和你已注定无缘，谁知道你竟然向我求婚……”丁仪安闭上眼怀想着，双颊斐红，爱情布满了她的眼角和唇角。

“廷君刚跟我学琴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吧？好久以前了。”“是啊，可是我刚刚在咖啡店里，一段段往事回溯起来，好似昨天一样。黎渊，等画展结束以后，我会回澳洲一趟，把那边的家卖了，搬回台北住，你说好不好？以后你安心上班，我在家画画，我们说不定还可以有个宝宝，现在四十多岁都可以生孩子，我才三十五，也不算太老，你说对吗？不过你也要答应我，偶尔给自己放个假，我们俩出国走走，陪我写生取景，好不好？我还会认真学做菜。莹莹说要教我作你喜欢的辣椒小鱼乾呢！”她满怀着憧憬，一路描述心目中未来生活的美好面。

到了家，黎渊一将门打开，浓臭洋葱味随即扑鼻而来，两人都不觉皱起眉头。丁仪安伸手到门边摸索电灯开关。“咦，是莹莹在作菜吗？她为什么不关灯……啊！”她一脚踏进湿漉漉的地面，险些滑倒，等灯亮后见到屋里水淹满地的景象，更不由得发出惊叫。“老天！”

这是怎么回事……水管破了吗？”“莹莹？”黎渊喊。

沈默的回应。

他心脏剧跳，全身陡然冒出一阵冷汗，当下踩水奔进屋里。

浴室门没有关。水从浴缸水龙头哗啦啦地不断冲下，从浴缸满出后流到地面。

葛雨莹赤裸的身子仰躺在满缸水里，青白脸蛋仰在水面外，双眸紧闭，气若游丝，伸在浴缸外的左手腕上开着一道深深的紫红色的刀痕，鲜红的血液不住由割口内一滴一滴流出，流进水中稀释成比粉红色更深一点的红，再从浴缸边缘流下，满浴室的地面被这怵目惊心的液体淹没。

黎渊全身温度降落到冰点，一颗心几乎在刹那死去。丁仪安放声尖叫。

他踏步冲上前，抓下挂在墙上的毛巾，将葛雨莹腕上伤口紧紧扎住，抱出水面，她身躯的轻盈让他不由自主地颤抖，唯恐一松手她就会消失不见……你总想让人以为你是不近人情的，而其实你并不是如此……不乐观的人活得一定很痛苦。我才不自寻烦恼呢……或苦或乐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他想开了，把以前的闷苦都扔了，自然就开朗起来了。我看君君最后之所以会决定抛下一切，多少也是受到那桩走私案的影响……你既然可以为了事业娶小姑，为什么不能负起责任好好爱惜她……本来还想给自己买颗红宝石，奖励自己今年过得很勇敢，那天和丁伯伯逛街时看到一颗好漂亮的，有点像君君生前珍藏的那颗……你还能记得我生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人是不能太贪心的，对吧？……她的巧笑倩兮，她的体贴解人，一幕幕景象在他脑中如电光骤现……黎渊大叫：“你要撑下去！”他以大浴巾包裹住她虚弱的身子，搂抱在怀里，向屋外狂奔而出。

雨，越下越大了……

第五章

血！好多好多的血！

她的两腿颤抖得支撑不住身体，眼前除了一片红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会这样？她才走开短短几分钟，为什么整个世界竟在顷刻间颠覆粉碎？逃，你快逃……不！你振作点，我……我去找人……救命……宝石，不要留……柔儿，你走……不！“艾伦！”她尖叫，尖叫，不停尖叫，可是，不论她再嚷叫多少次，再恸哭多少回，艾伦都没有再答应她，也没有再张开眼睛看她一眼，只有浓稠的暗红液体不住从他胸口碗大的窟窿里滔滔涌出……冷汗一颗颗从她额上冒出，苏嫣柔在剧烈喘息中陡然睁开眼睛，惊惧了几秒钟才发现自己被坚实的臂膀从背后牢牢拥住，她整个身子早已被欧煦阳搂在怀里，热烈的体温贴着她背部，他加重手臂的力量，提醒她这……又是一场恶梦！

欧煦阳没有说话，只是维持姿势抱着她，直到她的呼吸渐渐平静下来。

“为什么……又梦见了呢？”她喃喃自语着，眼泪扑簌簌落下，右手习惯性地向左手腕移动，摸索那圈宝石镯子。

欧煦阳温柔拭去她的泪，轻声问：“还好吗？要不要喝水？”苏嫣柔摇了摇头。

艾伦死了，她的尖叫声引得持刀凶手去而复返，她在杂踏的脚步声中仓皇逃跑，视线被泪水占满，连尖叫的力气都没有，只知道没命的跑，跑，跑，跑过一条复一条幽暗的巷道，直到扑倒在一个路过人的身上，才全身瘫软下来，回头看那凶手却早已失去踪影，原来她已经逃到了大街而不自知。

极度的恐惧与哀伤，让她的心成空白一片，淌着早已乾旱的眼泪，不敢在巴黎多作停留，急急上机逃回了台北。

人是回到了台北，心却不知该何去何从。不知不觉中，苏嫣柔竟然在她与艾伦相识的公园坐了整天整夜，仿佛看见艾伦，带着一身爽朗与爱情，再次朝她走近……她永远忘不了与艾伦初相识的那天……是如此偶然的一个顾盼呵，那时，他对她怔怔望了几秒后，笔直向她走来。

即使你只是静静走过，没有回头看这一眼，即使你今天没有在此出现，没有让我遇见你，我还是坚信 在未来不定某日的某个角落里，我会将你认出来。

这就是艾伦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所谓前世注定的恋情？是不是真能在第一眼对望中就确认自己缺少的另一半？但那爱情的火焰，确实在视线初次交会的瞬间，便从他清澄的眼底燃烧进了她心里，无边无涯地扩大蔓延……握紧了艾伦死前要她丢弃的那颗红宝石，苏嫣柔骤然间知道自己和宝石的最终归宿何在。结果她两度寻死不成，宝石也随着保留了下来，但她的一颗心却死得比人死还彻底。最后她找了间首饰店，配上一些假珠宝，请人作成一只镯子，遮住腕上疤痕，也算一并封锁了过去的记忆……她尚在发楞，欧煦阳已经爬下床铺，将她身子横抱起来。

“走，去洗个澡，你发了一身的汗。”“可是我想说给你听，我的过去和我的梦……”“别急，别急，想说什么都可以等洗澡时再说。”他笑嘻嘻，抱她往浴室走，“因为我要和你一起洗。”苏嫣柔脸蛋又红又热，不到片刻已被丈夫除下了睡衣，给放进满缸温热的水里。欧煦阳飞快脱去自己身上的衣服，爬进她身边的水里，抱起她，让妻子坐在自己大腿上，头枕靠在自己胸膛前，一双手抹着肥皂，温柔地在她身子周遭缓缓捏揉。

苏嫣柔挣扎半晌，低声开口：“煦阳，我要告诉你……”“等等，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先告诉你。”欧煦阳语气严肃地打断她的话。

“那，你先说好了。”“嫣柔，我突然发现 这旅馆的浴缸好大，我好喜欢哦！”“啊？”她怔住。

“我们以后家里也要有个这么大的浴缸，好不好？方便天天和你洗鸳鸯浴，我们朝也沐浴，晚也沐浴，每天最少要洗个两遍，啦啦啦，餐前餐后不忘洗澡，作个卫生好宝宝，身体健康又快乐。”他像幼稚园孩子背诵生活守则似的认真口气，把她逗得吃吃发笑。

静静的浴室里，充满了白得散不开的雾气和欧煦阳浓得化不开的情意。在恶梦中过度度紧绷的身体和情绪，终于让热水和爱情给松弛了下来。苏嫣柔感觉像飘上了云端，脑海也渐渐沉淀，很快就被虚脱感征服，半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了。

欧煦阳看她上下眼睑在聚散之间挣扎，含笑在她耳根边问：“你呢？想告诉我什么？”“我……”快睡着了。

“你想说 我好爱你哦，老公 对不对？”“嗯，对……”她眼睛终于阖了起来。欧煦阳静待妻子终于在自己怀里安然熟睡，他才轻手轻脚地帮她擦乾身子，抱回床上，拿暖和的被子将她温柔覆盖。

“不是我不听你说，心肝，是你还没有真正准备好，不必勉强啊。”他轻轻地，在睡着的妻子耳边呢喃。

苏嫣柔嘴畔含着幸福的微笑，梦里，还在与欧煦阳……朝也沐浴，晚也沐浴。

***葛雨莹闭上眼，把身体丢进热水中，思想里充满了黎渊、黎渊、黎渊……他那美丽的忧郁的提琴声，始终在她心口撩拨个不停，被他触碰的唇，那像被轻微电流窜过的感觉还停留在她的肌肤上，从嘴唇蔓延至心底深处，而后震颤扩散到全身上下，那份酥麻呵，在她心底，一生也不会淡去。

如果可能，但愿能永远像现在一样，可以每天每天看着他的喜怒哀乐……但，可能吗？一下之间，葛雨莹感觉自己被莫名的疲倦浪潮淹没，只想瘫软身体，随起伏的波浪漂流，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每天看着日出日落……等她的神智终于分辨出弥漫在空气中的奇异酸甜味道时，迷药造成的疲倦已经流窜在全身血管里，让她手脚发软到半分力气也使不出来了。用所有意志力想爬起来，几番挣扎，还是失败而动弹不得，不要说坐直身体，想弯曲膝盖都办不到，到得最后，就像身陷在一场醒不来的恶梦中，竟连抬起眼皮的力量也失去了。

笨蛋！蠢驴！葛雨莹骂自己的缺乏警觉。但她怎么也没有预料到隐藏在黑暗中的对手会这么快就有动静，快得让她没有防备。

不知道又过去多久，她感觉到有人推开浴室门，向她走来。

那人探手进水里，提起葛雨莹左手腕，一刀落下，无情且无误地在她手上开了个五六公分长的大口子，热血喷出，而后顺着她手臂流下。那人将葛雨莹手臂贴着她身边放回热水里，凶器也扔进浴缸之中，离去前敞开了浴室门，任凭她的生命随着满室迷药的甜酸味，一点一滴流散，消失。

到底是谁？葛雨莹真恨此时此刻连眼也张不开。迷药的味道从鼻端不断流进她体内，热热的鲜血则不断从她体内流出，一入一出的残忍替换，仿佛把她身体气化了似的，酥软、虚脱、真空……葛雨莹集中精神支撑着，等迷药味渐渐淡了，等她终于能稍稍提起少许力气时，她挣扎再挣扎，将早已酸痛麻痹到失去知觉的左手臂一公分又一公分地往上移动，直到抬到浴缸外，让刀口高于心脏部位，只希望能让血流缓一些。

真可悲，这竟是她处于生死关头却唯一能为自己作的急救措施。虽然迷药的威力减弱了，可是流失过多的血液更进一步掏空了她所有感官。即使是抬手这样一个小动作，便用尽了她好不容易才凝聚起来的全部力量，接下来，她只能专心呼吸，不能让它停掉，其余动作却再也无能为力了。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老天，她竟然能感觉到生命逐渐从体内流走，却无计可施。呼吸越来越细微，心跳越来越乏力，思绪越来越薄弱，她快支撑不住了……啊，好想，好想再听一次黎渊的琴声……这是她在完全失去意识昏迷以前，盘旋在脑海里的最后一个念头。

葛雨莹慢慢回想着她所能记得的一切细节。

可是，从失去意识之后直到此刻 思维终于回流至她脑里，让她确定自己居然还活着 这段时间中发生什么事，她就完全知道了。

她张开眼睛，左手传来剧痛。

“嗷！痛！”“不要动！”黎渊低吼，没有笑容的脸上，双眼布满血丝。

“又骂我。”她虚弱地发出咕哝。

“呼，总算醒了。”丁兆安吁口气。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丁仪安鼻头红红的，声音在欣喜中带着哽咽。

“好渴。”葛雨莹沙哑地说。

丁仪安将吸管凑进她嘴边，让她啜了一小口。“给你输了九百西西的血呢，还好你是AB型的，什么血都能收。”泪水滑下丁仪安眼眶。“傻孩子，你为什么……”丁兆安含笑轻摸葛雨莹的头。“醒了就没事了，别提了。”他对丁仪安说：“这样，我可以放心回公司去了，你和黎渊留在这里陪她一下吧，我晚点再过来。黎渊，你今天就不要进公司了，等下直接回家休息去，知道吗？”丁兆安离开后，葛雨莹坐起身想下床。

“你要作什么？”丁仪安试着扶她。

“去厕所。”蓦地身体腾空，整个人已经被黎渊抄在怀里。“仪安，你来推点滴架。”他说着，抱她往洗手间走去，丁仪安推着点滴架跟在他身后。

“我自己可以走啦！”他身上灼热的男性气息烧烫了她的脸颊。黎渊毫不理会葛雨莹的抗议，迳自将她抱进洗手间里。

“好了叫我。手不要用力，伤口会裂。”他叮咛后才关上门。

葛雨莹给自己一点时间平复乱跳的心脏。难得失血这么多还能跳得如此强而有劲，她消遣自己。随即又想到，现在被以为是自杀未遂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她想了半晌才决定。结果一出洗手间门，又被黎渊强制抱回了床上。

“我是割手又不是割脚，好像我不能走路似的。”她用牢骚来掩饰羞怯。

黎渊却听得沈下了脸，本来已经阴暗的眼眸深处更涌现起狂风巨浪。

“仪安，请你去帮我买个三明治或不管什么吃的好吗？我饿了。”听出他的口气不对，十足是故意要将丁仪安调开。葛雨莹心下一怯。“小姑，你不要走，你陪我啊。”她嚷。

“乖，你好好休息。”丁仪安含笑抚摸她的脸。“黎渊输了六百西西血给你，又整夜没睡，当然得补充体力才行。我去去很快就回来，给你也买点吃的。”葛雨莹闻言一愣，偷偷瞄了黎渊疲惫的神色一眼，不敢再作声。

丁仪安一离开病房，黎渊从墙边抓过一张椅子，在她病床边坐下。他那两道比平日更为深邃沈郁的目光牢牢按在葛雨莹脸上，不住探索着她的眼睛，欲从她脸上每一寸表情中寻觅他想要的答案。

“说话。”省去所有迂回，他的开场白乾脆有力。

“手痛。”“我知道。缝了几十针，麻药又退了，一定会痛。可是要等你吃点东西垫胃以后，才能给你吃止痛药，你忍着点。”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痛。“继续说话。”“你是什么血型？”“A。”“你捐了这么多血给我，难怪丁伯伯会自动自发放你假。可是公司……”“我不要听这个。”他开始烦躁。

“我想睡觉。”“你很痛，不可能睡着。等吃了药再睡。”“现在几点？”她声音越说越小。

“早上十点。”“天气好吗？”她快哭出来了。

“天气很好。”黎渊耐性终于耗完，决定不能再给她主动发言权。“你说你是割手，不是割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就是……”“你真的自己割了腕？”这句低沈的问话里有太多说不清的意思。

葛雨莹不敢面对他情绪复杂的眼神，在喉间艰难地应了一声，算是回

答。

一股火气冲上黎渊头顶，他压抑着，缓缓摇头。“我不信，你绝对不是这种人。我问你，你拿起剃刀割腕之前还做了哪些事？”“哪些事？”她被他盯得一阵慌乱，眨眨眼答：“我……整理了一下家里……”“还有呢？”“好像没……没有作什么啊。”黎渊对她凝望半晌，低声说：“客厅桌上摊着好几本廷君的像簿、三个空啤酒瓶和吃了半块的蛋糕，你房里有收拾到一半的行李箱，厨房里有十几个切了片的洋葱和切到一半的牛肉……这么多事情，全都不是你作的？”“我……当时心好乱，不记得了。”“没错，那些证据都显示出你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所以什么事都只做到一半，但你不要告诉我，你竟然连其中任何一件都不记得了。”“我真的忘了！”她坚持。

黎渊倾身向她靠近，紧迫盯人。“看着我，莹莹。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我想君君，想不开，割腕。”凶手已经帮她布置了明显至极的答案。或许是为了遮掩迷药的味道才切了很多洋葱，葛雨莹推测，如果她最后没有尽全力将手抬高，血失更多，小命必归黄泉，一切外在证据都会显示出她是由于过于思念丁廷君而选择殉情。

黎渊却眯起眼睛，一千个不信，一万个不信。

“你骗我！”他低吼。

“没有！我都承认是自杀了，你还不信，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奇怪的人？”他深吸口气，一个字一个字的再问：“莹莹，你清清楚楚回答我，是你自己用剃刀割了手腕吗？”“是的！你出门以后，我饿了就去作菜，做到一半突然觉得很孤独寂寞，作不下去了，所以一面看着君君照片，一面吃蛋糕喝啤酒，喝了三瓶还是觉得很难过，想收拾行李不告而别，又不知道该去哪里，最后想不开，才会拿起剃刀割腕自杀！”她的脸涨得好红，黎渊的脸却刷地惨白下来。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你全都回想清楚了？”“对！”她最后的肯定的答案，让黎渊从不动摇的目光终于失去冷静，在霎时闪过各种变化，愤怒之中蕴含无奈，困惑之余还有疼惜，万般情绪最后尽皆化为一片深刻的忧愁海。他沉默地与她对峙好久，才哑着嗓子，缓缓说：“桌上没有啤酒瓶，莹莹，而且掉在浴缸里的是水果刀，不是剃刀。”这下轮到她的脸失去了血色，仿佛被人当面打了一记耳光。

“你卑劣。”葛雨莹好用力吐出三个字，撇开头，就此抿紧了唇不肯言语。

黎渊等待又等待，仍然无法再从她口中得到一个词。

他最后咬了咬牙。“好吧，说不说由你，信不信由我，总之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对付你。”他站起身两手压在床缘，弯腰倾向她。“不过，我跟你保证，无论需要施展多卑劣的手段，我都不可能再让昨晚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永远不会。”葛雨莹泪腺终于被击溃，一大颗接着一大颗珠泪，沿颊死命往床单上无声跌落。

丁仪安推门进来时，见她哭得很惨，而黎渊站在一旁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着急地问：“莹莹，你怎么啦？”“呜哇，我的手好痛，他不给我药吃，好恶毒！”她哭。

“黎渊，你不要和莹莹生气了，她只是个小孩子嘛！”丁仪安劝道。

“我气她作什么！”“你不是气她那天骂你恶毒吗？”她笑出来，“老天，我认识你十年，从没见过你脸色像这几天这般难看，瞪着她的样子仿佛要把她大卸八块。莹莹看见你都怕得像小猫看见老虎。”“她最好学会怕字怎么

写。”黎渊冷冷说。

“听说自杀未遂的人，通常不会再作第二次，我想莹莹不会这么傻的。”丁仪安以为他是这个意思。“她当时一定伤口很痛，心情又乱，才会口不择言。等下回家以后，你不要再给她脸色看了。”“你把我叫出病房，就是要跟我这些？”黎渊有点惊讶地看着她，苦笑道：“你难道以为我会把她吊起来毒打一顿吗？”丁仪安摇头笑道：“关心则乱。我只是提醒你以平常心对待这次事情。”黎渊一愣，看不出妻子那抹淡淡的笑容里是否藏有深意。他犹豫半晌，说：“仪安，请你多照顾她，最好不要让她离开你我的视线之外。”“这还需要你交代吗？”她笑叹道：“黎渊，我是个对生活小节不注重的人，但我对周围人的感觉，可是相当敏感的哦。”“仪安？”丁仪安低头往病房门口走，同时说：“我的意思是，我会注意莹莹的情绪，不会让她再有机会寻短路。”说完，她不待黎渊反应，直接推门走向病房。

黎渊在门外足足呆了好几分钟，才进入房内。

葛雨莹正在和丁仪安说：“不要！我要小姑和我一起回去嘛！”“你乖，我很快就会回家陪你了，画全运到了，我不能不去看一眼吧？”“那，让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我好想看你的画。”丁仪安爱怜地搂着她。“你才刚要出院哪！好好休息吧，等展览开幕以后，还少得了你帮忙吗？”葛雨莹犹豫地看了死板着一张脸站在门口的黎渊，满怀期望地问：“黎总一定也和你一起去画廊吧？”丁仪安摇摇头说：“我不要他一起去。他已经三天没有上班了，等送你回家以后，他当然得去公司。丫头，你就在家里休息，等我买晚餐回家，听话。”她颓然垂下头，终于确定再多抗议也只是徒劳。

“我们走吧。”黎渊只平静地说。

离开医院，先送了丁仪安去画廊后，他却直接将车子往公司开。

葛雨莹整路没有出声，这下看苗头不对，终于忍不住了，问：“不是要……送我回家休息吗？”“去公司休息。”他目视前方，简洁答。

“什么？”她大叫。

“我去公司，办公，你坐在我旁边，休息。”她倒抽一大口气，胀红了小脸。“这就是你所谓的卑劣手段？”黎渊终于转头，注视她的目光坚定而没有让步空间。“如果你要称之为卑劣也无妨。我只要你平安，这就是一切。”葛雨莹噤声了，突然省悟——她，已经被他的视线给软禁起来了。

两小时后，她坐在黎渊办公室里，发楞。

为了她，四年没有请过一小时假的黎渊，整整三天没有上班。除了每天和丁仪安交替，回家沐浴更衣的短短一两小时之外，他，竟然寸步不离开她身边。

原来心痛，竟是可以和快乐并存的，葛雨莹现在才明白。

只不过……“黎先生，您的卑劣程度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点呢？”她万般无奈地，看着扎着绷带的左手，被他用绳子给绑着固定在椅子上。

几天以来第一次，黎渊终于笑出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如果你没有在出院两小时内，尝试逃走三次，我不会把你当犯人。”她竟然三次趁着他进出办公室的空档逃跑，但最远的一次也只溜到电梯口，就被他抓住衣领给拎了回来。

“和你相处这么久，好歹也学会了一些你的处事方式。”他说。

“什么是我的处事方式？”葛雨莹很好奇。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含笑的回答让她气结。

“从来不知道我竟然是这种人。”她叹气。“如果，我说我刚才才是想去买饮料，你是不会信的了？”“确实不信。你想吃喝什么，小妹会帮你买。”“如果，我说你不让我离开，我就用力打手、让缝口爆裂呢？”“我会把你全身绑住，不然，我再输血给你。”想起他的血液在她血管里窜动，葛雨莹不由得身子发热。她抵死抗拒这份柔软感动，继续努力争取自由：“如果……”“你没有如果。”黎渊的声音低沉而深刻。“我不想再尝试死去的滋味。”他的口气好像刚从生死门边缘打转回来的人是他，而不是她。

葛雨莹一颗心揪紧得发疼，喃喃抱怨说：“你不要说得好像我随时可能死掉一样严重。”“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你确实随时可能会死掉。”她艰困地吞咽一下，低声问：“你凭什么……这么肯定？”黎渊点起烟，在一缕烟雾中眯眼看她。“凭你用尽方法进入丁氏集团，凭你在短时间内将公司所有资料全部调阅详查，凭你不断放话暗示你知道丁廷君当年那桩走私案件的真相，凭你不断以你知道那颗红宝石的下落来到处刺探，凭你宁可谎称自杀来掩饰被谋杀的事实，凭你打算继续用自己的性命作钓饵——这些理由，够不够呢？”葛雨莹吓得脸色惨白，身子微微抖瑟了一下。“黎渊，你究竟是什么人？”她大声问。

“而你又是什么人？”黎渊很快反问。“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你到底打算作什么，我只猜测你可能想寻找廷君死亡的真相，而我不准备让你继续探索下去，你听明白了吗？”“没有人能阻止我！”她愤然道。

在此之前，所有的猜测仅仅只是猜测。而葛雨莹这句抗议等于让黎渊落实了自己的想法。无以名状的酸涩梗塞在他胸口，他闭了闭眼，近乎呻吟地喃喃道：“老天，你竟然深爱廷君爱到……不惜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吗？”否认的句子刚冲上葛雨莹喉头，又给硬生生逼了回去。至少她的身份还没有被揭穿，不是吗？可是，就为了被他误会她爱的是另一个男人，热热的泪水便开始在葛雨莹双目里凝聚，她勉强噙着，小声地说：“请你相信我，那天是个意外，我跟你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你要是再有任何意外，我将更不能原谅自己了。”他哑声说。

她颤声问：“你……你一定知道某些我想寻找的答案，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怀疑我不是自杀，你不会猜到我想探索什么，你也不会说你更不能原谅自己——你确实知道在君君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事和你有关，对不对？”办公室的空间被低气压沉沉闷住，黎渊重重吸着烟，心情阴郁忧愁。他简直不知道该拿这固执的敏锐的小女孩怎么办才好。过了很久很久，他才回答：“是的。”“告诉我啊，请你！”她急切地问。

“我不能。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廷君都是个好孩子，一位非常善良非常优秀的好青年。如果你曾经怀疑廷君从事过走私，我可以保证他是无辜的，当年之事并非他所愿。”黎渊诚恳地说。

“他是无辜的……”葛雨莹一震，心乱如麻，因为这并不是她苦苦追寻的答案。

“对，所以你可以安心你没有爱错人。至于其他的，我希望你不要再追究了。”“如果他是无辜的，那，有罪的是谁？”“等我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所以，请你罢手。”她愣愣地看着黎渊，他眼底有着绝不让步的决心，让她终于软弱地垂下头。“我答应你，不再追究……君君死亡的真相。”一抹宽慰的微笑在黎渊嘴角浮起，他深刻的关切让她发热的心灵涌起内疚。

“既然如此，你不会再逃跑了吧？”他问。

她无力地摇摇头。

“你能答应我，不论在家里或任何场合，都不要离开我和仪安身边吗？”她再点点头。

“那么，我就再信任你一次。”黎渊这才熄掉烟，解开绑着她的绳索。“如果你再一次让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发誓，无论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把你给找出来的。”他说这话的口气是如此自然，仿佛这是句不容怀疑的真理。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什么事？”他望着她，柔声问。

“我想知道……那颗红宝石，对你是不是很重要？”黎渊刚刚放松的表情又冻结在脸上。愤怒让他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是的。非常重要。”他坦白说。

感觉出他的怒气，葛雨莹心下一怯，赶快说：“宝石不在我身上。”“我知道。”他冷冷道。

“你怎么知道？”她惊异的问。

“如果你在那里，你早就拿出来作饵了，不会只用嘴巴说。”她傻了。“难道我在你面前真像面透明的玻璃？”黎渊哑声道：“你不是，你是难解的谜，难解的……简直要我的命。”葛雨莹对他怔怔望了半晌，怀疑为何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她颤抖得想哭。

她喃喃发出声音：“你还说……不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生气的，结果又生气了，看你这几天不知道气过多少回，额头都打结成这样……”他深锁的眉宇让她心起莫名的激动，都是为了她的安全，他才会忧郁成这样啊！

想哭之余，忍不住伸右手往他额头上轻轻按了按，恨不能将它们揉平。

她轻软的手指头带着电流炙着他的肌肤，让他心汤神摇，几乎难以自持。

他一把抓下她的手，用力握在掌中，眼盯着她。“你可知道我生气的原由？因为你每向别人提一次你知道红宝石的事，就等于向着鬼门关迈进一步，你懂了吗？莹莹，你听好，从现在起，我不希望你再向任何人提起红宝石的事，你能答应我确实做到吗？”葛雨莹困难地点头，被他握住的手着了火，深蓝的温柔和淡灰的忧郁揉合在他的眼底，静静地将她包围，那暖流足以烧她心成沙漠，她的视线逐渐模糊，颤抖着，轻轻挣扎想抽回手，却被黎渊握得更紧。

他握住的是她的手，是但愿时间能就此停止的痛，他怀疑她是否知道，当他以为她呼吸终止的瞬间，他才懂得什么叫失去，什么叫心底的烙印。从踏进浴室那一刻起，直到她终于张眼，这段时间内，他不知沦陷过多少回。

黎渊凝视着她，以更轻更柔的声音问她：“如果你竟然愿意为廷君而死，你能不能为我……为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葛雨莹胸口涨得好痛好痛，勉强压抑翻搅的心情，软弱地说：“我答应你。”他终于松开她的手，灼灼视线却仍与她的相缠，久久才分开。

“伤口还会痛吗？”他轻声问。

“不，只是饿了。出院到现在你没有喂过我。”她简直可以听见肚子叫的声音。

他终于笑了。“我让小妹帮你买便当，好不好？我抽屉里还有很多你的零食，便当还没来之前先吃一点吧。”离开办公室前，他还特地再次叮嘱：“我开完会回来之前，你不要离开这里，除了我，也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听好，

是任何人。”“我不要当犯人！”黎渊大笑了几声没理她，迳自出去了。

第六章

“兆安，虽然我作的菜不是很好吃，可是你的表情也不要这么明显，好不好？”“叫我买外带回来就好了，唉，你作的菜能吃吗？”“没有那么差啦，小姑的手艺越来越好，在我口授指导下的恶补很有用哦。”“真的有进步吗？虽然我是很认真在学，只是，唉，作菜真的好难哦。”“好吧，那明天起就由我恢复掌厨吧！”葛雨莹大声说道。

“你还是省点事吧。还没拆线前最好别用力。”黎渊说。

“可是我真的很无聊嘛。黎总你这两天只让我在办公室里罚坐看公文，连打字或送份文件给丁伯伯也不让，有够夸张。”“说的也是，年轻女孩这样让她闷着，挺可怜的。周末和丁伯伯去高尔夫球场走走好了，不打球也可以散步运动。”丁兆安帮腔。

“不要，我最讨厌运动了。”“我看让莹莹明天到画廊来帮忙好了。周末参观的人多。她接电话或招待都可以，不会动到手的。”丁仪安说。

“好！我现在还不能很用力，但作菜啦、打字啦、弹琴啦，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弹琴？你是说用右手弹小蜜蜂吗？”黎渊竟然笑得开怀。

听黎渊说的如此小看她，葛雨莹鼓起腮帮子，当下放下筷子。

“我弹给你听，这样你就没话说了。”她说弹就弹，立刻起身到客厅钢琴边。琴盖一掀，先回首对含笑注视她的黎渊瞪了一眼，十指灵动，音符即从她手底下如溪水潺潺流淌出来。

黎渊这一惊非同小可，从来没想到她会弹琴。等几个小节过去，他更被深深镇住了，她当然谈不上拥有高妙的演奏技巧，也没有廷君的天分，受伤的左手更嫌力气不足，但却自然，绝非初学者，甚至可以说弹得相当好。

优美的旋律是孟德尔颂无言歌之中的“信赖”。

时间停住了。浪漫的哀愁宛如蜻蜓透明的双翅，优雅地舒展着飘过空气将他围绕，接着旋律一转，同样是无言歌中的“期待”，柔美憧憬的情怀能毫无保留地从她琴声中感受到，突然，心情在中间转调部份开始紊乱起来，她已失去了流畅度……从她的侧脸，黎渊不难辨出她的双眉正紧蹙着，粉颊泛起淡红。

葛雨莹微微扬起首，手指加重力道，再转为快板的“别离”。黎渊心弦一震，声声激动的音符敲在他心上，是悲伤，是孤寂，而后渐渐淡去……三首短短的曲子不到五分钟，他却仿佛在梦里走了一遭，喉咙里哽着块大石，还没有从震撼中平复过来，葛雨莹已经盖上琴盖，回到餐厅。

“怎样？合格了吧，我明天可以去画廊了！”她眯眼笑着。

“莹莹，我从来不知道你琴弹得这么好？你从小就学琴吗？”丁仪安又惊又喜。

“对啊，学了好多年，黎老师觉得如何？”“弹得相当不错。”黎渊微笑，然而那双似黑潭的眼眸里却没有丝毫笑意，耳畔除了葛雨莹的流水琴声，还有丁廷君的声音在说：……她虽然不懂得音乐，但却好喜欢听我演奏…… * * *应丁仪安的请求，画廊将黎渊的画像悬挂在进门处相当显着的* * *

葛雨莹坐在招待处的桌子后面，托腮细细欣赏这张画，几近忘神。

那修长挺拔的身形，昂首微微侧向肩膀的提琴，额前浓密的黑发略显凌乱，线条刚毅的唇紧闭着，修长的手指驾驭着弓与弦，黎渊神圣优雅的姿势和翩翩风度尽现于丁仪安画笔之下，光这样看就让她怦然心动，仿佛听见那如梦似幻的颤音宛若魔术般从画里跳了出来，在空气中悠悠回汤……可惜是闭着眼的，她想，为什么小姑没有画出他眼底那层浓得化不开的温柔呢？“闷不闷？”丁仪安走来，笑吟吟地问她。

葛雨莹摇摇头。“不会啊，这么多人进进出出，怎么会闷。”“在里面接电话的工作比较清闲，你干嘛不挑那个，要选这不能偷懒的地方？”“好不容易有点事可作，我宁愿忙一点。”其实坐这儿可以看见黎渊的画像，她才不要到里面房间去呢。

“哪，又有人来了。我到后面抽烟去，这里交给你了。”“是！”葛雨莹笑答，望着刚走进门口的两位女客说：“欢迎光临！”其中一位乌黑长发如瀑垂散到腰部的女郎，明亮的大眼睛里闪着讶异的光芒，兴冲冲地对着葛雨莹端详半天。另一位女郎蓄着一头时髦的短发，面如桃花，五官鲜明灿烂，亮丽得让人离不开眼睛。

短发女郎先叫出：“你是葛雨莹对不对？”葛雨莹怔了两秒。“姜曼婷！沈蓓珊！”她叫出这两位初中同学的名字。

沈蓓珊大笑起来，上前拉着她的手，摇晃一头长发，乐的蹦蹦直跳。

“太好了，找到了，终于找到你了！凌子舜！我们找到葛雨莹了，你可以投胎——嗷，曼婷，你踩到我了。”姜曼婷瞪她，轻嗔道：“我叫你小声点哪。子舜又没跟来，你嚷个什么劲儿。”“我们多少年没见啦？八年还是九年？你们俩变得我差点认不出来了。”“你还是差不多，怎么一点都没老，也没长高。”沈蓓珊毫不留情打击她。

“你嘴巴还是一样没有遮拦。”葛雨莹笑起来。“你们刚才说在找我，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才特地来吗？”乍见老朋友的快乐涨满胸口，许多年了，她早已和所有朋友都断了联络。

“是蓓蓓找我陪她来看画展，我们才来的，没想到会看到你不过，我们找你找很久就是了。”姜曼婷说。“你人一直在台北吗？我们问了所有同学都找不到你，蓓蓓还找了侦信社，也没有你的下落。”“我……的确不在台北。你们找我有什么事？”葛雨莹疑惑地问。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玩碟仙的时候——曼婷，你怎么又踩我啦？”“这里人这么多，你待会儿换个地方再慢慢说。”姜曼婷又瞪她一眼。

沈蓓珊一转头看见黎渊的画像，“等等，等等，这画的是谁？好美。”“那是我上司，怎样？很帅吧！”葛雨莹好得意。

“他本尊真的长这样吗？真好，每天可以看见这么棒的男人。”沈蓓珊好羡慕。

“你家那个也很帅啊，你小心我去向席培铭告状。”姜曼婷警告她。

“不一样的！”她挥舞双手，大声抗议，“我家培培是全世界最英俊的男人当然没错，你家那个颜飞轩是酷得一塌糊涂，性格得乱七八糟，可是她家这个是帅到魅力无人能挡——看清楚点，那是培培和飞轩十年以后还不见得能培养得出来的男性魅力，OK？魅力！”葛雨莹和姜曼婷对望，两人都傻了。

“她坏掉了吗？”葛雨莹小声问。

“不要理她，她被她家那个给宠的不像话，永远像小孩。”姜曼婷低声答。

“你想，我们可以抛弃她吗？”“嗯，我看没问题。你可以离开招待处吗？”“没问题，我们去后面聊天，我顺便找人代替。”“那……”“走吧。”

*** 两人坐在画廊的小接待室里，听完姜曼婷叙述冤死鬼凌子舜无法投胎的故事之后，葛雨莹连连称奇，说：“如果是从蓓蓓口中说出来的，我看我肯定不信。不过是你说的，我就很难怀疑了。怪不得你刚才一直阻止她，被旁边人听见她身边随时可能跟个鬼，还真有点吓人。”她又问：“你确定我们三个用碟仙就可以帮他投胎吗？”“子舜是这么说的。我妹还没有回美国以前，我和她和蓓蓓三人试过用碟仙招子舜，但是没有用，可能真的要我们三个才行。”姜曼婷说。

“好啊，看你们要约哪时候？我都有空。”“蓓蓓和她家那个席培铭下个月结婚，子舜大概会愿意等到他们婚礼过后吧。”葛雨莹又惊又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呢？你和你家那个什么时候结婚？”“看他罗。他刚接手整个何氏的事业，忙得昏头转向，我也要帮他打理，两个人忙得连约会时间都没有了，怎么能走得开去度蜜月呢？”沈蓓珊推门进来，正好听见了姜曼婷的话。

“你乱说。你家飞轩恨死上班了，巴不得早点娶你进门。”她嚷。“喂，你们俩个真不够意思，害我在画廊里转了三十分钟才发现你们不见了，问招待小姐才知道你们躲到里面来了。”“看你像花痴一样盯着画像看，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当然就抛弃你了。”葛雨莹笑说，“看过瘾了没？等下本尊来要不要再看上三十分钟？”“本尊会来？”沈蓓珊眼睛雪亮。

“应该会吧。他说了来接我……”“呜哇，幸福！你们交往多久了？”她脸一红，“你不要乱说。我刚才话还没说完。我是说，他会来接我和小姑回家。小姑是他太太，也是画那张画的画家，她在隔壁房间和客人聊天，等下我介绍你们认识。”“蓓蓓，我刚跟莹莹说你婚礼以后，我们再送子舜上路，你说如何？”“好啊，那就暂订在我们举行婚礼以后、洞房花烛夜以前吧，这样最好，免得他偷看！”她笑得色色的，“你们说对吧？”“你们刚才说，蓓蓓家那个叫席……培铭？是不是我们以前隔壁男生班那个？”“对啊，莹莹，你记性不错嘛。”“是他的姓比较特别，所以有印象。原来蓓蓓和他从初中就在交往哪？好秘密，都没有昭告天下。”“谁那时候就交男朋友啦？我又不是曼婷，你记不记得她那时候多骚包啊？”“你不会用字就不要乱用好不好？那叫做时髦，不是骚包。而且我那时候也没有交男朋友，是人家要来追我，我有什么办法。”“对！我记得你那时候就有大学生追。”沈蓓珊好嫉妒。“我只交过一个男朋友就要嫁了，记录真贫瘠。”姜曼婷笑出来。“你这叫幸福，什么贫瘠。被培铭听见了，你就惨了。”“不会的。”她很肯定。“他会说他再来追我一次，当我第二个男朋友。”“我就说你被培铭宠坏了，你说什么他都好。不像飞轩，总和我唱反调。”想到唱反调，沈蓓珊格格笑，伸手摸摸姜曼婷短发。

“莹莹，我说给你听 曼婷之前留了一头好美的头发，自然波浪卷，真媚。她家飞轩说她那样太招蜂引蝶了，押着她去剪短头发，结果，哈，上个月连星探都找上门了。飞轩气得脸都白了，现在又要她留长，说留长起码能遮住站在侧面的人偷看她，笑死我了。”葛雨莹笑看她们俩，好像也分享到了她们好事将近的喜悦。一下子之间，好多年前的欢乐重新包围了她。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呵，还会再有吗？“发什么呆？”姜曼婷推她。“你呢？”“我什么？”她回过神来。

“你家有没有人哪？”她愣愣，摇摇头。“嗯，没有。”“我帮你介绍一个好不好？曼婷，你觉得子尧如何？”沈蓓珊积极推荐，“莹莹，你要相信我对帅哥的品味，子尧真的很不错哦，我约他出来一起吃饭，好不好？我觉得你和他站在一起很搭哦，他也是有点娃娃脸，大眼睛，又高，和你清清纯纯的样子好配。”“谢了，我……不想交男朋友。”她连连挥手，敬谢不敏。

“不想交？奇怪，你说不要我介绍也就算了，为什么说不想交呢？”葛雨莹莫名想起黎渊，胸口一下子就痛起来。

“我只是不觉得有交男朋友的必要。”她低声说。

“为什么没有必要？”沈蓓珊大声说：“他下班的时候，可以亲亲他的脸，帮他揉肩膀，告诉他今天好想你！放假的时候可以牵他的手逛街，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别人，他是我的培培！晚上在家里看电视，让他把我从背后环抱，我在看电视他在看我，咬咬我耳朵说，我永远都会像现在一样爱你！我可以用脸颊去磨他的胸膛，撒娇的告诉他，我比昨天还要爱你哟……这些，难道不是最快乐的事吗？”她说话时脸上散发的光彩和那理所当然的语气，让葛雨莹震动而深深愣住了。

“蓓蓓好像又坏掉了。”姜曼婷喃喃自语，觉得头有点痛。

“什么我坏掉了，你自己还不是和飞轩整天缠绵悱恻。”姜曼婷脸一红，浅笑说：“因为我觉得，依靠在他身边最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哪。我喜欢听他很霸道的说我是他的，喜欢看他用一副想把我吃掉的眼神瞪我，喜欢赖在他怀里当小女人被宠爱的感觉，真的很幸福哦。”她柔声说话时双颊白里透红，笑容妩媚至极，表情如夏日艳阳灿烂发光。

“看你们俩那副甜蜜陶醉的样子……原来爱情真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葛雨莹不禁忆起目睹朝阳婚礼时的感动。“不过，如果是我爱一个人，我只想，默默爱他就好，不见得需要他知道，也不见得需要结婚。”“不需要结婚？”沈蓓珊讶异地问她时，正好丁仪安推门走进来。

“你们在聊什么聊得这么起劲，我听见结婚两个字哦？”她笑着问葛雨莹：“莹莹，你朋友来了怎么不叫小姑？”“小姑，她们是我初中同学。刚才看你在忙，所以没吵你。”葛雨莹帮她们三人介绍过后，说：“我们正在聊蓓蓓下个月要结婚了。”“才不是呢，你在转移话题。”沈蓓珊个性本来就是自来熟，看见丁仪安笑容亲切，又是位画家，心下就先生了好感，跟着葛雨莹叫她：“小姑，我们在说想帮莹莹介绍男朋友，可是她说她不想交，还说不需要结婚。”丁仪安闻言一愣，深深凝望葛雨莹，语重心长地说：“莹莹，小姑也鼓励你慢慢多认识一些朋友。女人终究要结婚的。”“我……”葛雨莹感觉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尴尬万分。“我喜欢保持现在这样，单身也没什么不好啊。就算我有心爱的人，也不见得要结婚吧？”沈蓓珊不解，问：“如果你爱他，他也爱你，那为什么不结婚？”“结婚不过是多一道程序而已，如果能彼此相爱，就很幸福啦，为什么非结婚不可呢？”葛雨莹挣扎的辩解。

沈蓓珊惊讶地看她，好像这是个再蠢不过的问题。

“很简单哪，因为我们想一辈子继续谈恋爱，一辈子互相扶持、互相照顾，所以我们要结婚呀！当然啦，我也很想生一个像培培的小宝宝，可是，不管生不生孩子，我只要知道他会永远陪在我身边，这，才是最重要的吧。”“难道你不愿意结婚，他就不肯永远陪在你身边吗？”葛雨莹反问。

“嗯，这点吗？我倒是没有问过培培耶。”沈蓓珊很认真的考虑起来，随

即耸肩说：“他很想娶我，我也很想嫁他，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不结婚会怎么样。”姜曼婷思索片刻。“不结婚当然不会怎么样。恋爱是浪漫，结婚是现实，是一种占有欲的实现吧，让你觉得你能更完整更完全的拥有对方，从内到外，从灵魂到名分，真真实实的拥有。”“嗯，说得好。”沈蓓珊拍手附议。

葛雨莹怀疑，“曼婷，你的意思是说，结婚是占有，是征服吗？当对方在结婚证书上签字的刹那，就等于你成功俘虏了他，从此能永远拥有他了，对吗？”“不全然对，莹莹。我觉得这种占有应该是双方面的，是一种双赢的结局，而不是单方面的输赢，换言之，两个人都是爱情的胜利者，也都将被爱情俘虏一生。”丁仪安聆听这三个表情认真的女孩说话，心情一阵激荡，忍不住开口说：“那该是指，双方所付出的爱相等的情况下而言吧？如果一方付出的爱多于另一方，是不是就算有了输赢呢？”“谁输谁赢？”沈蓓珊直觉地问。

丁仪安愣了愣。“当然是奉献爱情那方多的人输，接受爱情多的那方赢吧？”葛雨莹想到朝阳说过的话，骤然间思潮起伏，反对道：“小姑，爱情要怎么分辨谁多谁少呢？没有天平可以秤爱情来比较轻重的呀。”“对啊，我就从来没有算过是我爱培培多，还是他爱我多。”“别说爱情没得比较多寡，就算非清算不可，也该是结婚以前的事吧？我以为，双方愿意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许诺终生，就意味承认爱对方已经爱到愿意共度一生。既然约定好要相惜偕老了，为什么还去计较谁爱谁多呢？”姜曼婷说。“所以，若要论重量，那张纸该是世界上最重的一张纸，因为它装载了两个人终生的爱。”“对，那张纸代表我们要用两人的爱来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沈蓓珊很高兴的说。

丁仪安出神了半晌，喃喃说：“君君以前说，家不能靠一张纸来维系，结婚只是结给别人看的。”“不对啊，刚才不是说，家是靠两个人的爱吗？证书只是承诺的程序而已。”“但是……也不能靠我一个人的爱情来支撑啊。”她疲惫的笑笑，“我觉得自己像个在玩扮家家酒的小孩，一个劲儿在自己编织成的爱情故事里当主角，演得好起劲才发现，以为是在演对手戏的对方，原来是在一旁看戏的观众。舞台上竟然只有我一个人，自己在演……”“小姑。”葛雨莹鼻一酸，握着她的手轻轻摇晃，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没事。”丁仪安拍拍她的手，点起根烟抽着。“看你们这么快乐在讨论结婚的事，我一时感慨而已。我要结婚前也和你们现在一样，满怀期待能和心爱的人共同建立一个家，但结婚以后才发现什么都是假的，爱情这东西，在婚后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只会越耗越薄，直到没有。”沈蓓珊心存疑惑。“会吗？我觉得我能爱培培一辈子也不会厌倦呀。”丁仪安笑起来，带点苦涩地。

“因为你能从他身上得到相同的回应吧。如果只是你单方面在付出，我想，任谁也难以支撑一辈子。”姜曼婷低声说：“婚姻本来就是双方一起努力，在争执之后包容，在坚持之后让步，一定要双方面共同学习才行，如果只有单方面，确实……很累。”丁仪安想了想，喷出口白烟后，缓缓说：“不，我所说的付出纯粹是指爱情而言。虽然对方待你很好，该有的体贴，该尽的责任，从没有疏忽过，但是你无法从他身上感受到爱情，所以久而久之，他待你再好，再无可挑剔，你也会觉得疲倦……这种情形有没有呢？”“有吧。”姜曼婷想起自己曾经和何怀文订婚，只差一步就要踏上礼堂。“我几乎嫁给一个我其实不爱的男人。但我当初是决心要一生好好待他，只希望能回报他对我的好。但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他会不会疲倦……”沈蓓珊回想往事，说：“在

我感觉，何怀文是……只要你肯留在他身边，他就心满意足了。”“这和我最早的想法相同。”丁仪安悠悠说：“当初我爱了他整整五年，可是他始终无动于衷，待我就像好朋友。只因为他也没有爱上别人，所以我一直抱希望等待，只要他一朝不属于别人，我就还有希望……终于，他向我求婚了，我高兴的要飞上天，我想只要他愿意留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他既然会向我求婚，就表示他至少是有些爱我的。我期望着婚后，他会爱我多一些……”“没有吗？”葛雨莹轻声问。

丁仪安双眸茫然凝视空气，很慢很慢地摇了摇头，将手中的烟捻死在烟灰缸中。

姜曼婷安慰道：“可能他本来就不懂得爱情，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人，也可能他表现爱情的方式就是尽力对你好。男人的表现方式和女人本来就不一样。”丁仪安苦笑，“是吗？他不懂爱情吗？如果真是如此，我也认了。”“不懂爱情的人吗？好可怜。恋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哦。和培培谈恋爱以后，才发现世界上每样东西原来都会笑！”“笑什么？在门外就听见你的声音。”声音传到，门也打开了，走进一位俊朗斯文的男人，体型像时装模特儿一样修长完美，脸上带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身后跟着走进另一位长相深刻狂傲的男子，蓄着性格的长发，以发带束在颈后，浑身散发野气。

一瞬间，葛雨莹以为自己看见了太阳和暴风的奇异组合。

“培培？”“飞轩！”席培铭含笑走到沈蓓珊身边，弯下修长的身躯在她粉颊上轻轻一吻。

“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轮到飞轩当班吗？”沈蓓珊惊喜交集。

“我和培铭通了电话，他正好忙完了，就和我约了一起来接你们去KTV。”颜飞轩代他回答，大步走到姜曼婷身边坐下，抓起她手握在手中。

席培铭说：“我们到画廊里没看见你们，还以为走错了，问了招待处有没有看见两位小姐头发一长一短，才知道你们躲在这里聊天。”“培培，我们找到葛雨莹了耶！”沈蓓珊笑着拉未婚夫坐下，忙着介绍大家。“所以聊得太高兴，都忘了飞轩要来接我们。”颜飞轩半气半笑地瞪她一眼，说：“沈小姐，这该死的当班制度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花样！不要每次都害我们找不到人，行吗？上次说好在百货公司门口见，结果你们跑到隔壁小店喝果汁，害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当什么班？”葛雨莹问。

“就是排班接送我们姊妹淘逛街嘛！一三五是我家负责，二四六是她家负责。如果是星期天就两个人猜拳，赢了才有荣幸来接我们。今天是星期六，该飞轩当班，没想到培培也来了。嗯，一定是太想我了，赶快跑来看我。”席培铭大笑。“对哦，想死你了。”接着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蓓蓓说，我们男人结婚前是孙子，结婚后是老子。所以要趁还没结婚前好好利用我们才行，只要她们俩想出去，我们就得随时待命。”葛雨莹大笑起来。丁仪安也忍不住笑了，她说：“你们两个女孩大可以放心，我看你们家的这两位啊，五十年以后还是会像现在一样疼爱你们。”姜曼婷斜睨着颜飞轩，“是吗？那为什么他叫我剪头发，我乖乖就去了，而我要他剪头发，他全装作没听见？真不知道是谁疼谁哟？”颜飞轩尴尬地抓抓头，说：“我们俩头发一长一短，挺搭的，等你这回留长以后再轮我剪，我还剃平头好不好？”姜曼婷甜蜜笑着，一手环着颜飞轩腰际，道：“小姑，我刚才说，如果我真的嫁给了那位我不爱的人，虽然不知道他是否会厌倦于我的无法付出爱情，但是——”她转头凝望颜飞轩，款款深情在星眸中晃动。“我相信我的心一定会日日夜夜

抽痛，因为我的真爱另有其人，因此所谓的谁输谁赢，实在很难说，纵使得到了对方再多的爱情，但我未必是赢家……”颜飞轩被她望得情不自禁，心情激荡中，两手捧着她的脸当众吻下去。

姜曼婷低低发出一小声抗议，随即也回吻他，热情忘我，恍若周遭无人。

沈蓓珊双手环住席培铭颈项，爱娇地噘起嘴唇说：“培培，我也要亲一个。”席培铭尴尬莫名，还来不及出声，嘴唇已经被未婚妻给重重亲了一下。

葛雨莹瞠目以对，真怀疑这四个人脑细胞通通被爱情烧坏了，想笑之余竟还想哭。此刻的气氛是这么温馨愉快，她却感觉胸口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比起朝阳结婚时，这种感觉更深刻，更空虚。

“我从来不知道现在台北年轻人这么开放？”“那是看小姑这么随和亲切，所以我们才百无禁忌啊。”沈蓓珊厚颜无耻地说。

“奇怪，席培铭的脸比蓓蓓还红哦。”葛雨莹提起精神取笑他们。

笑声此起彼落之际，丁兆安正好开门进来。

“咦，这么热闹？我看在里面说话的人，比在外面观画的还多。”“兆安，黎渊呢？没跟你一起来？”丁仪安问。

“我让他去桃园出差去了，跟他说了我会来接你和莹莹。”丁兆安坐下，向众人点点头，笑着说：“今天怎么聚集了这么多小朋友啊？”“都是莹莹的朋友。”丁仪安帮着葛雨莹把大家都一一作了介绍。

介绍到席培铭时，丁兆安奇道：“席？这姓不多啊。”席培铭掏出名片递给他。“请丁伯伯指教。”“嗯，你的总公司在新加坡。”丁兆安看著名片，又接过颜飞轩一并递来的名片，脸色更为诧异。“何氏财团？我听说何氏的主持人是何……飞轩？就是你吗？”“是的，我原名何飞轩，后来从了母姓，才改姓颜。”丁兆安仔细端详两人一眼，夸张地摇头又叹息。“啧啧，你们俩个年纪轻轻就掌管了这么大两个企业，我开始感觉到被浪头追赶的痛苦了。莹莹，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你有这样的朋友？”“我也是今天才认识的。我和她们俩从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面。要不是这次画展，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再见呢！对了，小姑，蓓蓓好喜欢你画黎总的那张画呢。”“你喜欢吗？谢谢你。等下提醒我送本画册给你们。”“谢谢小姑，我真的很喜欢那张画。培培，你有没有看见？就在大门口。”“你是说男人拉小提琴的那张吗？不怕得罪小姑，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画我的那张哦！”席培铭伸手点点她鼻尖。

“原来你也画画？”丁仪安问。

“嗯，我画漫画和插画，最爱画帅哥哦！”“蓓蓓还曾经拿着她画的培培画像去画廊兜售，结果人家才开价两三元。”“曼婷真讨厌，那不算兜售啦！我怎么会出售自己的心上人嘛！那次明明是为了救培培，想找出走私集团的基地，才故意去每家画廊打探。曼婷，你明明知道，还取笑我。”丁兆安满脸惊讶。“原来……那次是你！新闻登得好大，把毒品藏在画框里走私毒品的案子，是不是？”“什么走私？”丁仪安人在国外，不知道缘故，兴冲冲地追问。

沈蓓珊得意洋洋，正准备把自己此生难得的冒险经验口沫横飞地叙述一遍时，待客室的门又一次被推开，走进来的是黎渊。

那张俊雅脸庞一如平时，为冷漠气质笼罩，从容而不迫，黑色眼眸在众人身上很快掠过，直到触及葛雨莹，深锁的眉宇才舒展开来，安心取代沈郁，自他眼底缓缓浮现，僵硬的嘴角也松懈下来。

“啊，本尊来了！”“黎渊？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事情解决了？”丁兆安讶异地问。

“对方同意下星期重新拟定草约。”黎渊走到丁仪安身边坐下，柔声问她：“展览还顺利吗？一定累坏了吧？”丁仪安含笑颌首。“今天卖出了三张，评价很不错。”“太好了。你一直在盼的就是现在。”黎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笑起来更迷人，我快死了。”沈蓓珊目不转睛地望着黎渊，嘴巴喃喃自语。

“喂，你老婆又故障了。”姜曼婷轻声提醒席培铭。

“我已经习惯了。”席培铭一笑置之。“好看的男人永远是她的致命伤。”

“这几位是？”黎渊低声问丁仪安。

“这两位是莹莹的初中同学和她们的另一半。对了，刚才蓓蓓正要说那个什么走私案，快点继续说，我真想听。”她催促道。

“走私案？”黎渊蹙眉问。

“且慢！”颜飞轩大声制止，抓起姜曼婷的手，看她腕上的表，说：“大家一起去 KTV 如何？我们定好了包厢，时间要到了。去那边再聊好不好？”

“好啊好啊，大家一起去。”丁仪安立刻附议，等葛雨莹也笑着点头后，再转头问黎渊：“你也去吧？”“你都说要去了，我能不去吗？”黎渊微笑道。

“兆安，你也去年轻一下吧。”“不去了，我头突然痛得很，你们好好玩吧。让黎渊当你们年轻人头子，我才不要去当最老的呢。对了，吃喝玩乐全记我帐上，算是我给仪安庆贺。”丁兆安摆摆手和大家道别，先行离开了。

等众人到了画廊外，黎渊对丁仪安和葛雨莹歉然一笑，说：“仪安，莹莹，我们得坐计程车了。”“你的车呢？”丁仪安诧异地问。

“没油了，正好死在前面一条街，我是走过来的。”“真是的，怎么连油都忘了加？”“没时间。我赶着来接你们，以为会够。”他淡淡回答。

“坐我的车吧。”席培铭说，“三位女士挤后面就可以了。飞轩载曼婷骑车。”“那我呢？”空气中扬起一个男声。

“你反正没有体积，喜欢的话躲车厢好了。”沈蓓珊很习惯地接完腔，随即大骂：“哇，凌子舜，你什么时候来的？一直偷偷躲着不吭声，又准备吓死人啊！”“我跟培培和飞轩一起来的啊，你不是教我不要随便吓人吗？所以我忍耐到现在才说话耶，多乖啊。”凌子舜说。

葛雨莹脸色有点苍白，她看看黎渊和丁仪安，那两人神情也不怎么好看。

“这……是……什么……声音？”丁仪安声音颤抖，随时有昏倒的可能。

“我猜可能是一个鬼在说话。”葛雨莹小声说。

“一个鬼？”黎渊大叫，伸手扶住丁仪安摇摇欲坠的身体。

颜飞轩身受过同样的惊吓，此时很了解地拍拍黎渊肩膀，说：“唉，头子，一切说来话长，等到了 KTV 再慢慢讲给你们听吧。”

第七章

于是，在台北的某家 KTV 里，出现了……如果被看见铁定会骇人听闻的画面。

四楼某间包厢里聚集七个人坐在沙发上，嘻嘻哈哈，谈天说地。电视

机前立着一个麦克风脚架，虽然没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却不断传出声嘶力竭的男人歌声：当我死去的时候 亲爱的你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也无须浓荫的柏树大家说说笑笑，都很开心，没人理会凌子舜唱到快要哭的声音。

不是他们铁石心肠，而是因为沈蓓珊这么说：“没关系，他每次来 KTV 铁定唱这首歌，给他唱够哭够就没事了。他已经被我们训练成很乐观进取的鬼了。”“不过你也该适可而止吧？子舜，可以休息一下，让给别人唱吗？”席培铭忍耐的问，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听这首歌五次了。

“眼看连莹莹也到齐了，我总算可以归天投胎了，等我再长到可以唱歌的年纪时，也不知道 KTV 文化是否还存在，现在不唱个够本怎么行。”凌子舜说完，继续放声嘶吼：“……要是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颜飞轩按着疼痛的额角，怀疑是否需要吃头痛药。

“要唱也唱的好听点嘛！头子，求你去把麦克风抢过来吧，现在只有你的歌声能挽救大家备受折磨的耳朵和灵魂了。”黎渊笑了。“拜托换个人唱吧，我已经被你们点了好多首了。”他温柔的笑容让葛雨莹心跳不宁，眼前一阵模糊，整副灵魂刹时被她掠走。

从画廊到这里，她始终按耐着望向黎渊的冲动，几次几次，当两人视线在不经意中碰触到时，黎渊总是淡淡略过，而她则静静将视线转移开，外表不动声色地宛如面对陌生人，胸口却在刹那成真空，不明白空气为何会在瞬间稀薄到难以吸进肺底。

如果她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与他相遇，如果他身边没有丁仪安，如果……没有如果，没有期待。葛雨莹告诉自己，她和黎渊之间没有结局，没有未来。

“头子等等再唱，现在这首是女生歌，你们谁要唱？”席培铭叫。

“那是莹莹点的。”姜曼婷将麦克风递给葛雨莹。

“啊，我知道这首歌，这几天画廊小妹天天放这张 CD。”丁仪安忍不住说。

“那你们就一起唱吧，难得有首小姑会唱的歌了。”沈蓓珊笑说，又抓过一支麦克风，交到了丁仪安手中。

前奏结束，葛雨莹轻轻启唇，将情寄于这首慢节奏的歌曲中：看你一眼 都看成永远怕梦 刹那变从前我染上相思 跪在爱面前 心疼到不能语言每刻相聚 都像是结局 时间 让一切老去我拼命抹去

你情丝唇语 用遗忘对抗时时别离她的歌声轻甜似秋风吹拂，黎渊无法抗拒声音中柔软的情愁如波传进他耳中，融化寸寸思绪，牵引一颗心起伏不定。始终在努力回避与她天真的视线接触，甚至当众连话也不愿多和她说两句，怕就怕自己从不动摇的平镜情湖会涌起无可抗拒的波澜，竟于眼角唇角摇摆之间让柔情飘浮向她。

始终以为她深爱着另一个男人，甚至可以为了那个男人而死，然而，昨日她指下的琴声终于泄露了她的谜底，黎渊几乎能百分之百肯定，葛雨莹不是丁廷君的情人！

那么，她究竟是谁？又打算作什么？此刻低回的歌曲犹未绝，葛雨莹放下麦克风，回转过一张无所保留的灿烂笑颜向大家微笑，黎渊脑中刹时一片空白，不论她是什么人，都已于这顷刻间轻轻松松攻溃了他的心。就在他情绪未定之际，丁仪安已低低随着曲，接着唱起下半首，她略微低沈的歌声，有着几抹无奈与沧桑的味道。

我知道 缠绵将是寂寞的回忆我知道 誓言不一定能留住你我只管爱你 只管想你 不去想延续每一次见你 都像第一次相遇我知道 今天将是明天的回忆我知道 泪水将是往事的插曲我在你怀里 不能呼吸任由你将明日 含恨成回忆 哭成无语 终成追忆登时，黎渊一颗心更是被撕成两半，也许仅仅是一首无意的歌曲，但他不是没听出仪安声音里的真情，不是没看见她眼里闪现的泪影。

闭了闭眼，黎渊压抑满腔的翻腾，抗拒葛雨莹的清脆笑语闯进耳中心中。

他的工作里容不下爱情，纳不下柔软，能尽力待仪安好，尽力不让她心伤，已是他的极限 几年中，黎渊始终如此提醒自己，一如当初与仪安携手走进礼堂时，他对自己许下的誓言。如果可能，黎渊衷心盼望丁仪安能永远永远不要知道他与她结婚的真正动机。

“头子，轮到你了是吧？”但他的喉咙实在乾涩的发不出声音来。黎渊微笑摇摇头。

“给飞轩唱吧。我出去一下。”他起身离开丁仪安身边，走出包厢房门。他需要几分钟冷静下来。

丁仪安怔怔望着他的背影离去，心里只余一片怅惘，不知时间过去了多长，只是发着愣，竟然连姜曼婷叫她的声音都没有听见。

“小姑，头子的行动电话。”姜曼婷看她在出神，轻轻拍拍她肩膀，重复说。

丁仪安这才醒觉黎渊的行动电话在响，慌忙打开接听。

“喂？嗯，对，我们全部都在……南京东路那家。嗯，还会玩一下吧……好吧，晚安。”她对着电话说完，关上电话。

黎渊于此时推门进来。“谁打来？”“兆安。他问我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家，我告诉他我们还要唱一阵子。”黎渊微微一怔，隐隐约约中，莫名的第六感让他毛骨悚然。

他犹豫片刻，对大家说：“我们还是走吧，时间也不早了。”沈蓓珊看手表。“好啊。再半个钟头吧，正好买整点。”“要不要去吃宵夜？我有点饿了。”姜曼婷的提议得到一致同意。

当时，在歌声和笑声中，谁会想到，这半个小时，竟然是生与死之间……
*** 恐惧感不断燃烧苏嫣柔的背脊，她几乎又听见暗巷中那杂踏的脚步声响起，追逐着她，从三年前追到现在，毫不放松……“心肝，你脸色不太好看，不舒服吗？是不是早餐吃得胃不舒服？”欧煦阳看妻子冒着汗的额头，满心担忧，伸手握住她发冷的小手。

“煦阳，我们离开巴黎好不好？”苏嫣柔颤声恳求。

“对啊，还有两个晚上就要回台北了，不是吗？”“不，我是说今天，现在就走，好不好？”欧煦阳默默搜寻她含泪的眼底，看见害怕的情绪。决定要来巴黎的人是苏嫣柔，她说心死在哪里，就要从哪里活回来。于是他带她来巴黎度蜜月，一点一滴地，欧煦阳眼看妻子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为什么现在她又突然急着要离开呢？“想说什么，说吧。”他终于开口，“天塌下来还有你老公顶着。”和自己奋战了三年直到今天，苏嫣柔被莫名的恐惧压迫到几乎窒息，几次几次都在欧煦阳深不见底的爱情海中重新觅得生命泉源，她想，就算是为了他，她也必须勇敢起来，坚强地面对过去的悲剧。

她眼望地上，捏紧了轻微颤抖的粉拳，低低吐出第一句话：“艾伦是……”

被谋杀的。”“谋杀？”欧煦阳怔住，伸过去盖住她的手。

苏嫣柔闭起眼睛，感觉勇气与柔情从丈夫坚定厚实的大手中传输进她胸口。

“艾伦是个孤儿，但养父待他如亲子，不惜余力栽培他，希望他能继承事业。艾伦听从了养父的话，放弃他最爱的音乐，努力学习从商，但是……当他终于能独当一面正式帮助养父的事业时，他才发现，他养父竟然是走私集团的首领，而且还迫着他一起进行走私。”“走私？”过于出乎意料之外，欧煦阳心脏跳动加快。

“是的。他养父透过种种管道、花大笔钱贿赂官员，走私毒品、珠宝、甚至枪械，整个集团庞大极了，而他养父希望的就是艾伦能接续这份工作。知道这件事时，艾伦才二十一岁，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痛苦万分，几次助纣为虐之后，他已经濒临崩溃，直到最后一次……”她哽咽住。

欧煦阳紧紧揽住妻子，让她无声啜泣了好一会儿，才说：“……在他挣扎着要脱离他养父的控制范围时，我们相遇相爱……就在那时，他们利用葡萄酒瓶塞走私珠宝之事，被一名线人举发了，但因为养父早就花钱打好了一切关系，所以即时得到风声，虽然来不及销毁已经运出的货物，他养父却能在提货单上作手脚，让另一位无辜的商人接了那批货，那人百口莫辩，因此被关入狱，他的妻子在羞愤中自杀身亡。这次事情让艾伦痛不欲生，更坚定了离去的念头。”苏嫣柔红着眼，平复紊乱的呼吸后，继续说：“因为艾伦早就想要脱离走私集团了，因此在这批货还没有运出之前，他就已经藏起其中一颗足以做为证据的红宝石，它的形状特殊，很好辨认，懂珠宝的人看了就能辨认出它和当初那批走私的珠宝是同一批，只要有这颗红宝石，艾伦随时都能证明那名商人其实是无辜的，而后，嫌疑必定会重新转移到他养父头上。”欧煦阳惊道：“难道就是你镶在手镯上的那颗红宝石？”“对，就是它！然而，直到最后，他终究不忍心举发照顾了他二十年的养父，于是带着红宝石和我逃走，没想到，那颗宝石却成了他的催命符……我们隐藏了两三年，终于被他养父找到了。我们注意到接连好几天都有人在跟踪我们，正想着要换地方躲藏时，艾伦被谋杀了……他死前……要我将宝石丢弃……”宝石，不要留……柔儿，你走……艾伦最后一句话犹在耳际，苏嫣柔放声恸哭出来。

“……我带着宝石投河……然后你出现了……”她泣不成声了。

欧煦阳张臂拥抱抽噎的妻子，他乐观地相信，在嫣柔隐忍了三年，终于将埋葬在胸口的往事全部诉出后，她一定能摆脱恶梦的侵扰，尤其因为她的丈夫是他耶！真幸福的女人！

苏嫣柔将被泪浸湿的脸孔贴在丈夫怀中，倾听他有力稳定的心跳声，一点一点恢复平静，过去渐隐，只剩现在……陡然间，她背脊一寒，狂叫道：“我们快点离开巴黎！煦阳！我感觉……感觉这几天又有人在跟踪我了！”“我早就发现了。”他只淡淡地这么说。

那平静的口吻让苏嫣柔抬起如雾的眸子看着丈夫，惊诧到说不出话来。

欧煦阳思忖，一开始他以为那人是登徒子，贪恋嫣柔的美色，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推翻了这想法，开始怀疑那人是冲着他而来的。也许是以前因为他而被缉捕的某个角头老大的手下，一心要为入狱的老大复仇才盯上他。但是不想让妻子操心，欧煦阳始终没有说穿，却没有放松警戒。

现在想来，那人确实有可能是盯上了嫣柔，意图夺回红宝石，甚至杀人灭口！

“煦阳，我们还是把红宝石丢了，快点逃走，好不好？”苏嫣柔颤声催促，泪眼婆娑，哦，要她怎能再禁得起一次同样的失去？欧煦阳竟然笑了，温柔地捧起妻子苍白的面孔，用唇吻去她脸上的泪，最后落在那两片颤抖的粉嫩唇瓣上，轻柔地吸吮去她所有的恐惧与惊慌。

“心肝，放心，把一切都交给我处理，好不好？”他柔声在她唇际说。

“但是，但是……”“你瞧，我早就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们，而且听你说完整件事，竟然也没有紧张害怕，可见你老公我并不是普通人，对不对？”他贼贼笑着，让妻子枕在他肩头。

“不是普通人是什么意思？”苏嫣柔的呼吸终于平静下来。靠在如此宽厚的胸膛，她感觉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欧煦阳思忖一下，决定先用比较婉转的说法，循序渐进让妻子知道比较好。

“其实你老公我的工作并不完全是空中少爷，那只是我的兼差，我真正的工作是……嗯，类似私家侦探这种性质的。”他缓缓说。

“你又在开玩笑，对不对？”苏嫣柔怀疑地斜睨丈夫。

“不，是真的。我只有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才上天端盘子，平常时候空中少爷只是我的身份掩护，所以，你可以把此事完全交给我，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苏嫣柔见他一脸严肃认真，实在不像说笑，才渐渐相信。

“可是你竟然连我都没有说？”她不满地嗔道。

“噢，你们女人不是都喜欢有神秘感的男人吗？”一下子又皮起来了。

“仅止于欣赏而已！自己丈夫就不能有半点神秘感！”“不公平！你双重标准！”他耍赖大叫。

“就算双重标准好了！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她也大叫。

欧煦阳抓抓头，想了想还是决定不要一次给亲爱的老婆太多刺激。

“剩下不多了。”听见这种诚实到近乎白痴的回答，没有女人不继续追问。欧煦阳看老婆嘴唇果然已经蠢蠢欲动，赶快说：“你不是问我好几次，婚礼当天抓住你的那个女孩是谁吗？其实她是我的搭挡，这下子你以后不会再吃醋了吧？”他很有技巧地先挑选其中一件老婆铁定会有兴趣的事招供，好转移她的注意力，至于其他的，就……嗯，慢慢来吧。

“真的？她的身份掩护是空中小姐吗？”苏嫣柔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了。

还是单纯的女人好哄！欧煦阳心里感激自己的好命，若是娶到像小雨那样古灵精怪的女人，这辈子可惨了。“不是，她平常的工作是到处自助旅行，打工加写稿，所以我们常常会搭同一班飞机出差，可是却装作互不认识。”他回答。

“听来真好玩。她几岁了？”“二十五，适婚年龄，可怜嫁不出去。”“为什么？我记得她长得很漂亮啊。”“对啊，她可爱极了，聪明机灵，嘴巴又皮又甜，谁见了都喜欢，这也就是她很容易取得人家信任，能顺利探听情报的原因。她没有结婚是她自己这些年满脑子里只想着要为亲人翻案，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这件事，唉，眼看青春就要消失了，你说这丫头可不可怜？”她张大眼睛。“翻案？怎么回事？”欧煦阳想了半晌，认为现在说出整件故事只会增加嫣柔的心理负担，所以说：“嗯，这样讲好了。有一位她很重视的长辈，因为被冤枉而入狱，现在还关在牢里。所以她一直希望能重新调查那件案子，帮那位长辈翻案。我答应她等我们蜜月回去以后，我会帮她。”“那你以前为什么都不帮她呢？”“不是我不帮她，而是……很多原因造成

困难。”他事实上帮小雨争取过很多次，奈何总部始终不放他们去调查。
“像……我们手边还有许多需要即刻处理的案子啦等等，另外我觉得她还不能完全独当一面，也是原因。”“哦，你不信任她的能力？”“也不是这样说。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明师门下哪有低徒勒？只是……有些状况毕竟男人比女人适合胜任。”比方每次为了取得掩护身份的结婚，他总是争取揽到自己身上，不愿让小雨一个女孩子与人假结婚。可怜一片好心还屡屡被小雨骂成花心。

“原来如此，从师徒变成搭挡。”“对啊，我一开始也是和带我的老师搭挡，我全身本领也都是他教我的。”“你也有老师？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啦，你用不着问得酸溜溜的。他把我带到能独当一面之后，就此不见了，我从未再见过他，后来才开始和小美眉搭挡，因为我觉得和女生一起比较好玩。”他嘿嘿笑，还是存心不良，要惹老婆吃醋。

“我看你是巴不得和她成为鹣鲽情深的鸳鸯搭挡，对不对？”“不对！搭挡就是搭挡，绝对绝对不能变成情侣，一旦有了感情，很多状况就会失去正确判断，反而会有危险。”欧煦阳难得露出认真表情，以严肃无比的语气回答老婆刻意取笑的话。

苏嫣柔脸色陡变。“你的工作常常会有危险吗？”她颤声问。

欧煦阳暗骂自己，立刻换上嘻皮笑脸。

“非常危险的哦。比方说，如果你是我的搭挡，而我因为任务需要必须和一位绝世美女搭讪，搭讪结果就走进了宾馆，你在旁边看了会不会气到脑溢血？这一来你的生命就有危险啦，然后等我们回家，就换成我的生命有危险了，也许被你乱棍打死呢。你说，是不是真的好危险？”苏嫣柔噗哧笑出来。“我才不会这么无理取闹呢。给你绑贞操带就好啦。”他痛苦的闭了闭眼，呻吟：“老天，贞操带……看来以后日子不好过了。”看见老婆格格笑得很开心，欧煦阳更是绽开阳光般的笑容。

苏嫣柔痴痴望着他英俊的面庞，感动莫名，悠悠说：“我知道你一直要哄我开心，唉，煦阳，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么好呢？”“傻瓜，我不对你好，对谁好？你是我最心爱的人哪！”说这话时，欧煦阳的语气是慎重而温柔无比地。对啦，他知道自己天生的油嘴滑舌没法子改，但此心可问天，他对嫣柔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

在说话的同时，欧煦阳已经想妥接下来的计画。

“我们走吧。”他拉着妻子手站起身。

“去哪里？我们要离开巴黎了吗？”被搂在丈夫稳定有力的胳膊中，苏嫣柔踩着坚定的脚步随他向前走。

进入街边一家礼品店，欧煦阳考虑半晌，挑了只小泰迪熊宝宝。

“真可爱，你要送谁？”苏嫣柔自己都爱不释手。

“傻瓜，这也要问！当然不可能是男人啦。”欧煦阳笑吟吟地看亲爱的老婆气鼓鼓的俏模样，随手扯断了熊宝宝的领结。

*** 颜飞轩再也受不了。他用力扯开领口间的扣子，才透过一口气来。

“子舜，我发誓，等你投胎以后，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请你不要再用这种破铜声音提醒我们记得你，好不好？你的声音让我头痛欲裂，全身发烧。”“今天子舜的歌声好像特别难听，我听的心烦气躁。”沈蓓珊大声说。

“说诚实的，我也有点腻了，你还是换首歌唱吧。”姜曼婷好客气的柔声

细语。

“你们！太过分了！请多给鬼一点同情心，行不行？”凌子舜悲愤地大叫。

“奇怪，是不是空调坏了，确实很闷热。”席培铭伸手去拨空调开关。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呢。”葛雨莹松了口气，她还以为灼热的空气是因为黎渊的缘故而给搅热的。

几人的几句话却让黎渊整个人呆了几秒，脸色陡然一悚，人跳了起来。

“快，我们立刻离开这里！”他大叫。

几乎就在黎渊跳起来的同时，房门被惊慌失措的服务生用力推开。

“请各位快点疏散，失火了，起火了，警铃坏了，三楼就快烧到四楼了……”“黎渊！”丁仪安惊叫一声，双手拉着他臂膀，眼泪立刻往下滑落。

服务生匆匆忙忙跑到下一个包厢房间敲门，重复着同样语无伦次的喊叫。

已经冲出房间的客人，有的向左逃，有的向右跑，哭喊声和尖叫声几秒钟内充满走廊。

这把别有企图的夺命大火，来得太凶太猛太急太快，层层烟雾如黑色浪头，几乎是紧随着服务生慌张的脚步而至，毫不留情地涌进了四楼。

“往这边！楼梯在这边！”服务生在呛咳中大声指示。

姜曼婷脸色苍白，身子微微发抖，颜飞轩伸手与她紧紧相握。沈蓓珊在一阵惊慌之后，稳定颤抖的身体，在席培铭手臂中重新提起勇气。黎渊张臂拥住不知所措的丁仪安，一转头，目光与葛雨莹的视线相融，于刹那间望见她眼底的冷静。

黎渊浅浅扬起嘴角，柔声问她：“不怕？”葛雨莹微一摇头，答以一个坚定的微笑。

席培铭和颜飞轩分别或搂或牵着未婚妻，弯着腰摸索着墙壁，在弥漫的烟雾中穿梭前进，时时必须闪避从对面奔逃而来的人潮。丁仪安不断呛咳，泪如雨下，几乎将自己全副重量都攀在黎渊身上，他必须半拖着妻子发软的双脚前进。

“凌子舜，早就叫你练习瞬间移动……咳咳！咳！”“闭嘴。”席培铭低声斥责沈蓓珊。

姜曼婷忍着被烟熏刺痛的眼睛，不让恐惧的泪滴落，手指几乎要融进颜飞轩手掌中那样紧密地与他相缠，两人无声而稳定地向前。

“往左边转！”凌子舜大叫，代替着早已逃跑得不见踪影的服务生，指示逃生楼梯的所在位置。此刻只有他能完全不受致命烟雾的影响，放声说话，来去自如。

奔到逃生门口，却见火焰从三楼楼梯口直直卷了上进来……这把火，竟是决意要断去他们逃生之路……隐约听见底下血红的火舌之中，传来一个男孩的哭喊声，在咳嗽中不断叫妈妈。

黎渊向葛雨莹望了一眼，她没有犹豫半秒钟，迅速向着他张开手臂。

黎渊不发一语，当下拉开丁仪安缠抱在他腰间的手臂，将啜泣不已的妻子推进葛雨莹等待的双臂之中，往下奔进三楼整片通红的火光里。

“往上走！小心！这里堆了很多东西！”凌子舜在四楼通往五楼的转角处大嚷。

席培铭紧紧拥着沈蓓珊，避开从楼梯中间窜起的火焰，爬上楼梯往天

台奔去。

颜飞轩牵着姜曼婷向上跑，跑过转角，她回头叫葛雨莹：“咳，小姑！莹莹！快啊！”葛雨莹在烟雾中眯起双眼，半推半扶着猛烈咳嗽的丁仪安爬上楼，回头一瞥之下，黎渊已穿过弥漫黑烟和火光，从三楼跑回来，手里夹着一个嚎啕大哭的三岁男孩。黎渊大步奔到她身边，空出的一手拥住葛雨莹肩头，强健的大手在她肩上用力一握，随即拉起丁仪安的手，用臂膀将妻子环住。

“快，莹莹！楼下已经是火海了。”“小姑！”葛雨莹尖叫。

堆积在转角处的杂物塌将下来，黎渊用力拉扯脚步虚浮的丁仪安，葛雨莹同时往前一推，丁仪安惊喊，在一拉一推之中踉跄几步，立足未定，已然昏眩过去，软倒在黎渊胸前，却正好避开一块铁板直直落到她头上的命运。

那铁板，砸上为了推开她而向前扑来的葛雨莹身上。

“莹莹！”黎渊狂吼。

葛雨莹发出惨呼，右脚被落下的铁板打个正着，身子倒在地上。要不是身处在如此混乱的情况里，她可以肯定听见自己脚骨断裂的声音。

隔开了。随着铁板落下的几个沉重纸箱在眨眼间便隔开了她与黎渊。

残忍火舌从楼梯栏杆中无情往上卷，由纸箱的一角烧起，顷刻蔓延成海。

黎渊脸上血色尽失，双腿软到险些倒下，怀里的孩子重逾千斤，差点松手坠地。

葛雨莹剧烈咳嗽，两手用力推开铁板，滚烫的温度让她不得不咬住嘴唇，咬住痛彻心扉的尖叫不从嘴中溢出。左手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在几番用力之下，缝线终于整个绽开，鲜血迅速渗满白色绷带，她深吸一口气，用右手在地上一撑，勉强要站起来，脚却痛得不听使唤，呻吟一声，重重跌倒在地。

火气在转眼喷红了她苍白的脸颊，热度逼得她快要透不过气来。

葛雨莹勉强压抑慌乱恐惧的情绪，抬起头，穿过火红与黑烟缭绕之中望向黎渊。

“黎渊！你走，一条命！你回头，四条命！”她喊。

红光中只见那双勇敢的清澈眼眸传来无言催促，成为黎渊椎心刺骨的痛。

他愿意将自己投进地狱烈火中，只要能取代她现在的位置。

“若是你撑不下去，那将是两条命，不是一条！”冷凝说完，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夹着丁仪安，迅速转身迈往楼上。

空气灼热得仿佛在发出嘶吼，烘烤着他浑身上下，热得让人爆裂。

心，却已经在转过身的瞬间，冻结僵硬。

***黎渊夹着丁仪安和孩子，终于爬到十楼，眼见的景象让他狠狠大抽一口气。

席培铭和颜飞轩正在用力撞门，发出砰砰巨响，却没有撼动厚重的铁门分毫。

“天台门从外面被反锁了。”姜曼婷在咳嗽中镇静地告诉黎渊。

“莹莹呢？头子！”沈蓓珊尖叫，不好的预感立刻逼迫出她的眼泪。

黎渊无法言语，根本是连声音也已失去了。

他将孩子塞进沈蓓珊怀里，丁仪安身子由姜曼婷扶着，眼略一搜寻，

毫不犹豫从沈蓓珊头上抽下一根发夹，用力推开几乎已经耗尽全身力气而在气喘中剧烈咳嗽的席培铭和颜飞轩，迳自拿发夹去撩拨钥匙孔。

即使他经过训练，开锁依然需要赋予全副的集中力和稳定灵敏的手指。

黎渊咬着嘴唇，他不能去想正在楼下等待他的莹莹，不能去想她最后那一眼是如何勇敢的让他崩溃，不能去想她一手旧创迸裂又一脚骨折而蜷缩在地的无助画面，不能去想她纤小的身子会被火焰吞噬而哀嚎，不能去想她会在万分痛苦中窒息于滚滚黑浪之间，不能去想他会永远失去她甜美温柔的笑容……几分钟的时间，他颤抖得快要死去的心却像已经埋葬了整个世纪……门开了。嘴唇已被咬得皮开肉绽，血液从深刻的伤口中迸出。

黎渊转身往楼下奔去。

***葛雨莹被痛逼出阵阵冷汗，却转眼被燥热蒸发于无形。她抗拒头昏目眩，眯眼望着黎渊硕长的背影一点一点消失直至完全被黑烟完全隔绝……凌子舜在她耳边大叫：“莹莹！你不能昏过去！”“嗯，现在还可以撑。其他人怎么样？”“他们都平安到了十楼，烟也已经弥漫到那里了，可是天台门被反锁，培培和飞轩企图撞开没成功，现在头子在试着开锁。”“原来黎渊也会开锁？咳，要是我在就好了，我开锁的技术铁定比他高竿，咳。”突感天昏地暗，葛雨莹几乎难以支撑。“子舜，死掉的滋味如何？你快要多一个同伴了，我和你男女对唱，好不好？”“不要胡说！试试看，再站起来！”凌子舜不断给她打气。

她一阵咳嗽，再次以右手撑地，尝试站起，却再一次次跌倒在地。

胸口需要氧气，脑袋需要冷静，葛雨莹不断鼓励自己，更以右手紧紧握住流血的左手腕。然而吸进过多的烟雾让她猛烈呛咳，连心肺都快要咳出来了，弥漫的黑色浪潮完全蒙蔽了她的视线，熏得连泪也乾旱，高温的空气让她整个身体发烧，烘得发尾焦裂蜷曲，神智渐渐飘远之中，手和脚的疼痛却相反地减轻了……实在不可能这么命大，在短短时间内两次逃过死神的掠夺吧？如此一想，心情反而奇异地舒缓下来，从乾痛的喉咙里逼出微弱的声音：“子舜，咳，如果我死了以后却不能像你一样说话，请你帮我告诉黎渊

我这生只爱他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模模糊糊中听见黎渊低沉浑厚的嗓音传来，让葛雨莹一傻，心在逐渐虚弱的跳动中猛然一跃，还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否则听力怎会产生幻觉？黎渊身影随着他的声音，穿过重重红光廉幕，从厚重的黑雾里透出，逐渐清晰。

他大步来到她身边跪下，脱下自己衬衫，露出一身他儒雅外表看不出来的精铸体格。他抓起葛雨莹涌血不止的左手，用衣服迅速在她手上牢牢捆绑。

一泉鲜血溅上他赤裸的胸膛，灿红一片，比火光更耀眼。

她嚤吟一声，黎渊加重手力一扯，将她微颤的身子带进了他怀中。

感谢上天没有夺走她，他张臂紧紧拥住她，狂颤的心在这一秒钟得到平复。

这一刻，甘愿死去。

葛雨莹将脸孔偎在黎渊似铁结实的胸口，面颊熨贴着他的肌肤，那滚烫的体温呵，比火焰更热烈，毫不保留地从他胸膛随着澎湃心跳传进她身躯。

黎渊抱住她轻盈的身子站起身，双臂紧锁得让她浑然忘记自己此刻的处境。

葛雨莹横躺在他刚硬的臂膀中，仰首向他，格格笑起来。

“黎渊，你好像包公。”她笑道，跟着又是一阵剧烈呛咳。

“闭着气。”黎渊微笑叮嘱，抱着她走回火焰与黑烟之中。

***“……被怀疑是人为纵火，火势在控制之后，已几乎无法辨认数名死者身份。根据该旅馆的旅客登记判断，该层楼中很可能有两名台湾旅客在火中丧生，巴黎方面正在积极进行身份辨认的工作。该两名台湾旅客登记名为欧煦阳及苏嫣柔，是一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新闻记者的播报，声声震落了葛雨莹的泪水，成串成串，汹涌不绝。

她抱紧了刚刚从邮局领回来的包裹，无可克制而浑身抖瑟邮戳显示快递包裹确实来自巴黎，虽然没有注明寄件人姓名地址，但除了朝阳或她自己，没有任何人会寄东西到他们俩专用的联络信箱啊！

巴黎。两人的名字也都正确……可是，怎么会这样！她才刚刚从夺命火海里死里逃生，而朝阳竟然在地球那一端丧生烈火！

葛雨莹忍泪，以颤抖的手指拆开包裹，抱出一个可爱的泰迪熊宝宝。

朝阳记得她的生日！这是他送给她最后的礼物！

她喉咙哽痛到难以呼吸，泪珠一颗颗跌落在熊宝宝身上……忽然，葛雨莹惊喘一声，目光凝聚在熊宝宝断裂的领结上，心脏猛然跳动。

这是朝阳给她的暗示，他肯定在熊宝宝身上作了手脚！

她深吸气压抑泪水，仔仔细细地将熊宝宝从耳朵到脚底搜寻一遍，然后找出一把小剪刀，给熊宝宝动起手术来。三分钟后，她从熊宝宝肚腹里，掏出一块包裹着某样东西的棉团。

扯开棉团，掉出来一只缀了各色宝石及碎钻的金手镯和一张细小的纸条卷。

似曾相识，葛雨莹肯定自己曾经见过这只镯子，而且应该是不久之前。

“啊，是他结婚那天，苏嫣柔戴在手上的！”她急急展开小纸卷，上面只写了三个潦草的字：丁廷君。

注：本章中凌子舜所唱的曲名为“歌”，作词：徐志摩，作曲：罗大佑。葛雨莹与丁仪安两人所唱为“明天的回忆”，作词：许常德，作曲：刘天健，原唱：许如芸。

“作我终生的搭档”出书时，因版权问题，编辑命小紫将此两曲换下，变成了小紫自己拙劣的歌词。现在总算改回了小紫心目中的最适当的词句。大家必须知道，此两段歌词非小紫所写，所有权力归原创者所有。

第八章

“丁廷君在他最后打给我的那通电话里说过——她虽然不懂得音乐，但却好喜欢听我演奏——这话，指的是廷君的恋人，不是你。”葛雨莹惊惧地瞪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黎渊以平淡的口气说：“葛雨莹。加州柏克莱大学企管系毕业，副修音乐。个性冷静胆大、应变迅速、分析组织能力强，专长是法文、日文、钢琴与烹饪。高中毕业后进入警察大学，入学不久便被特情小组吸收，总部立时将你在学资料抹去后，送往国外接受特训，于四年前正式开始执行任务。”她双手捂着嘴，压抑自己不发出尖叫。

黎渊抬手揉揉发痛的额角。“档案里说你胆子大，一点也不假，根本就

是到了妄为的超高境界。单枪匹马没有后援就敢往贼窟里闯，老天，要不是你自己露出破绽，我只怕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在自己的窝里找你的底！”

“你……你的意思是……”她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黎渊燃起一根烟，缓缓说：“我一确定你的身份是伪装的，就开始怀疑是自己人。不然我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人会如此清楚丁廷君的资料，而且不择手段混进丁家。我于是要求总部破例答覆我，组织里究竟是否有你这么一号人物，上面总算在今天给了我肯定的答案。”“可是……总部资料里并没有载明你有特殊身份啊！明明只写你是丁廷君的音乐老师，丁兆安的妹夫而已，不是吗？”她惊叫。

“废话！你能拿到手的一切资料全是我交给总部的，我为什么要注明我自己有什么特殊身份，哪个卧底的会在案子没有处理完之前把自己身份给曝光？现在，你最好立刻给我一个合理又完美的解释，不然回家等着接受处分！”葛雨莹抬头看天花板，假装没看见他愤怒低吼的模样。

“唉，事到如今，看来我不招是不行的了。”“不用再拖时间了，我这次绝对不会心软。”她悠悠叹口气，沈声说：“我要找的，是当年那桩走私案的真相。”“你说的是……廷君最后那桩走私珠宝的案件？”“对。记得我和你提过我的高中老师吗？”“骗你说你是天才来激励你念书的那位？”“她没有孩子，在我父亲病逝以后，是她和她先生收容了我，供我吃住，让我继续求学。对我而言，他们无异是我的再生父母。她先生从事的是进口生意。”黎渊开始明白了。“你那位老师，就是因为廷君的案子而自杀的妻子？”“是的，而她先生至今还在狱里——他是冤枉的。”“你为了替他翻案而进了警察大学。被特情组织吸收之后，你也一直在设法向总部申请让你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可惜总部始终不放，最后你才决定利用丁廷君死讯曝光的机会，一个人混进丁家。”黎渊低声替葛雨莹说完。

她点头承认，接道：“因为没有总部协助，我无法随意捏造假身份，考虑再三后终于决定以真实身份示人。

事实上，由我来扮演丁廷君私奔情人的角色，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过去几年的生涯资料确实一片空白，除了总部工作记录才有载明我这些年中的所有行踪，外人难以查知，完完全全符合一般人心目中的失踪模式。”黎渊吸着烟，冷冷说：“我的资料记载了丁家人的喜好，于是你利用一手好厨艺博取丁兆安欢心，同时，你表示没有和廷君结婚、他抛弃了你、你在气愤之余将所有属于你与他的纪念品全数焚烧乾净等等——如此的说法，让你什么证据也不用提出来。只要廷君真正的神秘情人不出现，就没有人能拆穿你。”葛雨莹点点头，顺便拍拍手。“哇，好佩服，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黎渊真的很想一巴掌打昏她。“你知不知道这样单独行动有多危险？”她突然想到一点，指着他的鼻子叫起来：“你也是单独行动啊！竟然骂我！”黎渊吐出白烟，淡淡说：“不，我的搭挡是丁廷君。”“什么？他也是我们的人？”“本来不是，后来是。十年前我在茱丽亚音乐学院教课，原是为了调查另一桩案子，后来丁廷君成了我的学生。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却在丁兆安的逼迫下要从事违背他良心的事。我于是吸收他进入组织。好几次，我们几乎就要让丁兆安现形了，结果不是被他逃脱，就是在廷君犹豫之中而让机会溜走。就像最后那次——”葛雨莹惊讶万分。“但你给总部的资料中并没有注明目标是丁兆安啊！”“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能指证一切都是丁兆安所为，他滑溜的像蛇，所以此案只有廷君一个人证，我们在找的是物证。最后那个案子，

廷君好不容易取得了证据，却还是心软，让丁兆安得到风声而逃脱，因此害了你的老师。为此事，我对廷君很不满，给了他颇大的压力，廷君最后受不了两面煎熬，选择一走了之，我连人证也没了，所以……”葛雨莹骤然了悟，颤声说：“所以……你向丁仪安求婚……”黎渊深吸一口烟，哑声回答：“这是总部唯一肯让我继续查办这件案子的条件，否则上面不认为我以丁廷君音乐老师的一个外人身份还能查出什么名堂来。我曾经告诉你，我是为了工作，为了能进丁氏才和仪安结婚，这能让我顺理成章接近丁兆安。”“是的，你说过。”葛雨莹低声说。

黎渊沈默望向她，温柔痛楚的目光与她眼眸深处的全然了解相触，心与灵魂于视线纠缠瞬间静谧地交换了，而后相继沈沦……一切，已经无从言语了。

“那么，你……”“不，我不罢手！我要作你的搭档！丁廷君已经被证实死亡，你知道，你需要一个新的搭档！”她叫，抢先制止他要说出口的话。

黎渊愤然握拳，低吼：“莹莹，你的行为已经造成最严重的任务干扰了！所谓卧底是静待机会收集线索，而你，根本是不怕死的频频主动刺探。我在丁兆安身边待了这么多年没有露出过底，你来不到两个月就惹了两次杀身之祸——你知不知道我根本不用跟你摊牌，就可以直接将你交给总部处分？”

“我知道，但你不会这么做！”“你再不罢手，我就会！”“不，你不会，而且你不能——”葛雨莹卷起左袖，露出纤纤皓腕上整截白色绷带和金色宝石镯子。由于镯子尺寸比手腕稍大而会往上滑，因此能完全隐没在袖子里。“如果你不让我作你的搭档，或要把我交给总部，我就把镯子带走，你再去卧十年底好了！”“那是什么？”“你要的物证。红宝石在我的手上。我要作你的搭档！”黎渊震住。“红宝石怎么会到了你手上？”“那不是重点！总之，你知道我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你没得选择！”“我不可能答应你的，莹莹。”他痛苦地呻吟。“你该明白我们俩不能作搭档！我的搭档可以是任何人，就不能是你！”她身子抖瑟。“你要相信我，我不会感情用事，我发誓。”黎渊嘶哑地说：“但我对自己没有把握。所以，我无法接受你作我的搭档。”葛雨莹咬咬牙，“很好，那，我们一拍两散，我带走镯子，你继续卧底。”“你还说你不会感情用事？这就是！”“不是！感情用事的是你。黎渊！你明明知道自己需要一个新搭档，更需要这颗红宝石，而我两者都可以提供你，所以你不应该因为任何理由而拒绝！你必须信任我，如果我会感情用事，我更早更早就告诉你我对你的心意，而不是等到我以为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才说！”黎渊瞪住那双固执晶亮的眸子和通红发亮的小脸，按耐心中翻腾的感情，怀疑自己还能忍耐多久不去拥她入怀。“老天，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带你出来的，做事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你真该重新受训。”他喃喃说。

“带我的是朝阳。”她小声说，两泉眼泪往下刷落。

“是欧煦阳带你的？原来所谓‘朝阳小雨’就是你们俩？”黎渊惊诧极了。“怪不得你会这么皮，嘴巴没正经得跟他一模一样。”“可是他……他死了，死在两天前巴黎旅馆的大火里……”黎渊摇摇头，笑着喷出一口烟，说：“我知道那场火。放心吧，那小子还活着。”葛雨莹猛力抬起红热的眼睛望向他。“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他是我带出来的，那个精明的小子，这么容易便死吗？”“你就是朝阳的老师寒日？”她声音提高八度。

黎渊温柔一笑，向葛雨莹伸出手。

“是的。寒日，你的新搭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小雨。”***希望我

们合作愉快，小雨。

他半个小时前才这么说的，不是吗？为什么现在已经在向她发出雷霆怒吼呢？“你这个计画的名字叫飞蛾扑火——送死！”黎渊愤愤低吼。

“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是现阶段最正确的作法！如果你刚才的推测是真的，丁兆安想害死的人显然不只是我，还包括了席培铭、沈蓓珊和颜飞轩！既是如此，如果我们再不正面出击，所有人的性命都朝夕难保，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无辜的人！”“我说过那只是我的推测，不见得是正确的。”“但他想杀我，这是真的！他随时都会再下手！”“所以你更不能冒险！”他用力捏住拳头。

“所以我才需要冒险。他既然已经对我起疑，就算我继续埋伏也不会再探得更多线索，何不背水一战？而你不同，他似乎还没有怀疑到你，而且还更信任你了，否则丁兆安不会让你接触赛门的生意，因为那是他进行走私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你应该按照我的计画，由我继续埋伏，而你则从表面退出，改当后援。”“我说过，你和我的计画并没有冲突，我在退出前先和他摊牌，万一不成功，再照你的计画执行。”“那不叫摊牌，是送死！”就这样，争执又一次回到原点。

葛雨莹将自己的计画称为背水一战，而黎渊却称之为飞蛾扑火。

“你很不信任我有保护自己的的能力哦，黎渊。”她大声抗议。

黎渊眯眼瞪她，“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枪击、柔道和擒拿成绩全部是C等。”葛雨莹脸一红。“错了，擒拿是D。”“那更糟！”他大吼：“我还没提你左手带伤，右脚也绑着石膏。”“这样丁兆安才会更疏于提防，接连杀我不成，他一定很急，等他再看见红宝石已经在我手里，他更会设法来夺，而那就是我们的最好机会。我们已经有了物证，现在缺的只是人证！”该死，说到底，她就是坚持要用自己作饵！

黎渊沈着气，指着她手上的镯子问：“你还没有告诉我，红宝石怎么会到你手上？”“是朝阳寄给我的，还有一张纸条写着丁廷君三个字。朝阳知道我一心想查这个案子，所以我很容易就将丁廷君和这镯子上唯一真货的红宝石联想在一起。我记得这只镯子是他老婆的，换言之，他的新婚妻子很可能正是当年和丁廷君私奔的女人——我怀疑他们也被丁兆安盯上了，那场旅馆大火是为了杀苏嫣柔灭口。”黎渊难掩一脸惊诧。“原来你们俩早就找到了廷君的恋人？欧煦阳因此才娶她？”“他不知道！他是真心爱苏嫣柔的！”葛雨莹大声帮欧煦阳反驳，“朝阳虽然结过七次婚，可是他的对象都是总部为他挑选的，纯粹只是表面形式，没有感情牵扯在其中，而不像——”话到唇边，她陡然停住。

“不像我明知仪安对我有感情，却为了利用她而向她求婚。”黎渊静静为她说完。

她急急摇头，嘴唇颤抖。

“那并不是你真心愿意这么做，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是。”黎渊淡淡打断她的话。他不要任何人来减轻他的内疚。“我责备自己。这几年中没有一天不厌恶自己。”那口气的平静冷漠，只有更显出他深不见底而无人能援的自责。

葛雨莹按耐想哭的冲动，挣扎许久后压低声音说：“你就答应让我背水一战吧，否则不仅仅是席培铭和颜飞轩，连朝阳和他妻子也分分秒秒处于险境——如果他们真的还活着的话。”黎渊一颗心绞痛欲裂。“可是，莹莹……”

葛雨莹却冷静注视他。“你心里很清楚，你的计画只能保我一个人的命，无法确保其他人的安全。而要尽早将他绳之于法，唯有我的计画可行。”黎渊瞪着她看，荡漾在他黑眸底层的激烈情感足以夺走她的呼吸，久久之后，葛雨莹咬咬嘴唇，用几乎要窒息的声音道：“黎渊，请不要……因为我而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你要小心。”他最后终于在挣扎中说。

“我会的。”***肃杀的墓园，每块石头底下都葬着一个故事。一圈大树静谧地围绕所有永远沉寂的灵魂。葛雨莹右手支着单拐站在丁廷君墓前，心里默默祈祷：请保佑朝阳和苏嫣柔的平安，请保佑我能逼出丁兆安的口供，请保佑我们能帮你雪冤，你的孝心不应该用来帮他逃脱罪刑，应该要他为自己所犯的错负起责任来……丁兆安站在养子墓前沈默好半晌，问：“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急着要找丁伯伯来祭拜廷君？不等放假和仪安一起来？”“我等不及到放假了，小姑在忙展览，黎总要开会，全家就你最有空嘛！而且，我想顺便和丁伯伯交换一样东西。”葛雨莹笑着说。

丁兆安一脸讶异地问：“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交换？”她抬起左手腕，让袖子滑下，露出腕上绷带和宝石镯子，一字字清楚地说：“用这镯子上的红宝石，和你交换我的命。”他愣了半天，很有兴味地对着镯子仔细看了半天，接着又对葛雨莹注视了半天，最后放声大笑起来，笑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莹莹，我始终觉得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打从你没告诉别人说你不是自杀起，我更是对你赞赏极了。但现在才发现你原来没有我想象中的聪明哪。”他态度这么开心愉快，语气如此自然轻松，让葛雨莹几乎怀疑自己找错了对象。

“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交换，那么，我只好将它卖给颜飞轩了。他开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价钱，但我觉得再多钱也买不到命，所以才先来找你。”“他为什么要买这东西？”他好奇地问。

“因为颜飞轩很想知道他哥哥当初是为哪位幕后老板效命，而他相信这镯子上的红宝石能帮他找到那个人。”她微笑说，“不只是颜飞轩，席培铭也非常有兴趣想知道当年造成他父亲死亡的车祸真相，加上他的未婚妻沈蓓珊至今还念念不忘侦破画廊走私案的乐趣。或许赛门先生也会愿意知道他的工厂事实上是被利用来进行珠宝走私的。”丁兆安眼睛闪过一抹惊讶，随即耸肩道：“好吧，我承认你还是挺聪明的。不过女人终究是女人，你毫无生意概念。我为什么要和你作这笔交易呢？”说着说着，他摇头叹息起来。“唉，我的观点没错，女人脑袋里装的永远只有首饰和垃圾。这就是我始终不愿意结婚的缘故。”“你不愿意和我作交易？为什么？”她问。

“如果照武侠小说里的对白，这时候我应该说：那是因为我不和死人作交易。”他大笑起来，好像是在开一个有趣至极的玩笑。“不过我不会对一个可爱的女孩说这种话，尤其我又真的很喜欢她。”葛雨莹怀疑地看着他。“那你会怎么说？”丁兆安亲切温和地说：“我会说：和我结婚吧。我可以为你放弃单身，这样一来，我们之间所有的麻烦都可以消失了。我不讨厌有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当妻子，而且你作的菜让我很满意。”葛雨莹惊愕莫名，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满脸笑容的男人。

“我不会嫁给曾经企图谋杀我的人。”“唉，我也不舍得这么做啊，我还为你掉了两滴眼泪呢。”“丁廷君待你如亲生父亲，你连他也杀了！”“是强盗杀的，不是吗？”他嘻嘻笑。“看你的表情似乎似乎相当不满我的作为。真的不愿意考虑？”葛雨莹用力瞪他。“不愿意。”丁兆安连连叹息，“真遗憾，

我很想每天吃到你的好菜呢。其实我是个很亲切随和的人，只要你不提起你知道红宝石的事，我们至今依然可以融洽的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多愉快啊。”“我只不过说知道有这么一颗红宝石，根本没有用它来威胁你，你就要灭我口！”“人是不能出一点点错误的，你知道。小心才驶得万年船。”“你也过分小心了吧？凌子舜当年只不过是孩子，却连他也不放过！”她愤道。

丁兆安稍微搜寻记忆一会儿。

“凌子舜？这名字很陌生。你确定要算在我头上吗？”他耸耸肩，“就算是好了，那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我应该如何处置你呢？可爱的女孩死相不能太难看，我好心帮你安排了美丽浪漫的割腕自杀，可惜你不接受，在KTV失火的时候，我还真担心把你那张清秀漂亮的遗容给烧得面目全非呢。”葛雨莹作个鬼脸。“可惜我还是没死成。”丁兆安哈哈一笑，“你很有趣，我没见过你这么有趣的女孩。我越来越舍不得你了，你真的不考虑作我妻子？”“绝不！”她大声说。

“从没想到我生平第一次求婚却被拒绝得这么彻底。”“我也没想到自己生平第一次被人求婚的对象是你。”“真有缘，对不对？”他的口气依然这么轻松愉快。“好吧，既然肯定没有婚礼了，我们只好来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首先，你告诉我，你是从哪里拿到红宝石的？它应该在巴黎的火堆里才对吧？”“旅馆的火果然是你指使的！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丁廷君的未婚妻？”丁兆安露出很讶异的眼神。

“是或不是很重要吗？你写的考卷显示你确实知道廷君许多私事，我当然要弄清楚你究竟知道多少，才能决定怎么处置你啊！至于你和廷君究竟有没有结婚并不是重点。做事一定要抓住重点，明不明白？”仿佛长辈在教孩子的亲切口气。

“明白了。”她喃喃说。“我猜，报纸会登出丁廷君情人下落不明的消息，恐怕也是你安排的，故意要引他未婚妻出来。”“很好，我就说你很聪明。但你还没有告诉我镯子的事。我可以确定廷君的情人是远在巴黎的苏嫣柔，镯子也在她身上，但怎么会突然跑到你手上？这是我唯一想不通的事。”“是她寄来给我的，我们是朋友。”丁兆安满意地点点头。“原来如此。现在，你可以将镯子交给我了。”“你答应和我交易？”“不，我和你的交易已经破裂了，真是可惜。不过我还是要那个镯子，丫头，你知道它对我很重要，丁伯伯这么多年唯一被人握住的证据就是这玩意儿。”他叹息道：“要不是那孩子不听话，现在也不会躺在我们脚下了。养虎为患这句话实在很有道理，我以后一定要记得多参考古人言。”“既然你不跟我交易，我为什么要把镯子给你？”

“唉，丫头，我一直认为我们之间相处很愉快，我不想破坏这个气氛。乖，把镯子交给我，你不会有很多痛苦的，这点我可以保证。”丁兆安说这话时竟然还挂着和蔼的笑容，让葛雨莹凉透了背部。

“你真的很可怕……”她吞咽一下。“可惜你不能杀我。颜飞轩和席培铭都知道我要来找你，如果我现在死了，你是逃不了嫌疑的。”丁兆安叹了一口气。

“说到这两个年轻人，唉，前阵子他们几个好玩捣蛋，先破了我的画廊大本营，又害我损失了两员大将，着实让我头痛了好一阵子，心情坏得连许多应酬都不想去了。那巩天赐只是个笨蛋也罢了，何怀文却真是可惜，我至今还找不到能替代他那颗聪明脑袋的人，竟然从一开始就在用假身份，连我也给骗过了，我实在对他欣赏透了。那天在画廊看见他们几个孩子的时候，我

的头就开始痛得更厉害了。”“于是你就派人放火，破坏警铃、锁住所有出口，连小姑也不顾！”“顾得了别人就顾不了自己啊。”像在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理所当然。

“你诚实的让人恶心。”“别这么说，这是美德。以前就告诉你，我一向痛恨说假话，花脑筋说谎只会让人需要花更多脑筋去圆谎，明不明白？丫头？”“明白了。”“很好。所以我依然万分诚实的告诉你，他们俩不可能构成我的威胁，因为他们活不过今天晚上，你明白了吗？”他温和地问。

“明白了。”丁兆安笑得很开怀。“太好了，我们终于了解彼此了。”葛雨莹左手流畅地反到腰后抽出一把掌心雷，也笑得很愉快对他说：“不太好，你似乎还不够了解我。”他显然吓一大跳。“哇，莹莹，你不会用枪别乱玩，那玩意儿会走火的。”她拿枪直指着他。“走火到不至于，不过我很少用左手开枪，也许会打歪，想打你的脚却可能在胸口开了洞。你想不想试试我不怎么高竿的枪法？”丁兆安额头冒汗，连连摆手。

“不想不想，你左手受伤了力气不够，可千万要拿稳，别不小心扣到了扳机。”“丁伯伯，你今天既然对我这么诚实，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你真是我所见过最愉快的坏蛋。”丁兆安露出苦笑。“如果你不拿枪指着，我会更愉快。”“在你走进警察局之前，这把枪会一直指着你。”“你这玩笑开得挺好，我建议找个好餐厅边吃边聊，比警察局浪漫得多。”“我不认为现在是悠闲吃饭的好时间，不过如果你好好合作，我也许会考虑每个月给你送次牢饭，我亲手作的，如何？”丁兆安昂首大笑起来。“你真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话还没说完，他身子一耸，纵身往葛雨莹扑去，动作敏捷得像头豹子。

葛雨莹措手不及，急忙向他开了一枪，只擦过丁兆安肩头，左手腕已经被他撞中。手中枪一落地，就被他飞快捡起。

丁兆安笑呵呵地拿枪在手中晃动。“丫头，我刚才是不是已经提醒过你，你的左手力气不够，千万要拿稳？以后要记得多听听长辈的忠告，明不明白？”葛雨莹脸色惨白，颤声说：“明白。”“很好。我很高兴你解决了我一个小小的烦恼，提供我一个现成的方式来处置你——在情人的坟墓之前举枪自杀，听起来觉得如何？”他问话亲切有礼。

葛雨莹苦笑。“丁伯伯，我觉得这方法不太妥当，你再想一个吧。”丁兆安摇头。“我不认为你会更赞成先奸后杀的方法，太粗鄙了。还是这样最好，你不要动，让我打准了就不会痛。这掌心雷只有两颗子弹，现在只剩一发，要是我不小心打歪了，你将会在地上打滚惨嚎半个小时却死不了，到时我可没有第三颗子弹帮你解脱哦。”葛雨莹吓得双腿发软，冷汗涔涔。“你真的很恶心。”“我记得你刚才已经说过你对我的观点。”“但是我想……我可以重新考虑你的求婚。”她挣扎地堆出笑容。

“太迟了，我已经丧失和你结婚的兴趣了。我不喜欢在我热情澎湃的时候还要担心老婆随时可能掏把枪出来指着我的头。”丁兆安把枪举高对着她额角，那始终如一的愉悦笑容在此刻反而显得狰狞残忍。

“我也不赞成她嫁给你。”黎渊从远处的树后面走出来，手上一把枪遥遥指着丁兆安。

“黎渊！”葛雨莹大叫。“你怎么跑来了？”丁兆安显得十分惊讶，“原来你也会玩枪？你的枪法比丫头好吗？”黎渊一脸冷肃，从远方牢牢盯着丁兆安。

“如果我要射你左眼，绝不会射到你右眼，你如果不想试，就立刻把枪

放下，墓园周围都是警察埋伏，你逃不掉的。”丁兆安镇定地望了他片刻，摇头说：“我不是很相信你的话，尤其距离这么远，但我并不想拿自己的左眼来验证，所以不用试了。”他思忖一下，说：“原来你和莹莹是一路的，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怀疑你……嗯，如果我用她的命和你交换我的自由，成不成交？”“不要答应他！”葛雨莹大叫。

“你这么喜欢当死人吗？真奇怪。”丁兆安倍觉古怪地看着她。

“我再说一次，你立刻把枪放下，不要挣扎。”黎渊咬牙说。

“你可以射我，可是我保证莹莹可爱的脑袋也会同时冒出灿烂的血花。你如果不想试，就立刻让我带她离开这里。”丁兆安微笑，用黎渊的口气回敬他。

“黎渊！你不能放走他！否则我这辈子作鬼也不会原谅你！我说到做到！”

“你安静点！”黎渊低吼，冷汗滑下他背脊。

“射他！不要管我，黎渊！要是被他逃走，我们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丁兆安打量着黎渊那青白得骇人的脸色和双眉间明显不过的痛苦与恐惧，似乎察觉出什么而轻笑了出来。

“怪不得最近这阵子黎渊寸步不离的守着你，连我特地将他支派去桃园开会，他也飞车赶回来，生怕我对你不利。真有意思，我现在可终于全想明白了。原来你不答应我的求婚，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黎渊了——丫头，你想嫁给他？”她脸发烧。“就算我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至于沦落到嫁给你的下场！”丁兆安摆出受伤害的表情，夸张地叹了一口气。

“嫁给我真有这么惨吗？我至少会是个忠实的丈夫，绝不会背着老婆偷女人。”一句话让葛雨莹气得火冒三丈，愤慨地浑身打颤，用力大叫：“丁兆安，你是人渣！我不准你这样侮辱黎渊！我是爱他没错，但他从没有对我作过非分的事，你可以取笑我，可是你不能侮辱他！”丁兆安眼睛张得很大，歪着头像在看一头稀奇的怪物般端详葛雨莹。

“老天，看来你是爱惨他了。黎渊真有这么好？”他轻蔑的口气让葛雨莹怒火更炽，“比你这混蛋好十万倍！一百万倍！一千万倍！你连他的半根头发也没得比！”她几乎准备伸手打落丁兆安一脸讥讽的笑容。

黎渊猛然大吼：“趴下！”已然开枪。

葛雨莹身子迅速往下蹲落。

丁兆安在向她开枪的同时，持枪的手掌被黎渊射出的子弹贯穿，掌心雷自他手中跌落地面，最后的那发子弹因而全然失去准头。

丁兆安脸色苍白，抱着血流如注的右手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只冷然对黎渊道：“现在我相信了，你的枪法的确很准。”从头到尾，他的言行始终十分从容，态度泰然地束手就擒。

在被警察带走之前，丁兆安对葛雨莹注视良久，最后只缓缓摇头说：“我的预感果然没错，自从你出现以后，我的命运确实转变得比较凄苦。”

第九章

从喝令葛雨莹趴下的那两个字之后，黎渊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

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愤怒过，不仅气到极点，更痛到极点。

她始终表现得理智，好坚强，好冷静，让黎渊几乎要欺骗自己去相

信……只要他能控制住自己，或许他们能够突破搭档之间不能有感情的禁忌。

没想到她竟然为了维护他，而向持枪对准她脑袋的歹徒破口大骂。只为了不要人污蔑他，她可以完全忘记自己正身处在死亡边缘，丁兆安一气随时会扣扳机！

她何苦这样为他？她到底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了什么！

黎渊胸口一阵阵针刺的痛楚让他难以喘过气来。

事实上他的枪口早就对准了丁兆安，有把握能随时送他上天，但当那把无情的枪真正指在葛雨莹头上时，黎渊发现自己从不失误的手竟然可怕地发起抖来，再也无法瞄准……他不得不走出来争取短暂时间，平复无限恐惧的心情。

纵使相隔有段不短的距离，但黎渊那堪与飞行员媲美的视力让他看得分明葛雨莹无惧的瞳孔里放射出强烈炙热的怒火，恨不得将丁兆安给千刀万剐，只为了无足轻重的一句话，难怪丁兆安会惊诧到分了神，因而让他终于有机可趁开了枪。

等丁兆安被带走之后，葛雨莹杵着拐杖冲上前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可以露面？我们说好了不是吗？他如果投降就算了，否则警方也会当场以企图谋杀罪名将他逮捕，就算不幸真的被他逃掉，你至少还可以继续埋伏，不是吗？你怎么可以自己揭出底来！还有，当他要跟你谈交易的时候，你怎么能犹豫！”她指责他！她竟然还敢编派他的不是！

他再也不能被那冷静坚强的外表蒙骗，但是或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压藏在心里那份对他的感情根本是深不可测！黎渊双拳握紧到骨节快要碎掉，注视她的眼眸无法隐藏痛到极点的情绪。他如何能自私地依赖她伪装出来的假象，继续留她在身边？葛雨莹骤然怔住了，从没有见过他的表情冷沈到这个地步，像是他已经失去了深藏在灵魂里那酝酿柔情的角落，像是……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黎渊转过身，不理会在后面撑着拐杖苦苦追赶，迳自踏大步走到车门边，拉开车门后就杵在门边，分明是等她上车，却甚么话也不说，凝住的脸色却好似无边的烈火在燃烧他一样吓人。

葛雨莹终于走到车边，只扶着车门站着。

她不上车，黎渊也不出一声。两个人就这么隔着车门一前一后站立僵持着。

沈默凝滞着空气，气压重的让葛雨莹再也受不了，两行泪珠子滚下脸颊。

“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到底在气什么？”她大声问。

黎渊还是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叫她恐惧。

风吹过她脸颊，泪落得更凶更急。“你说过的，不论我说了什么你都不会生气，不是吗？”她抽噎着，无法忍受黎渊毫无解释的全然沈默，他从未如此待她。“别这样……黎渊，我求你说话啊，为什么……都不说话啊！”葛雨莹拐杖跌落地面，身子靠在车门上，索性两手蒙着脸大哭起来。

她的泪水让黎渊快要疯了，他勉强张开乾涩的嘴唇，挤出嘶哑的声音：“不要对我这么好，莹莹。”她猛然抬起泪迹斑斑的脸庞。黎渊终于说话了！虽然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都好过他刚才那吓死人的全然沈默呵。

她颤声问：“你说什么？什么不要对你好？你说清楚点哪？我不懂。”
“你不必那样维护我……”“什么维护，我还是不懂，黎渊，请你再说清楚点好吗？”她恳求道。

黎渊脸部肌肉抽动，激动地嘶吼出来：“你不需要跟丁兆安说那些话，你听懂了吗？”“为什么不需要？他怎能那样说你，太不应该了嘛！我很生气所以才骂他啊！哦”她眼睛雪亮起来，嘴角愉快地翘起了。“原来你是在气我太冲动了！好吧，我以后会改进，不骂得那么过分。可是我们这次配合得很好啊，我惹他分心了，你就开枪，结局不是很完美吗？”黎渊简直无话可说。“没错，这是我生气的理由之一，你实在太感情用事了。”她诧异地眨眨眼问：“之一？那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他的喉咙又无可避免地乾旱到难以发声，久久才艰困地说：“你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承诺，而你还如此年轻……”葛雨莹突然间懂了，头晕目眩的感觉一下子攫住她整个人。

该是狂风暴雨在瞬间怒卷过墓园吗？还是天与地失去了它们的平衡？为什么她的视线摇晃得如此厉害，终于弄懂黎渊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眼底再没有一丝温柔，一点火光。她试着开口，声音却颤抖得连自己都害怕：“不行吗？我只想像现在一样陪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会向你要求，不要你说爱我，不求你给我未来，也不期待我们会有结局。承诺、名分或年纪……这种东西我完全不在意，我心甘情愿，只想一生陪伴着你，每天每天都能见到你……仅仅如此也不行吗？你也不许我吗？”他眼里闪着泪光的答案让她无法承受，乏力的身子软软顺着车门往下滑倒在地上。

黎渊几近崩溃，强忍双眸刺痛，绕过车门伸手搀扶她，手才触到葛雨莹手臂她就像被电击似的震动了，抬头张着一对伤心欲绝的泪眼对他望来，她眸里的痛苦像毒蛇舌信一样钻进黎渊心坎，让他直直沈落到地狱。

“真的不行吗？”她哽咽着问，声音小得几乎无可辨认。

黎渊悲怆到无法言语，伸手轻轻抹去她脸上冰凉的泪，却有更多的泪滑下，永远抹不完似的，不停不停从那小小的身躯里涌出。

她是如此纤细，如此甜美，如此勇敢，如此……义无反顾地爱他……突来的电话铃声冰冷地刺破空气，黎渊无法移动去接听，但铃声响了又响，不肯罢休，他终于探身进车内拿起行动电话接听。

对方说话的十秒钟时间，黎渊全身温度尽失。他不发一语，半架半扶地将葛雨莹无力的身子搀进乘客座里，大步绕过车子跨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油门一踏，车子飞也似地冲离墓园。不好的预感让葛雨莹呆坐着说不出话来。

直到车行了半小时以上，黎渊才哑声说：“仪安流产了。”葛雨莹惊喘一声，脸色刷白得像纸一样。

***丁仪安躺在病床上，黑发散放在白色枕头上，泪水无声从眼角滑落。

为了从墙上卸下画，而从小板凳上摔了一跤，摔掉了她满心渴望的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大，连母亲都尚未警觉到它的存在，又飘然消失了。

医生说她在之前的大火中受到过大的惊吓，才会因为小小一跤就失去了孩子。

大火。丁仪安几乎记不清楚那可怕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隐约记忆中，只有一波波恐怖的黑雾向她涌来，然后，好像被谁拉了一把，她头一昏，就此失去知觉。等她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自己枕在姜曼婷怀里，头顶上是一片星空。而黎渊、席培铭和颜飞轩三人正准备下楼，察

看是否有人还身陷其中。

丁仪安记得，当时她怕极了，哭着哀求黎渊不要走。

黎渊却冷静地告诉她：“你在这里很平安，不要怕。”说完他看了莹莹一眼。

莹莹平静地回看他，左手伤口让沈蓓珊按住，右手轻轻一摆，只说：“去吧。”那两个女孩也都视为理所当然，垂泪咬牙，目送她们心爱的未婚夫重入火海。

后来知道，在凌子舜的搜寻和三人的合力救援之下，至少救出了八条人命，代价仅仅是席培铭脱臼的右肩和颜飞轩烧伤的双手。

究竟是她过于软弱，还是这三个女孩太过坚强？不要心爱的人因为救他人而丧生，算不算自私？她渴望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能有丈夫陪伴在身边，这要求是不是太多？这些天里，丁仪安对这几个问题苦思不解。

“天幸所有人都平安。”她在回想中喃喃自语着。只失去了她腹中的小生命。

是不是天注定，她无法拥有黎渊的爱，竟连他的孩子都保不住？没有孩子没有实际的联系，没有爱情没有心灵的契合，他们之间真的只有一张纸吗？听见病房门把转动声响起，丁仪安很快拭去脸上的泪。

随着开门声，黎渊和葛雨莹走了进来。

葛雨莹走到丁仪安床边，俯视她乾涩绽裂的嘴唇。

“小姑。要喝水吗？我给你拿。”她问。丁仪安含笑摇头。

黎渊苍白的脸色直到见到她平安才渐渐恢复血色。他坐在床缘握住她的手，温柔地拂开她沾着泪而贴在面颊上的发丝。

“身体还好吗？医生怎么说？”她努力露出笑脸。“没事的，有点累罢了。都是我太不小心，可把你们给吓坏了吧？医生说其实今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我不放心，你多住一晚。”黎渊凝望丁仪安憔悴的面容，对她的亏欠与怜惜在胸口震荡不已。至少，他应该能给她些什么。“等画展结束，我们搬去澳洲住一阵子，好不好？”丁仪安神情骤然亮起一片光彩。“真的？你不是哄我？你扔得下工作？”“绝不哄你。看你喜欢在澳洲待多久，一年两年都可以。”他衷心说。

她眼神变换着几种情绪，有憧憬，有迷惑，有难以置信，有欣喜若狂。

“我们可以回纽约一趟吗？去我们相识的地方。我还想去欧洲旅行，好吗？”“当然，你想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哦，太好了，我想这天想了好久好久，你这工作狂总算也要给自己一个长假了吧？只要我们不再分开，我想我很快就会再有小宝宝，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们生两个好不好？一个教他画画，一个教他弹琴，就像你和我一样，我们的孩子”说到此，眼泪水决堤刷下她面庞。“黎渊！孩子没了，我和你的孩子，才一个月大啊，就没了，没有了”黎渊俯身将她脸孔拥在胸前，丁仪安放声恸哭出来。

他沉默着，只是将她搂在怀里，轻轻抚摸她的头发，让她尽情哭泣。

葛雨莹喉咙被沈重的铅块哽住了，一颗心被千万种无解情丝捆住，被千万块沉重巨石压住而，欲、振、乏、力。

在进入医院之前，她曾问黎渊：“你会将丁兆安的事，告诉小姑吗？”他显然早就想过这难题了，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是迟或早的问题，她总会知道的。但是若可能，我不希望她知道我的身份。”葛雨莹可以望见他说话时眼里的坚决与痛楚，深抽一口气，只说：“我了解。”她了解。

没有发出声音，葛雨莹悄悄退到门边，离开病房，静静关上门。

背靠着门板，还能听见丁仪安的啜泣声从门后阵阵传来。

她不能哭。

咬唇硬忍住鼻端强烈的酸楚，葛雨莹觉得泪水已经要淹过她喉咙了，随时都会从心脏部位那个最痛最脆弱的地方爆发成海，但她真的必须让自己坚强起来，此生没有比这一刻更需要以勇敢奋起堤坊阻挡泪水溃决，因为——她想，如果知道她是流泪离去的，那，黎渊一定会更痛苦吧？***听着轻微的关门声响起，黎渊的心，也就此完完全全关上了。

在进入医院以前，黎渊已经能预料到她将忍受多大的痛楚。他希望自己进病房单独面对仪安，但葛雨莹拒绝了，坚持要看见仪安身体无恙，坚持要陪他到最后一秒。

丁仪安在他怀里渐渐平复过来，依偎在他胸前，低低问：“莹莹呢？”
“回去了。你好些了吗？我拧条毛巾给你擦脸。”她摇头拉住黎渊，不让他站起身。“不要毛巾，陪我就好。”黎渊调整姿势，在床头坐下，让丁仪安的头枕着他腿。

她仰首凝望他，满是柔情的目光在那张她爱了十年的英挺脸庞上搜寻。

十年了，他眼角淡淡的纹路唯有更增添他无人能比的魅力，依然让她心跳停摆。

“黎渊，我爱你。”她缓缓说。“我们结婚五年多，但我从二十五岁就开始爱你，十年了，我现在三十五岁了，是一个刚开始受到瞩目的画家，是一个不怎么成功的妻子，是一个没有成形的孩子的母亲，除此之外，我这十年里还有什么改变吗？”黎渊深深凝望她，有点迷惑于她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问？”他扬扬唇角，“你和我刚认识的你没有不同哪。”“那么，再过十年，你想，我会变成怎样？而你又会变成怎样呢？”见黎渊蠕动着嘴唇似要说些什么，她摇摇头，自己接下去。“我不是要你回答。我只是在想，我希望十年后的自己是怎样的？爱你的这十年里，我的情绪起起伏伏，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没有改善。”“会好转的，仪安，等我们到了澳洲，会慢慢好起来的。”他喃喃说。

“当你说愿意陪我去澳洲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那就好，等你能动身，我们立刻就走。”“可是，如果去了澳洲，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好转呢？黎渊，我还要再试另一个十年吗？”她身子微微一颤，“鼓起勇气往下走，万一最后还是一片空，那时候的我，还有什么剩下来？”“仪安？”黎渊不明白丁仪安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黎渊，你知道我的眼前总是有理想的未来蓝图，总是下定决心要一步步向它接近。二十年前，我的蓝图是一位爱我的丈夫和没有生活压力的日子，十年前，蓝图只剩下黎渊两个字，我以为只要能拥有你就是我最理想的未来，我什么也不缺了，可是现在我三十五了，回头一看不是什么也不缺，原来是什么也没有……”黎渊喉咙被自责涨满而渐渐肿胀起来。丁仪安继续说着：“所以我又给了自己另外一个新的蓝图，我想当你的好妻子，就算放弃画画也可以，只要作个平凡上班族的家庭主妇，也许能有个孩子。”“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你可以继续画画，不要放弃……”她举手按住他的唇。

“不，你听我说。我曾经以为只要能爱你，有你能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我慢慢才发现自己是个很需要爱的女人，我不够坚强，我希望我的丈夫整个世界上只有我。莹莹把你比喻成树，事实上，我想我是一盆需

要仔细灌溉的花草，你无法向我走来，我也不能向你走去，我动了，就死了。”

“你想太多了。我不是正要向你走去吗？”他含笑说。

丁仪安对黎渊微笑的神情痴痴望了许久，才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走向我以后，你还能活吗？”黎渊一震。丁仪安眼眸泛潮，低声道：“刚才我问你，我这十年里有什么改变，你说我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无从知道是否正确，可是我起码知道你这十年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你不是我十年前爱上的那个你。是你改变了吗？还是我不够了解你？”他的心在往下沉。

“仪安，你不要再说这些了，睡一下，等出院以后我们就准备去澳洲，然后你就会知道你的蓝图都会实现。”丁仪安正色说：“你在骗我。我知道我只会得到一个终生郁郁寡欢的丈夫。不，向我走来的你不会快乐，然后你的不快乐会影响我，我虽然拥有你在身边，可是我也不会快乐。我们俩都将是输家。”“仪安！”黎渊惊诧的看她。

“起码，我对你的了解比十年前多了一些些，对不对？黎渊？”丁仪安轻声笑起来，“你刚才为我刻画的那个蓝图，让我的心中再一次充满梦。当我发现我失去孩子时，一度以为我连作梦的能力也失去了。没有梦想的未来是地狱。我好开心你让我知道，我还能拥有梦想。”丁仪安慢慢脱离他的怀抱，坐起身子与他对视，挣扎地说出口：“可是，我的新蓝图，我的新梦想，不再是你，黎渊。”他简直难以置信。“仪安，你知道我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她神色平静地说：“我知道。我们离婚吧，黎渊。”黎渊猛然站起身，俯首对她望着，丁仪安也抬头静静注视着他，注视这位她分明爱了十年，但又不是她爱的那个男人。

沈默很久很久之后，他哑声问：“你真的不再给我一次机会？”丁仪安含笑，缓缓摇头。“我没有多少个十年，黎渊。”她适才所说的每一句话在黎渊脑海里起伏不定，最后深吸口气，他说：“不要十年，请你再给我半年，仪安。”“半年？”她不解地看他。

“看你想去澳洲也好，美国也好，半年的时间让我确定你生活安定，还有这里的公司。”黎渊想到他至少必须帮仪安将丁氏企业处理妥当，再找到适合的经营者接手。“公司里也尚有许多需要处理的事。六个月以后你如果还是坚持现在的想法，我们就离婚。”丁仪安犹豫着，目光移开他身上，喃喃自语：“六个月？”“你要签字我会签给你，你要我走或留随时开口。”他柔声说。

她想了想，说：“好，如果你真心希望这么做，我们就一起再走半年。”丁仪安闭了闭眼睛，重新将焦距凝住在黎渊身上，轻声地说：“可是，黎渊，六个月里可能会改变许多事，你不怕吗？”黎渊疑惑地看着她。

丁仪安轻扬一下唇角，温柔凝望他，道：“我是说，你不怕寻到你这棵树作巢的小鸟，半年之后会找到新的栖身树吗？”***“你今天不能哭啊，是新娘子，怎么哭的这么惨。”葛雨莹拼命安慰沈蓓珊。

“半年了，每天都会听见凌子舜那破铜声音，一下子耳朵要安静下来，我怎么习惯。”她哗啦啦地哭着，“你和子舜相处没那么久，当然不会很难过啦，可是人家真的很舍不得他嘛！”凌子舜悠悠说：“听见蓓蓓这样说，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席培铭压抑感伤的情怀，说：“当然该高兴。虽然才半年，我却好像多了个兄弟。”“我却少了个兄弟。”凌子尧强颜欢笑。“不过大家总算是帮你找到害死你的主谋了，你不需要含冤九泉了。”“从我找到蓓

蓓，找到曼婷，到莹莹出现，真难想像半年多会发生这么多事。”姜曼婷一拍手掌，指指在铺在桌上的召唤碟仙用的万字图和小碟子。

“好啦，看到底要不要开始了，大家已经话别了三个小时了，再拖下去蓓蓓和培铭今晚就不用洞房了。”“我看，我还是明天再走好了。”凌子舜用古怪的口气说。

“不了！你还是现在就走，我改变主意，不会舍不得你了。”想到今晚是她和培培的曼妙新夜，沈蓓珊立刻转情绪，怎么能让一个鬼在旁边偷看呢？是吧？颜飞轩低低哼唱：“……要是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凌子舜大声跟唱：“我也许，也许我还记得你，我也许把你忘记……”葛雨莹、沈蓓珊和姜曼婷，三人互望一眼，轻轻将食指放在倒扣在桌面的小碟子底部，闭起眼在心中默念。

“……别了，请不要太将我想念……”凌子舜的歌声渐渐隐没，当声音完全消失的刹那，三人指下的碟子缓缓开始在万字图上绕行，越转越快。

“你是子舜吗？”葛雨莹问。

碟子转到“是”字，停了下来。

“如果我现在再掀开碟子，你是不是还会回来？”沈蓓珊含泪问。

拜托不要。

“那，我们可以送你回本位了？”姜曼婷鼻子一酸。

谢谢大家。

在三人默念“请回本位”的声音中，碟子终于转回到万字图中央的圆圈。

完全的寂静。几个人面面相觑，沈蓓珊试着不停呼喊子舜，再也没有回音。

颜飞轩终于打破沈默，乾涩地说：“这个闹洞房的方式可真特别。”席培铭向大家恭敬一鞠躬。

“感谢各位闹了这么久，现在可以把老婆还给我了吗？”“走吧，别再耽误了小俩口的春宵，否则培铭可能会杀人。”姜曼婷笑着站起身，对葛雨莹使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夹住沈蓓珊，在她的尖叫声中往卧房走。

“曼婷！莹莹！你们干什么？”席培铭急着追上去，却被凌子尧拦住。

“是曼婷的主意，她说要帮你们节省点时间，好弥补刚才浪费的时间。”颜飞轩狞笑着，捏着指节向他走来。“现在，你告诉我，你要自己动手还是要我来？”卧房里不断响起的沈蓓珊惨叫声、怕痒声和姜曼婷及葛雨莹大笑声。几分钟后，颜飞轩和凌子尧也气喘吁吁地将席培铭给脱的一丝不挂。

“你们真的很低级！”席培铭大骂：“就不能留点乐趣给我自己享受吗？”

“从今以后你夜夜都是乐趣，但像这样的乐趣，我们却只有今晚有机会享受。”颜飞轩笑着说。“等我婚礼那天，欢迎你如法复仇，我保证绝不反抗。”在笑声中离开位于郊区的席家大屋，姜曼婷低声问：“莹莹，你真的决定今晚离开？”“嗯。感谢你收容了我一个月。”她含笑说。

姜曼婷默然注视她片刻。

一个月前，葛雨莹提着只小箱来到颜飞轩和她在台北的住所。当时她只说，如果不是要等蓓蓓的婚礼，她会立即离开台北。葛雨莹眼里的伤痛欲绝，让姜曼婷没有多问一句她要如此急迫离开丁家的原因。

“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凌子尧温和地表示。

“不用送了，谢谢。”葛雨莹淡淡一笑。“以后只要我一回到台北，一定

会和你们大家联络。我保证。”“如果去美国，也别忘了我们。”颜飞轩说：“就算我和曼婷人在台北，曼妮也会在那里。”“知道了，那么，拜拜了。”她笑着挥手，转身离去。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葛雨莹想，师丈的那件冤狱已经确定能在近日内平反释放、又见到青梅竹马的有情人欢天喜步上礼堂，甚至还收到了朝阳寄来的联络讯息，她真的欣喜若狂，清凉的空气充满喜悦分子，充盈在她的胸口，却渗不进被厚重的悲哀枷锁层层捆绑的一颗心，和人说话像在梦里，连微笑都要费尽力气。

或许，她应该留给黎渊一张纸条或短信什么的，她想。

从医院回到丁家，她当下整理行李搬离，竟连写字流泪的时间也不留给自己。

他，应该能明白吧？踏在黑夜里，鞋跟落地的声音锵锵响着，敲的心中孤寂欲狂。走一步拖一步，葛雨莹往朝阳在讯息中说明的相见地点前去，嘴里不觉轻轻哼唱：“……要是你愿意请记着我，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听完这一番又一番的风雨，欧煦阳真怀疑自己不是离开两个月不到，而是两年那么久。

他第一个反应是问：“你能确定那个人是寒日老师？”葛雨莹一怔，“不是组织里的每个人都会拉一手如此卓越的小提琴吧？”“他人在哪里？我将近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欧煦阳急切地说。

她力持平静地摇摇头，“不知道，可能离开台北了。”欧煦阳咬牙切齿地道：“该死，原来丁廷君是我师弟。要不是他跟了老师没多久就跷头了，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被暗算。”葛雨莹突然重重往他胸口气了一拳，眼眶跟着发红。

“臭朝阳！还好意思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以为你真的被丁兆安暗算了！”欧煦阳忍痛受了她一拳，含笑抱歉说：“我没有时间和你联络。和嫣柔一回到旅馆就感觉不太对劲，当下决定连行李也不拿，从后门溜走。这一路我可使尽浑身解数带着她逃，没有身份没有钱，还要搭火车搭船搭飞机，总算才没有被人再次盯上。我的天，嫣柔还当我在变着花样带她环游世界，玩得可乐了。”葛雨莹噗痴笑出来。

“看你只写了丁廷君三个字，什么也没说明，我就猜你肯定在非常的仓促中。”“我当时只想先将锄子平安送回来，其他的都等我回来再说；就算我有个万一，至少证物已经到了你手上。谁会想到你这家伙竟然没知会我就做出这种事来，该死，我看我平常是太纵容你了……对！我真该好好打你一顿，差点又被你混过去！”她指着朝阳一脸佯装出来的怒容，威胁道：“你敢打我，我就去告诉嫣柔她是你第八个老婆！”“毁了毁了，把柄被你抓住，我这辈子全完了！”看他一脸夸张的表情，葛雨莹放声大笑出来，趁笑声中偷偷释放几滴眼泪，释放一丝丝过渡压抑的情绪。她伸手抹着眼角的泪，笑道：“啊，你能活着真好……”话还没说完，脑袋已经被朝阳张臂搂在胸前，他轻摸着她发丝，低声说：“对不起，这阵子一定吓坏你了，你既然看见我这么快乐，想哭就哭吧。”一下子，所有眼泪奔涌而出，葛雨莹将面孔贴在朝阳胸口，深深地啜泣起来。

她就算瞒过全天下的人，也瞒不过这四年里唯一陪伴她的欧煦阳哪！

他怎会没发现？尽管小雨的喜怒哀乐面容一如往昔，但她不再是那不知道爱情滋味、从没有想过未来归宿的小女孩，她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换过了

一副灵魂，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是谁？改变了他疼惜呵护了四年的小女孩？难道会是寒日？欧煦阳心情沉重极了，如果真的是寒日老师，小雨的初恋可就虚无飘渺了。

勇敢的她应该会撑得过来吧？不然，要找到寒日，可能比登天还艰难……他深深地叹息了，为着怀中哭泣到喘不过气来的小雨。

第十章

“我不要去！”欧煦阳十分忍耐地盯着她的背影，心更为她阵阵疼痛。

如他当年期望的，小雨的确撑过来了，但是……“翻案前苦熬六年，翻案后又虚耗六年。小姐，你已经三十一岁了耶，真打算一辈子不嫁人吗？”“我一点也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非逼我嫁人不可？更何况你挑的那些鬼对象没一个我能忍受看上三分钟。”“那个凌子尧呢？六年里你总看了他不只三分钟吧？”“他只是好朋友。”“子尧下个月要结婚了。他也是相亲。”欧煦阳耐心提醒她，人家就是等她太久，最后才放弃而选择相亲结婚。她却只把人家的苦苦追求当成好朋友，不明白她到底寻求的是一份怎样的感情哪！

“他未婚妻人很好啊。我和蓓蓓、曼婷已经算计好要怎么闹他洞房了。”欧煦阳真想为凌子尧抱头痛哭。

“罢了。我早说过，谁想娶你谁这辈子就很凄惨了。”“反正我这辈子不准备结婚，你用不着为天底下的男人担忧。”“就算有再好的男人向你求婚，你也不嫁？”“绝对不嫁！不管是谁我也不嫁！”“你真打定主意不结婚了？”“绝不结婚！所以你再要我去相亲，我就和你拆伙！”“好吧，我明白了。”欧煦阳淡淡说。

葛雨莹这才转过脸来，不再气呼呼地面对墙壁。

那倔强的小下巴依旧固执如昔，清澈天真的瞳眸在这六年里只有一层层地添上相思的影子，没有一分一毫消减。浓郁到化不开的想念经年累月地堆积，反而使她浑身上下充满一股柔媚愁怨的气质，清秀稚嫩的面孔被刻骨铭心的爱恋刻划上几许淡淡的成熟的细纹，在眼角，在唇角，在她的一颦一笑之间，无时无刻不见她对黎渊的全心全意痴恋，但她却从未说出口。

欧煦阳只能从每次不经意提到寒日时，见到她眼眸深处的震动与无怨无悔。

他凝视着那张六年来出落的更为娇俏可人却经常秀眉深锁的面孔，怜惜地摇摇头，欧煦阳自问尽过力了，如今只能让他们自己决定未来。

他指着桌上的一份报纸问她：“看过没？”她向来坚强的眼神猛烈动摇了。“为什么问我？”折叠起的报纸正上方是她一早就看见的消息——这两年中画坛最活跃的女画家丁仪安将与另一位同享盛名的画家步上礼堂——从早上看见新闻起直到现在，葛雨莹无法抗拒喉咙间的肿胀感越来越明显，她心中诺大的疑惑如铅也似的沉重……“五年多前，她与前夫离婚了。”欧煦阳说出了她心里的疑问。

“那又怎样？”至今，她仍以为朝阳没有发觉她对黎渊的思念。

欧煦阳忍耐不笑她，再拿出两份文件资料，摊在桌上，唤她：“你过来，”

挑一份。”“那是什么？”“一份相亲资料，一份任务资料。你不是说如果我再要逼你相亲，你就要和我拆伙？现在你自己选择，如果选择不去相亲，任务资料里有你未来新搭档的资料——换言之，我们拆伙。”葛雨莹深深吓住了。朝阳真要与她拆伙？“你说真的？”她显得受到伤害。

“就这样，二选一，你没有别的选择。”他冷冷说。

她倒抽一大口气，胀红了脸冲上前来，毫不犹豫抓起相亲资料档案奋力往朝阳头上扔。跟着拿起任务资料，就待转身往外冲。

欧煦阳眯眼看她气极的背影，只觉得可爱。

“喂，你说句话行不行？好歹我们俩也搭挡了十年，你太无情无义了吧？”葛雨莹停下脚步，挣扎半晌，喃喃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朝阳。请原谅我宁愿选择和你拆伙，我实在无法忍受一次又一次被你押着去相亲。”除非相亲能让她找到另一位只要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她窒息在他深情柔波里，只要轻轻一触就能让她全身震颤而如痴如醉的男人；除非世界上有第二个黎渊，否则她甘愿拥抱记忆中他眼底的温柔，和寂寞共眠一生。

“甚至连内容都不先过目也宁愿和我拆伙……嗯，我明白了。”欧煦阳声音显出些微的惆怅。“好吧，我只能祝福你任务顺利你不先看看任务资料？”葛雨莹犹豫了，她其实一点也不想和朝阳拆伙。

迟疑着走向他面前，将资料交还给他。

“算了。反正你顶多押我去相亲，不可能押我进礼堂。我选相亲。”欧煦阳愣住，随即捧腹大笑起来，笑到几乎断气。“看清楚资料再说。为了把你交到合适的新搭档手上，我这回可是拼着被严重处分的命运耶——你至少可以看一看再决定吧。”他注视她，看她打开档案，在一瞬间神情如遭猛雷劈中。

“祝福你，小雨。”欧煦阳衷心低语，目送她茫然转身，踩着如梦般轻软的步伐走远。

无法计算究竟走了多久，发颤的双腿才逐渐恢复力气与平衡，葛雨莹加快了脚步，一颗心快要爆裂地往着与新搭档预定的见面地点前进。

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街上寻找相似的背影，偶尔一阵恍惚就以为他人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然而现实是，居无定所的工作让两人永远相隔如整个宇宙，跨不过看不见找不到。但纵使日子一天天过去，六年前的别离对她竟只像昨日一样，而黎渊呢，他会想她吗？会念她吗？无论他是否还记得她，无论要等待多少个六年，她都愿意，都乐意，在任何时刻朝着那双永炙于她心头的男人走去。

黎渊！我思念你成狂，你可知道——“韦副总，有位陆小姐来应征企画总监的空缺。”韦副对电话里的秘书道：“跟她说这次我们不打算录用女性。”“和她说过了，可是她要我告诉你，她以前在猫儿广告公司当总监，有自信能作得比男性好。”韦副浓眉蹙起。猫儿广告公司？总部分明说这次将派给他一位男性搭挡啊。

“好吧，让她进来。”他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在门开瞬间，韦副心跳停摆，是她？是她！竟然会是她！

“韦副先生，你好。初次见面，我姓陆。”她声音哽住，反手将办公室门关上，房内时间就此凝结。

痴痴看着那张千思百念的脸庞出现在面前，时光将他眼角与额头的沧桑象征修饰得更为精致优雅，他的男性魅力六年前更沈郁令让她沈醉，幽黑

的眼底深处依然散发无以名状的魔力，催眠她的意志，费尽力气用勇敢筑起高大的堤防来堵塞多年的想念，在倾刻间崩溃决堤，收不住，再也控制不了。此生没有比现在更脆弱却更喜悦的一刻。

一瞬间，眼泪水喷射似地将她封锁的灵魂奔放释出，不知道自己怎么变得如此爱哭，竟然哭个不停。葛雨莹拼命举手抹泪，脸也湿手也湿，可就不愿被朦胧遮挡了对他注视的一分一秒。

无论他换了什么名字，换了什么身份，他依然是她的 黎渊！

黎渊怔怔看她啜泣的模样，依稀仿佛回到六年前别离的那一天。

二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在哭。一手抓着他的袖子不放。

他轻轻抚摸她如云秀发，无法相信她正在他手中，几乎说不出话来。

“总部指派你作我的新搭档吗？”黎渊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到几不可辨。

听见他说话，葛雨莹喜极更泣，泪涌更急，失去言语能力，摇了头又点点头。

黎渊省悟，摇头的意思是她其实不是总部指定的搭档人选，点头则代表她打定主意不计代价要作他的搭档。老天，看来她固执没改，胆大如昔。

他曾经企图效法她的妄为，不惜惹个天翻地覆只为将她找出来，但她是这么年轻天真，不知天高地厚，这段短暂而从未成形的感情很快就会被她视为回忆吧？每经过一日寻不到她的人，这念头就更坚固一寸地埋伏在心底，渐渐地，积时成年，那想法被黎渊自我催眠成根深蒂固的肯定。

他不能奢望她会等他，他无权再去寻她觅她，只能任相思的经纬他心上脸上织出更多岁月痕迹，而增添的每缕肌肤纹路却只是绵密无绝地交错谱成一个女孩的名字。一日熬过一日，六个月竟成六整年，黎渊已经让自己相信，当年这只勇敢的青春小鸟必定找到了她幸福的栖身点……“你，这几年过的好吗？”他声音微抖，心更是颤得厉害地等待。

葛雨莹用力摇头，终于不顾一切喊叫出硬塞在胸口六年的声音：“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想你啊，想你啊，黎渊！”够了，够了，强烈爆开的狂喜从胸口直冲上他头顶，他想笑，眼却发热。

“我今年四十三岁了，知道吗？”他柔声说。

“知道。”她抬起双眸，视线坚定地穿过泪雾与他亮湿的目光相缠，两双视线在无言中交换了心魂欲醉的情意，那从六年前就紧紧贴锁在对方身上的心与魂呵，在这凝止的一刻，方得以相拥燃烧！

“我不会越活越小，知道吗？”“知道。”“没有年轻人疯狂的恋爱过程了，知道吗？”葛雨莹闭上眼，昂首以柔唇代替答案，粉红色的嘴唇闪烁珍珠光泽。

黎渊两手托起她被喜悦染红的脸庞，细细审视这让他朝思暮想的人儿，六年了，她不再是初初学飞的小雏，蜕变成一只成熟美丽的天鹅，却依然坚强展翅向他飞来，依然义无反顾，无怨且无悔。

凝望片刻，俯首将唇轻轻落在她额上，沿着她眉间慢慢往下蜿蜒，轻柔擦过她的鼻边之后，终于颤悸着，触及那一生只为他绽放的柔软唇瓣，在她细碎的轻吟中，深深拥住她因狂喜而抖瑟的身躯。

六年。他渴望了她整整六年，珍藏在回忆里挚爱了六年的女人。

“我爱你，莹莹。”黎渊低语出声，在她甜蜜的唇际：“结婚，作我终生的搭档，让我保护你一生一世，好吗？”全篇终后记 1998.7 喜欢这个故事

吗？至此，小紫终于将这三部曲送到你们手中。

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相当喜欢的，就连每一位配角，小紫都很用心在经营。写到后半部时，几乎担心会悲剧结束，因为我很喜欢丁仪安，不愿见她伤心。

可是，她终究得跳出。

